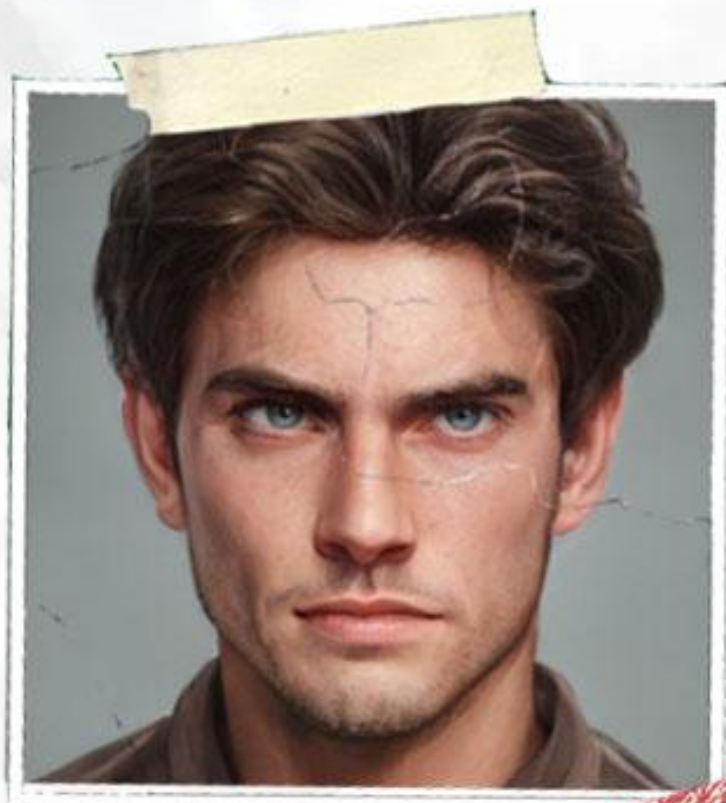


"Lover In The Ice"

DELTA GREEN



Name: Frederick Warren

Age: 36

Citizenship: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mployer: Marine Corps

Rank: Sergeant

DISCARDED.

<掌局者> 2018 年 1 月 5 日下午，卡拉来到你所在的陆战队训练基地探望你。

天气有些寒冷，她用牛皮纸袋包好了一条围巾送给你，权当是圣诞节的礼物：毕竟你这个圣诞假期也没能回家，而军队又不允许士兵们保有出格的个人物品。不过，一条围巾还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原本连私人会面和探望都是禁止的，但由于你快退伍了，并且一直以来表现都相当不错，长官特别允许了你能在基地的外围和她聊上十分钟，交谈结束后就立刻返回。

卡拉的鼻头冻得有些泛红，但并不影响她见到你时露出高兴的微笑。她告诉你，她已经买好了订婚戒指，并且摘下了手套，给你看那一小枚闪闪发亮的铂金指环，内侧刻着你的名字。

“你的我也买了，”她难得笑得有些害羞，“你想现在戴上吗？我不知道军队里是否禁止……”

<费德里克·沃伦> “哦，当然，”我轻轻蹭了蹭她泛红的鼻尖，又握住她的手，在那枚指环上搓了搓，“这位美丽的女士，您愿意赏光，为我带上我们的订婚戒指吗？”

<掌局者> 她咯咯笑了几声：“你在你的长官面前也像这样油嘴滑舌吗？”卡拉拿出另一枚包装好的，同样款式的指环，因为天气寒冷而带着凉意的纤细手指给你戴好了那枚戒指，内侧刻着她的姓名。

“我会等你的。”她为你戴好之后，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

<费德里克·沃伦> “谢谢你，卡拉，”我用自己戴着戒指的那只手握紧了她的，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也认真地看着她，“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我保证。”

<掌局者> ——时间快到了，十分钟可不是个容得下你们慢慢聊家长里短的时间段。卡拉微微握紧了你的手，眼里的爱意和担忧参半，她露出一个小小的微笑，似乎是不想主动和你提起道别这件事……毕竟下一次再见又不知道是多久了。

<费德里克·沃伦> 我也一样不愿意主动道别，但……我也不能放下身上的职责。十分钟，这已经是非常宝贵的通融了。

“我很抱歉，亲爱的，但我得走了……”我抚摸着卡拉的面颊，在她的嘴唇上啄了啄，“早些回去，好吗？我不希望你冻着自己。”

<掌局者> “嗯……”卡拉微微抿唇，她微微踮脚把那条围巾戴在了你的脖颈上，

随后拍拍你的手臂，“你看起来就像个大小孩似的。”她扑哧一笑，显然是不想让你太担心，“你回去吧，我看着你进门了再走。”

<费德里克·沃伦> “圣诞快乐，还有……嗯，新年快乐。虽然都是迟到的祝福……”

我叹了口气，一边把围巾在脖子上缠紧了些，一边又不舍地吻了吻她，“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情人节的祝福也提前说了好？我会想你的，一直想着你，卡拉。”

<掌局者> “我也一样，沃伦，我爱你。”她拼命眨了眨眼，似乎是想把眼泪忍回去。

<费德里克·沃伦> “好了好了，我真的得走了。再待下去，那帮不解风情的单身汉又要嘲笑我丢人了，”我微笑着抹掉卡拉眼角的湿润，回头冲守门的士兵比了个手势，“我也爱你，卡拉。”

我把卡拉搂进怀里，用力地抱紧，然后迅速地分开。如果不快一些的话，我怕自己就舍不得松手了。我向她挥挥手，转身朝基地内走去。

<掌局者> 不用回头，你都能知道卡拉一直在看着你。但你不能回头，只能在她的目光注视下匆匆地返回了基地。

十分钟，不长不短，刚刚好。

就在我小跑进基地大门的时候，一名看起来像是负责传话的年轻士兵跑到了我的面前，鞋跟啪地一下扣紧，习惯性朝我行了一礼：你毕竟是老兵了，新人们大都对你满怀着充分的尊重和敬仰。

“沃伦，有你的电话。”他瞟了一眼我脖子上的围巾，眼睛里似乎透露着些许羡慕的情绪。

<费德里克·沃伦> 我也绷紧身体利落地回了一礼：“多谢，士兵，请带我去接吧。”

<掌局者> 他领着我来到了士兵们用来和家人们打电话的那间温暖大厅里。圣诞节假期刚过，这里熙熙攘攘有不少人，电话前排起长队。但唯独有一台电话机是闲置的，年轻的士兵示意了一下，表明在那台机子对面，就是在等待着你回复的人了。

你接起电话，而那端的人就像是知道了你已经到来了一般，利落地切入了主题：“Basalt，今晚 11 点 40 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的 TSA 私人会议室汇合，别迟到。我们会批给你离开基地的许可。”

<费德里克·沃伦> 我向那名年轻的士兵点了点头。虽然内心满怀疑惑，但能打到这台电话上本身就证明了对方的身份。况且除却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外，他也声称“他们”有批发离开基地的许可的权力……这样看来，身为士兵我也没有第二个选择了。我用一贯的执行任务时的严肃声线对电话那头回复到：“好的，长官。还有其它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吗？”

<掌局者> “我不是你的长官，我只负责发出赴宴邀请，放轻松，Basalt，我们等待着你的到来。”你听不出电话那头的人性别为何，对方轻轻笑了一下，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费德里克·沃伦> 好吧。我依旧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只不过对方挂断了，我也没必要再留在这里。戴着卡拉送我的围巾，我回到了宿舍。在部队里执勤的时候可不能戴着它——即便我非常想要这么做，我还是得先把它好好安置在宿舍里才行。

<掌局者> 在不到二十分钟之内，你的上级就向你发出了通知：国土安全部门请求海军陆战队派出士兵，协助密苏里州的国民警卫队完成雪暴灾害的救助工作。而你，费德里克·沃伦，作为被抽签选中的对象，应当即刻乘坐指定的航班赶往密苏里州。飞机将在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降落，在那里，国民警卫队将会完成交接，发布后续的命令。

陆战队会为你提供持械许可证，但也仅限于普通的民用枪械，以及最基础的防弹护甲，军用装备仍然应当被好好地留存在基地当中。

<费德里克·沃伦> 没想到是雪灾救助的任务，想来灾情应当十分严重吧。我带上许可允许的武器和装备，还有卡拉送我的围巾，立刻收拾好行李前往机场。



Name: Sapphire Ferri

Age: 26

Citizenship: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mployer: 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s

Occupation: Criminologist

DISCARDED.

<掌局者> 2018年1月5日下午。圣诞节假期刚过去没多久，局内还洋溢着温暖而香甜的烤姜饼气味：你们所有人假期都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工作岗位上，为了维护州法庭的正常运作而努力。圣诞节留给你们的记忆只有其中一位同事的家人送来的，酥脆的烤姜饼。

而其中一名同事转告你，在访问人员接待处有人在等着你，对方似乎自称是你的朋友。

<莎菲尔·菲利> “哦，不知道这位朋友会不会送树干蛋糕？我圣诞节还没过过瘾呢。”我利落地拿起外套，一个转身穿好后拍了拍那位同事的肩膀。“谢啦，我去看看。”当然，我对自己的职业还是有自觉的，无论是麻烦还是礼物我都会老老实实地照单全收。

<掌局者> 你快步穿过办公室大大小小的房间，打开了接待处的门——这里与法警局的大门靠得很近，空气中裹挟着丝丝缕缕的寒意。你的朋友穿着一件黑色的长羽绒服，头发是和你相似的淡金色，他听到推门声后转身，脸上有一道你熟悉的浅浅疤痕——这是莫尔·罗杰。

“莎菲尔！”他高兴地微笑，不由分说地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手里拎着一袋沉重的东西，里面透出一股淡淡的烤肉香气。

<莎菲尔·菲利> 对上那双蓝色眼睛的时候我微微一愣，自从这家伙开始攻读那些博士学位后我似乎好久没在非假期外的时间看到他了。随后那惊愕迅速转为难以抑制的惊喜，我慢慢抬手回抱过去，失笑道：“我的老天……我是不是在桌上睡着了？难以相信，快给我一拳莫尔。”我垂下眼睛，看看他带来了什么。

<掌局者> 莫尔面对你的惊讶只是笑了一下，在最初的热情过后，他似乎又回到了相对克制和拘谨的状态里。他打开袋子，你看到了真空塑料包装密封好的一只色泽诱人的烤火鸡，尽管被好好地封上了，但仍然有香甜的味道从里面散发出来。

“这是爸爸妈妈要求我亲自给你送来的。”他简单地作了解释。

<莎菲尔·菲利> “……噗……哈哈哈哈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伸手去掐了一把他的脸。这幅被罗杰先生赶来送礼物的语调还是老样子啊。我提上袋子后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胸口：“我可是两手空空哦莫尔，礼物我都是寄回家的。但不能让你白来一趟是吧？大博士……有没有空共进晚餐？”

<掌局者> “虽然我还有课题没有完成，不过我的返程机票时间是在凌晨。”莫

尔慢慢地说。尽管话里转了几道弯，但你听出来那大概就是“我有空，没问题。”的意思。

在说完这句话过后，法警局的服务处秘书轻轻敲了敲门，快步走到你的耳边小声告诉你，有一通打给你的电话正在等待接听。

<莎菲尔·菲利> 我朝着秘书点了点头，再用一贯的微笑转向了莫尔，踮起脚贴着他的脸颊咬耳朵道：“我就知道我们的好博士会答应的——”随后我又站直了看向他的眼睛，手动作不停，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可惜这次是我这边工作在堆积啊，真是头疼呢。”我露出有点惋惜的神情，“不过还是老样子，只要有好消息，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晚点，或者下次见咯！”我把右手比成电话的形状在耳边晃了晃作为告别，退后了两步，转身奔向了局内去接电话。

<掌局者> 莫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你就一路轻快地小跑着离开了他的视线。而当你拿起听筒的瞬间，电话那端的人就像是知道了你已经到来了一般，利落地切入了主题：“Leo，今晚 11 点 40 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的 TSA 私人会议室汇合，别迟到。”

——你知道这个名字，它代表着你的另一个身份，特工 Leo，组织在呼唤你，尽管你对它的姓名所知甚少，但它始终在秘密地观察着你。

<莎菲尔·菲利> “……收到。”我笑容收起，冷静地回复了一句。

<掌局者> 对面在你确认收到之后就挂断了电话，听筒里留下冷冰冰的忙音。

<莎菲尔·菲利> “哎——”我做了个拉伸活动了一下筋骨，迅速小跑去办公室收拾必要的东西。至于莫尔，只能在路上发一条短信了……他也没少放我鸽子，偶尔一次，大博士肯定也不会介意的吧。必要的随身物品收拾好后，我立刻动身赶往机场。



Name: Ân Văn

Age: 26

Citizenship: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Employ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ccupation: Special Operations Office

DISCARDED.

<掌局者> 2018 年 1 月 5 日下午。

圣诞节假期刚过不久。但假期对你来说已经是许久都没有享受过的奢侈品了，行动处的工作时常要求你在全球各地奔波，你昨晚才结束了在英国的工作，从机场返回家中。

通常，工作结束的第二天你会狠狠睡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晚上才慢悠悠地爬起来，但今天却被一道突兀的电话铃给打断了睡眠：你看到来电显示是卡西里欧·斯宾塞，这是他的个人电话号码。意味着要谈论的事情有极大概率与工作无关。

<殷文> 原本听到电话是打算直接挂断的，毕竟这是自己的假期，假期总该完美无缺，但在看清电话是斯宾塞长官的个人号码后，差点整个人从床上摔了下去。我拍了自己一巴掌，让自己脑子尽量清醒来回答长官，随后接通了这个号码：“晚上好，斯宾塞长官。”

<掌局者> “现在对你来说就算是晚上了吗？”斯宾塞虽然这样说，但话语中并无责备之意，“今晚有空吗？你的父母和弟弟都远在越南，圣诞节也没能好好过，来我家里吃顿晚饭吧，并且，”他沉吟了一会，“……关于你的老师基耶萨教授，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殷文> “至少看天色它是纯黑的，最多有几个小亮点。”我张望了一下窗外的颜色，然后抓了抓头，“虽然但是，长官，我家里其实是信三府的，他们不过圣诞节，或许我弟弟会出于参与节日氛围去玩…？”在说完之后才后知后觉自己脑子浆糊是没给长官台阶下，我赶紧找补，“当然长官的邀约我肯定是要去的，难得斯宾塞长官这么关心我，至于赛特老师，赛特老师也会去么？”

<掌局者> “不，我没有邀请他。事实上，有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单独和你强调一下，赛特一向擅长把我要讨论的问题引入其他领域。”斯宾塞的语气有些严肃，“但我要说的是与你的生命安全利害相关的话题。”

<殷文> 不，不只是老师，如果斯宾塞长官不是我的长官我觉得自己没准也会，只是这句话就不用说出来给自己增加跟赛特老师一样的麻烦了：“和我的生命安全利害相关？好吧，我觉得我可能大概知道长官要交代什么了，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还是…？”

<掌局者> “晚上九点。”斯宾塞报出了一串地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某个中产

阶级住宅集聚的街区，那似乎就是他家的地址了。由于赛特的缘故，他似乎对你给予了相当大程度的信任。

<殷文> “晚上九点，我知道了，九点的时候一定准时站在您的家门口。”虽然两人见面时关系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小学生一样但关键时刻果然是彼此很信任的嘛。我如实地想着，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给斯宾塞补了一句，“哦对，长官，迟来的圣诞节快乐。”

<掌局者> “圣诞快乐，殷文。”斯宾塞似乎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下，语气柔和了很多，他率先挂断了电话。而紧接着，又有一通电话直接地打到了你的手机上——今天是不是不宜休假？你满腹怀疑地看着这个没有标明来电地点的未知号码。

<殷文> 怎么回事，今天是不宜休假吗？难道以后休假都得学习中国老黄历那一套来看日子了吗？本来还因为斯宾塞长官的最后一句话而心情大好准备补回笼觉，看到下一个电话一下子心情又微妙了起来，我接通了这则未知来电，接通时开始掐时间以免对方是敌人而留下自己的定位坐标：“喂？”

<掌局者> “Hmong，今晚 11 点 40 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的 TSA 私人会议室汇合，别迟到。”

——你知道这个名字，它代表着你的另一个身份，特工 Hmong，组织在呼唤你。尽管你对它的姓名所知甚少，但它始终在观察着你，比起 CIA 的监视和考验来说要更加神秘，也更加严酷。

<殷文> “我知道了。”听到这个代号整个人甩开了刚刚的那些情绪，我遗憾地开始计算从斯宾塞长官家再到机场的时间，如果不够我想我多少得拜托一下赛特老师替我找借口回绝了——麻烦都交给他了。同一时刻又开始计算这次应该带的东西。

<掌局者> 时间显然是无法让你两头兼顾的。从华盛顿前往密苏里州，你现在就应当定下最早的一班飞机出发了。而民用航空通常不允许乘客携带枪械和弹药：除非你有官方行动的证明文件，但显然“组织”并不会提供任何特批许可。

<殷文> 看起来我不但要拒绝斯宾塞长官，还得想办法让长官替我批准一些东西了，只是借口我得，好吧至少是我得好好想想。我调出手机 app，用自己伪造的身份证下单预约了飞机，随后开始默不作声收拾家伙，然后遗憾回拨了斯宾塞长

官的号码。

<掌局者> “还有什么事吗？”电话一接通，斯宾塞就疑惑地问你。

<殷文> “呃，抱歉，长官，我想，我晚上可能到不了您那了。”我的脑子，你快动一动想好借口啊，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没有任何异常，这可是长官，不是好糊弄的赛特老师。

<掌局者> “没关系，倒也不是什么紧急的会议要求你必须出席，只是想借着圣诞节的名头叫你来而已，改天再说也来得及……或许。”斯宾塞的语气不太确定，“发生什么事了吗？”

<殷文> “呃啊，赛特老师的一些需要的东西要我去取一下，或许，可能，还要拜托您帮我批准一下我乘坐的民用航空携带枪械的许可，毕竟赛特老师要求的那些东西……”我飞快拿出自己的备用手机发短信给老师，让他给我编出合适的借口以应对斯宾塞长官的询问，“您和他经历过您也知道，呃啊…不好意思长官。”

<掌局者> “赛特让你一个人去？”斯宾塞略微提高了音量，语气是不敢置信和些微的愤怒，“是什么事情还需要携带枪械乘坐民用航班？殷文，我知道你很相信赛特……只是别被他绕着圈子叫去做些危险的事。况且 CIA 的枪械批准需要走官方流程，这是什么非私下解决不可的事情吗？”

<殷文> “这件事有些复杂，我相信赛特老师还是知道分寸的，毕竟我出了您肯定要找他算账。”我诚恳又委婉的说着，在发给老师的短信上写多了一句：【长官八成或许很生气，但老师对付长官这么多年了我想你一定没问题的。】，随后才继续回复斯宾塞，“我知道您或许不希望我像您和赛特老师那时候那样过度接触那些事，但能成为赛特老师的学生，相信您也知道我和赛特老师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共性的，还请您相信我。”

<渡边> 殷文进行行政+20 检定：D100=33/8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掌局者>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随后斯宾塞长叹一声，声音越发苍老：“我原本就是打算叫你来谈论一下这些不可言说的神秘事件的，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当然，采取及时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批准的事情我会来办，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无辜的人，是吗？殷文。”

<殷文> “当然，长官，我很抱歉…我想事情结束后我们一定能补上一次温馨的

聚餐，或许还可以带上赛特老师一起，您也知道他就天天跟他的宝贝头骨过的人也不太正常。”在听到斯宾塞语气的变化时顿了一下，长官一直以来更像是父亲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总是没办法让事情一切都完美无缺，我想办法活跃氛围让长官能从现有的情绪中回复过来，并且委婉没有说出野人两个字。

<掌局者> “自己多加小心，我希望能看到你活蹦乱跳地回来。至于聚餐，人只要还在，什么时候都有机会。”

斯宾塞简单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过了大约有十来分钟，一份官方审批后的持械许可就由 CIA 的行政部门送到了你的家中：效率比起以往来说异常地高效，看起来是斯宾塞给他们施加了一些压力。

<殷文> “当然，保准健康的活蹦乱跳，下次聊，长官。”在挂断电话前回复了一句，随后感叹了斯宾塞长官的高压效率——我总不能让他失望，并且希望一直如此。

随后我将一切收拾妥当，伪造的身份携带好后将自己原本的身份证照例扣锁在家中地下室暗格的指纹保险箱，然后带好了装备出行。

Agent Basalt

Agent Leo

Agent Hmong

“Operation EXODUS”

6, JAN, 2018

Lafontaine, Missouri

5, Jan, 2018

11:40 P.M.

St. Louis Lambe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Missouri

<掌局者> 1月5日11点40分，你们三人，Basalt、Leo、Hmong，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见面。即便是深夜，这里也来来往往地穿行着许多旅客。密苏里州的大部分区域最近都身陷在冰风暴的困境中，兰伯特机场作为一个输送救援队伍的交通枢纽，最近一直在维持着高压的工作状态。机场跑道的照明灯亮如白昼。

兰伯特机场的 TSA 职员会允许你们进入了会议室，里面是一位五十出头的秃顶男人。他佝偻着背，顶着沉重的黑眼圈。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灰色地毯，拥有十分优秀的吸纳杂音效果。门关上之后，会议室里安静得仿佛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

你们认识这个男人，他是国土安全局的特别探员帕特里克·希尔，你们进入“组织”之后，与他短暂地有过一次会面，那时他为你说明了一些基本的行动注意事项，而今天是你第一次将所了解的内容付诸实践的时刻。

“请坐吧，诸位十分准时。”他的声音中透着些许疲惫，起身给你们搬来了三把凳子，“你们或许需要简单地认识一下彼此。”

<玄武岩 Basalt> 我朝另外两人点点头，沉声做了个简单地自我介绍：“Basalt，来自海军陆战队。”说话间我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过他们，就又把目光移回了希尔身上，等待他发布指示。

<狮子座 Leo> “Leo，”我向着两位礼貌性地轻笑一下，点点头，“是个没那么入流的犯罪学专家。”

<赫蒙 Hmong> “Hmong，来自中央情报局。”简单地说了一句后我拉开了板凳坐下，同样观察着另外两位。

<掌局者> “长话短说，”帕特里克清了清嗓子，“我们在密苏里州的拉方丹市有一个启用自90年代的储藏室，位于厄尔仓储内的0171单元，我们赋予它的代号为GB224。这间储藏室由一名在拉方丹市公用事业局工作的友方看管，他叫斯基普·米尔斯，是名可以信赖的联络人，但并不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告知他

这里长期储存的是 CIA 的文件。”

“GB224 配备了一部无声警报器，以便在发生入侵时警告组织，但是 1 月 2 日晚，警报器告知了破损。由于暴风雪的影响，拉方丹市的电话线和手机信号站几乎都瘫痪了。我们无法联系到斯基普·米尔斯，而 GB224 破损至今已接近一周了，而我们不知道里面存有什么。”

“你们的任务是作为国民警卫队的监督小组去查明 GB224 的情况，注意，是监督小组，并不是武装人员，这个掩护身份很弱。任何调查它的人都有可能马上识破，所以，不要出格。”帕特里克摸了摸自己秃顶的脑袋，“国民警卫队的车队在二十分钟后会从机场出发驶往拉方丹市，还有问题吗，特工们。”

<玄武岩 Basalt> 早知道不是援助救灾那么简单。我把行李放在脚边后也坐下了：“米尔斯被‘告知’是 GB224 内存储的是 CIA 的文件，但具体内容连组织也不清楚？”

我揉揉额角：“放心，这不是我们应该探究的东西，这点保密条例我还是知道的。我们只需要查明 GB224 的现况，然后汇报就可以了，对吧。”

<掌局者> “我也是这么被告知的，”帕特里克叹了口气，“21 世纪初有许多过去的资料和物品被组织重新编目管理，里面大概都是些上世纪的文物。”

<狮子座 Leo> 我举起手来开口：“既然信号站瘫痪，那如果存在需要紧急情况要采取措施，无法及时汇报，我们可以……‘非常随机应变’吗？”我用食指在半空里比划了两圈。

<掌局者> “‘随机应变’。”帕特里克重复了一遍，有些不明所以，“只要你们的行动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兴趣就好，至于所采取的方法并不在组织所关心的范围内。”他打开手边的一个抽屉，交给你们三个由塑封袋装好的手机，“这部手机能让你们与国民警卫队以及国土安全部联络上，它是每个国土安全局工作人员必备的设备。但这一通信对组织来说并不安全，因此，不要发送可能引起外界注意或兴趣的信息。”

<赫蒙 Hmong> “了解，服从长官并闭嘴完成任务，无论是在 CIA 抑或是组织才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小小地举起双手交叉在两侧，示意自己没有任何疑问后接过了这台手机。

<狮子座 Leo> 我接过了塑封袋，摸了摸下巴再度礼貌性地回应一个笑容：“我

了解了。”

<玄武岩 Basalt> 我接过手机，示意另外二人交换一下号码：“我没有问题。”

<掌局者> “从航站楼的 3 号紧急通道下楼，国民警卫队的人会在那里等你们，记住，你们是他们的监督小组，把 CIA 和海军陆战队之类的都忘掉。”他微微点头，表示如果你们没有疑问的话，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赫蒙 Hmong> 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快速检查好塑封袋和手机，牢记号码后思索该型号拨通多久会产生足以被人察觉定位的信号，然后将号码给了 Basalt，“好的，长官。”

<狮子座 Leo> 我点了点头，在和两位同事交换号码后将手机收好，迅速地动身前往紧急通道。

<玄武岩 Basalt> 交换完号码，我拿起行李，向帕特里克点头致意：“希望一切顺利。”而后推开门走了出去。

<掌局者> 你们的脚步回荡急促地在空荡荡的紧急通道里，推开冰冷的铁门。机场通道呼啸着的寒风和凉意就包裹住了你们，飞机发动引擎刮起的冷风把你们的头发吹得凌乱。刺眼的探照灯让你们一瞬间有些睁不开眼睛。

不远处，穿着整齐划一国民警卫队制服的士兵们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迅速地在指挥人员的大喝中钻进一辆辆运输车当中。

“把你们的屁股夹紧点！你以为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度假吗？！”模样像是长官的指挥人员大喝着，把一些动作慢的士兵一脚踹进了运兵车里。而他的余光注意到你们的时候，语气只是稍微收敛了一些：“嘿，你们，是监督小组的人吗！”

<玄武岩 Basalt> “是的，我们该上哪辆车？”我语气平稳地询问。

<狮子座 Leo> “晚上好先生，”我轻轻点了点头，“队伍的阵仗不错，我们也早些出发吧。”

<赫蒙 Hmong> “是的，我想我们也应该跟士兵们一样加紧屁股上车了。”我应了一声后笑到，似乎是想起了某些奇怪的藏匿东西的法子。

<掌局者> “你们这些干文职的都这么慢吞吞的吗？”他不满地抱怨了几句，满心满眼地都不将所谓的“监督小组”放在心上。他伸手指了一辆瞧上去还有零星空位的卡车，大意是你们可以上车：“别妨碍我们的救援工作，剩下要干什么随

便你们，别管闲事。”他很粗暴地说完，又继续去催促下一批的士兵上车了。满员的卡车一辆一辆地驶向远处漆黑的高速公路。

<赫蒙 Hmong> “办公室坐久了是这样，多动两下会好很多。”当然也是随口回复了一句，我麻利地上了仍有空位的卡车，并且等着另外两位队友。

<玄武岩 Basalt> “这样对我们都好。”我淡淡地笑了一下，也没有介意他的态度，迅速坐上了那辆卡车。

<狮子座 Leo> “真是非常有鼓动性的长官。”我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小跑着上了卡车。

<掌局者> 你们挤进卡车，与其他疲惫却斗志昂扬的士兵在黑暗中挨一起。车上塞满了毛毯、衣服和食物，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士兵们在你们走进来之前似乎在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然而在你们坐进来之后，车内的气氛就古怪地安静下来，昏暗的光线中，大家都以好奇而有些敬畏的目光打量着你们。

长凳冰凉而坚硬，这场旅途势必是寒冷而不舒服的，但救灾车队的军车是可以穿越冰冷的中西部平原的唯一方法。

<玄武岩 Basalt> 我朝那些士兵点点头，随后便端坐在位置上闭目养神。

<赫蒙 Hmong> 维持着日常的笑脸朝着士兵们小小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照常继续他们先前的话题。不过说起来对着东亚人有这种态度还真是少见，我调整了坐姿，试图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狮子座 Leo> 我笑着摆摆手示意他们可以继续，随后看着卡车外呼啸的风静静思考。

6, Jan, 2018

5:30 A.M.

City Utilities, Lafontaine

<掌局者> 卡车内的气氛有些安静，一路上，士兵们或抓紧时间补充着睡眠，或无聊地一遍遍盘点着车上的物资。车内不允许抽烟，因此空气还算是干净。经历一段几乎要把屁股颠簸得失去知觉的漫长路途，你们来到了拉方丹市。

这是一座受雪暴灾害影响严重的城市。沿途所有的景色都被厚厚的灰白色积雪覆盖。这一条从拉方丹北部进入的线路沿途都是穿着荧光色背心的清洁工人。车胎上必须捆着锁链，才能在已经做过清扫的路上行驶：因为即使积雪被清理，但路面反而会为此结冰。



市内，几乎每条道路都被倒塌的树木堵塞，到处都悬挂着凝结成锥的冰棱。这里并没有什么紧急救援人员在活动，所有的人手都被调去进行那条北部



生命线的清理工作了，只有几条主干道被草草地清理，撒上一层聊胜于无的盐粒。

车队走走停停，有许多车辆改道去了其他地点开展支援工作，而你们的目的地似乎是拉方丹市的公用事业局，那里有为文职人员专门设立的办公室。

<赫蒙 Hmong> 这种程度的雪灾也不多见，我稍微侧头看了看，摸出包里的水果软糖吃倒出来吃了一颗，给 Leo 也到了一颗，正打算给 Basalt 的时候，想到这人也有和长官类似的气质，默默收回了手。

<狮子座 Leo> 我乐呵呵地接下了糖塞进嘴里，用微弱的甜味对抗寒意，为了不打扰车内安静的氛围只能朝着 Hmong 微笑，wink 一下表示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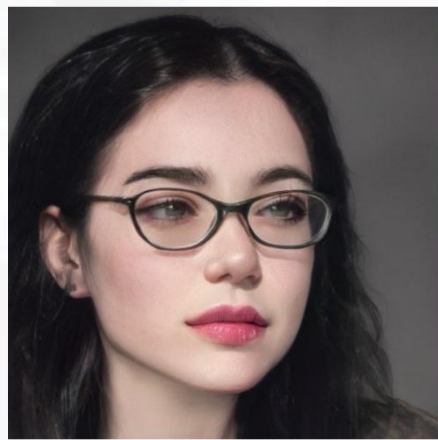
<玄武岩 Basalt> 听见身边的动静，我睁开眼看了看，发现没有我的事，于是继续闭目养神等车开到目的地。

<掌局者> 早晨 5:30，你们在雾蓝色的天色中准时抵达了拉方丹市公用事业局大楼。

国民警卫队的卡车将你们在大楼门口放下，随后，就转向大楼后的停车场。有许多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将雪踩成脏兮兮的灰黑色。

地面十分湿滑，你们推开了大门，里面几乎堵得水泄不通。大厅里满是前来抱怨两个星期没有电的客户。过度劳累的前台人员尽力地安抚人群。精疲力竭的线务员艰难地进进出出，有的回来拿取更多的设备，有的只是想在更衣室里睡上几分钟。

看到你们和几个士兵一起走进来，一名戴着眼镜的黑发女性匆匆地挤开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等到了你们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气喘吁吁，头发凌乱，你们注意她的眼睛底下有好几天都没睡好留下的淡青色印子。



“几位是国民警卫队监督小组的工作人员吗？”她向你们确认。

<玄武岩 Basalt> “是的，女士，”我走到她面前，“看来您就是负责接引我们的人了。”

<赫蒙 Hmong> “辛苦了。”我在一旁附和了一句，就没有继续多说了，长官在旁，自己除非必要最好少说话，这么做总没错。

<狮子座 Leo> “是的，队伍里最普通的文职人员。辛苦了女士。”我揉了揉发酸的脖颈勉强地笑了笑

<掌局者> “好的，好的，抱歉，我们这里实在有些拥挤和吵闹了……”她点了点头，仓促地把自己乱七八糟的头发拢了拢，“我先带几位去办公室吧。不过这只是临时的，条件不怎么好，但是现在这里实在没什么多余的空间了。”

<狮子座 Leo> 我笑着比划了个请的姿势后跟上她：“情况紧急，我想我们都没得选。”

<玄武岩 Basalt> “没关系，女士，您先领我们过去吧，”看到她一副过度紧绷

的样子，我试着换上了安慰的语气，“您可以称呼我为 Basalt，这二位是 Leo 和 Hmong。还没有请教您怎么称呼？”

<掌局者> “噢……真是相当独特的名字。”她听到你们的姓名之后感到有些奇怪地扶了扶眼镜，在前面费力地挤开人群为你们让出一条通道：“几位叫我谭雅就好，谭雅·坎布里亚，我是事业局现场主管斯基普·米尔斯的秘书，以及事业局的客户服务代表。”

<赫蒙 Hmong> “Hmong 是越南语的意思，您可以称呼我黎文安。”为了避免过于奇怪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给出了伪造的身份上使用的姓名——反正这位女士大概率听不懂越南话。

<掌局者> “‘黎’先生是吗？我记住了。”谭雅点了点头

<玄武岩 Basalt> “这些是……代号，这样称呼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我一边帮她挡开人群一边解释道，“好的，谭雅，关于米尔斯先生你应该能告诉我们一些情报吧？”

<狮子座 Leo> “秘书小姐啊，想必最近一定很忙碌吧。”我也在人群里挤出一条路，“我猜斯基普·米尔斯先生一定也脱不开身？当然，我们是非常希望见见这里的主管的。”

<掌局者> 离开了大厅中吵嚷的人群，你们被引往市公用事业局车库。这里已然成为了救灾的临时总部。停车场上厚厚的冰层已经被清理干净，大型指挥帐篷和柴油发电机占据了离大楼最近的空间。除此之外，寒冷的天气使得停车场空空荡荡，除了偶尔有几辆车开进来进行补给或维修。

在停车场靠东南角的地方，摆放着一辆外壳有些斑驳的拖车，看上去与外界隔绝，私密性十分强。

谭雅终于能从逼仄的人群中逃开，她喘了口气，才慢慢回答你们的问题：“呃……是的，他这几天应该也挺不好过的，通讯中断之后我们也没法和它联络，只希望他一切都好。”

你们注意到她在谈论米尔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在。

<玄武岩 Basalt> “通讯中断之前，米尔斯先生在哪里？”我率先打开拖车门走了进去，“我希望您不要向我们隐瞒什么信息，谭雅。督察组并不是来这里给你们找麻烦的。”

<掌局者> 打开拖车的门，你们看到这个还算是整洁的房间里配备了几张铅灰色的折叠桌，上面空无一物。一张宽大的木桌上摆放有一台电脑，其上放着台历和纸笔等杂物。如果不是因为一股带着轻微腥臭的怪异气味和俗气的七十年代木纹内饰，这里就完美了。

“他三天前还来过……但看起来病得很重。脸上满是抓痕和汗水，我建议他早些回家休息，毕竟还有我在这里。但他只是盯着我，眼神让我感觉不太舒服。”谭雅谈论起自己的上司时，语气十分尴尬，“这就是米尔斯先生的临时办公室，上个月他原来的办公室窗户被树枝划破了，就搬到了这里。我想他应当不介意将这辆拖车临时借给你们使用。”谭雅从身上拿出了一串钥匙，迟疑着不知道该交给你们其中的哪一位。

<赫蒙 Hmong> 我默默后退了一步，这是长官的回合，我不参与。后退过后我开始打量屋子内目前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总是更好的。

<掌局者> 屋子内的暖气被谭雅打开了，室内的温度缓缓上升，让你们好受了一些。Hmong 注意到这台电脑仍然开着，只是处于休眠状态。

<玄武岩 Basalt> “请给我吧，谢谢，”我朝谭雅伸出手，“您说……抓痕？是什么样的抓痕？”

<狮子座 Leo> 我非常自觉地摊开手掌——十指都指向了玄武岩的方向。

<玄武岩 Basalt> 我朝另外二人微微点了点头感谢他们对我的认可。

<掌局者> 谭雅将钥匙交给 Basalt：“就是指甲划在脸上的那种抓痕？”她的表情看上去挺奇怪，“似乎是他自己抓的……不好意思，这件事对几位的救援工作有帮助吗？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我现在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她抱歉地示意了一下不远处仍然乱成一锅粥的客户大厅。

<狮子座 Leo> “原来米尔斯先生是病假？诶呀，确实有点不方便。那只能换个时间再和主管先生聊聊了。辛苦了小姐。”我走上前搂了搂谭雅的肩膀，语气松下来，想让她轻松一点。然后转向临时办公室内打量起来。

<玄武岩 Basalt> “抱歉再耽误您一些时间。米尔斯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三天前吗？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赫蒙 Hmong> “这里的雪灾堆积下来的事务确实是多的堪称文职灾难了。”我笑了笑，默不作声同两位同伴示意了这里的那台电脑仍然开着机。

<掌局者>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想除了回家之外，他也没有太多选择吧。”谭雅回答。

<玄武岩 Basalt> “您说得很对。感谢您的耐心，那么我们就不耽误您工作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谭雅可以去忙了。

<掌局者> Leo 注意到在靠近拖车窗户的墙边有一台小的壁挂式固定电话。而谭雅在获得许可之后，简单地对你们点了点头，表示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大厅中找她，随后就急匆匆地推开拖车门离开了这里。

<狮子座 Leo> 我手指轻点固定电话，拿起听筒试试有无等候音。

<掌局者> Leo 发现听筒内并没有等候音，只有一片空茫的噪音，但即便是在电话线路被切断的情况下，一些十分紧急的号码仍然是可以拨通的：除了 911 之外，还有*69 这一类查询最后拨号记录的服务电话。

<赫蒙 Hmong> 在谭雅离开后果断扯了扯自己的手套去看那台还在休眠状态的电脑，当然，防备着电脑可能有问题甚至爆炸的情况。

<玄武岩 Basalt> 等谭雅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我才开始认真审视这辆拖车：“开工吧，伙计们。米尔斯不在，我想这儿也没人还有多余的心思在意我们是不是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掌局者> Hmong 检查电脑，它的确是开着的，而且已经登录了。桌面上除了一些寻常的工作文件之外，还有一些内部专用的软件程序，进入监控电网的程序需要单独设置密码，但电脑可以进行基本的网页浏览和访问电子邮件。

<玄武岩 Basalt> 我去翻找一下台历那边的杂物，看看他有没有在特殊的日子上做笔记之类的。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搜寻检定：D100=55/20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赫蒙 Hmong> “当然，谨遵长官的吩咐。”我在摆弄电脑时下意识回应了 Basalt 一句，尽管自己对电脑的操作并没有自己的同事们那么优异，但该做足的被人防止二次查询 IP 的事还是都做了。我点开浏览记录和电子邮件查看。

<狮子座 Leo> 那我试试看查询最后一次拨号记录的服务电话，心理默默期待希望米尔斯先生给我们留点可以追查的东西。

<掌局者> Basalt 在办公桌的周围四处搜寻……或许是因为室内逐渐上升的温度

让习惯了室外寒风的身体有些不适，他看起来有些急躁。Basalt 在办公室的桌子底侧摸到了一手黏滑湿润的冰冷液体，泛着浅浅的白色。对于男性来说这种体液并不陌生：那是不知道粘在这里几天了的精液。而它们似乎就是办公室中腥臭味的来源。除此之外，Basalt 在桌上台历的背面发现了一串匆忙间写下的代码：

“Ecclesiastes28”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80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Hmong 查看了一下网页端的历史记录，并且逐一翻了翻相关的内容。

他发现米尔斯在最后一天浏览了许多变态色情网站。这些影片极端暴力，并不局限于特定性别，甚至不局限于特定的种族，画面中的尖叫和呻吟混杂在一起，让人在反胃的同时不禁怀疑人类对于生理刺激的追求是否早就已经突破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极限。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6/75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而在邮箱铺天盖地的情况报告请求中，米尔斯发出一份匆忙撰写的备忘录，列出了一些线路中断的地址。几分钟后，他又发出了第二份备忘录，敦促大家忽略前一份信息中的某个地址。而 Hmong 能看出，这就是厄尔仓储的地址。

<掌局者> Leo 拨打了*69。固定电话对面的智能语音报出了一串电话号码：

691-4562。她能看出这是拉方丹市内的某处电话，但如果要拨通的话，需要找到能够正常运作的电话才行……或者，如果运气够好，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总能搜索到那么一两格信号？

<玄武岩 Basalt> “米尔斯……真是有够不讲究。”我嫌恶地拿出纸巾擦掉手上的精液，然后把拖车的窗户推开。虽然外面很冷，但我也不能再忍受这味道了，何况这里还有女士在场。

<狮子座 Leo> “嗯，最后一通电话获得……”我记下号码后在同事们面前晃了晃，“但是我们需要一部能正常运作的电话才能用上。”

<赫蒙 Hmong> 好吧，这个真是刺激，就像西班牙的色情暴力片一样，但这好歹

比老师的破洞裤衩好看。我很快压下了自己的不适，甚至如果不是场景不合适还想吹声口哨，正事我也没忘，几乎是本能的，我拿出微型相机拍下了这些网页和邮件，然后空出一只手写下所有内容。

<玄武岩 Basalt> 我把写着诡异代码的那页台历扯下来递给 Hmong：“不知道你鼓捣电脑的时候会不会用上。”

听到 Leo 的话我点点头，掏出手机看看信号如何。

<赫蒙 Hmong> “遗憾的是我对电脑的研究非常有限，长官，或许 Leo 对这些有所了解？”我委婉地接过台历，然后看向了在壁挂电话的 Leo。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幸运检定：D100=89/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遗憾的是 Basalt 手中的那部手机冷得和砖块一样——信号也一片空白。

<狮子座 Leo> “有什么新鲜东西吗？”我凑过去瞄了一眼代码，“诶呀信息犯罪并不是我的特长，但我觉得可以先记下来。”

<掌局者> Leo 能够看出，那串代码的长度刚好符合常见的加密信息软件密码位数。

<赫蒙 Hmong> “下次回去我一定会将这项技能列入必学清单。”我将纸交给了 Leo，当然，看到的网页也顺势给对方看了眼，随后摸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都看一眼有没有信号。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2/90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9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玄武岩 Basalt> 看了眼手机，我摇摇头：“我的手机没有信号，你们或许可以试试。如果都不行，那就只能借用这里的电话了。”

<渡边> 殷文进行幸运检定：D100=77/50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狮子座 Leo> “但是是密码的可能性比较大呢，写在台历上，加上一共 14 位。”我举起代码左右看看。

<掌局者> 在经历了一整晚的颠簸后，Hmong 的精神劲显然不如之前那么足：或许是因为吃了一颗太甜的软糖？现在你的胃里泛起了一股甜丝丝的酸意，大脑感

到有些眩晕。当然，Hmong 的手机信号也是毫无疑问地空白。

<赫蒙 Hmong> 该死的糖果厂，就不能少添加一些化工原材料吗？我舔了舔嘴，避免自己的表情出现不适让队友察觉到：“好吧，这里的信号空白的比高中生的作业纸还白。”

<玄武岩 Basalt> “密码吗……但我们还不知道这密码是用在哪里的。总之先记下来吧，”我拍拍手站起来，“这里还能找到别的线索吗？如果没有，我想我们应该往厄尔仓储走一趟？”

<狮子座 Leo> “那果然还是要找个……高一点的地方，或许信号会好一点？但我也支持去一趟仓储。”我把邮箱都大致看了一遍后做好记录后瞟了一眼浏览记录，再吐了吐舌头为主管先生的精神状况表示担忧。接着我也掏出手机实验一下信号。

<赫蒙 Hmong> “我想是的。哦对，长官，米尔斯先生看起来对古怪的西班牙式暴力色情挺有兴趣。虽然我觉得这或许没什么用但正常人我觉得不会看这么多。”我诚恳地说着，看不看全看长官自己判断，我可不敢像往常给斯宾塞长官直接看那样给这位长官就看了。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幸运检定：D100=81/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遗憾的是 Leo 的手机也没有一丁点儿信号出现的征兆。或许是因为室内的缘故？无论如何，信号这事儿只能指望老天了。

<狮子座 Leo> 我对着空空的信号格摇了摇头：“不行呢，这老天不作美啊——走吧走吧，仓储情况还是蛮让人在意的。”

<玄武岩 Basalt> “……结合谭雅的描述，我能想象到他的精神状态大概已经很不正常了，”我皱起眉，“既然这里没有别的发现，我们就进行下一步计划。在此之前，我得去好好洗个手。还有，别碰桌子底下，你们不会想知道那里有什么的。”

<赫蒙 Hmong> 大概是猜到了，我看着桌子底下，不禁思考起自己的老师和米尔斯谁更离谱，稍微吐了个舌头后我点了点头。

<玄武岩 Basalt> “呃，对了 Hmong，你不用叫我长官的。我们是同事，叫我 Basalt 就可以了。”下车前我尽量随意地说了一句，然后去找厕所洗手了。

<狮子座 Leo> 我咂舌，但转念一想似乎这也不是那么值得介怀的事情，乐观一

点，谁不是这么来的呢？我耸了耸肩说道：“那是当然。我们是监督小组，每一处救援工作的细节，都要好好查看，对吧？”

<赫蒙 Hmong> “嗯？好吧，如果您觉得直接称呼会更好，很乐意为您改变。”我将东西收拾好，然后复位了自己刚刚摆弄的电脑和键鼠，键盘的落灰也稍微扫了扫盖回去，检查了有没有留下会被人检测的发丝之类的浓重生物痕迹后才笑着回应到。

<玄武岩 Basalt> 在厕所用消毒洗手液一丝不苟地按照洗手法洗完手后，我顺便去找谭雅问一问事业局有没有空闲的车辆能借用。

<掌局者> “几位是要外出吗？虽然我不推荐在随时有可能降下暴雪的天气里开车出门……毕竟国民警卫队的救灾工作还需要随时与几位沟通联络。”谭雅有些不太赞同，但她仍然从后勤部门取来了一把车钥匙。谭雅解释道只能借出一辆旧得有些厉害的皮卡车，因为现在所有还具有运力的车辆都被调配出去给居民们运输物资救灾了。

<狮子座 Leo>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桌面上的内部监控似乎是那种加密软件，自然地打了一个响指，又回到了电脑桌前打开了电脑，尝试输入密码看看能不能开启。

<赫蒙 Hmong> “记得带好手套，Leo，键位和桌面的灰尘我会复位，但我的工具接待有限。”我温馨补充了一句。

<玄武岩 Basalt> “这已经够用了，非常感谢，谭雅。有些必要的工作要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会想在这种天气外出呢？”我接过钥匙冲她微笑了一下，把我们三人的手机号码都写给了她，“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们，虽然信号不是很稳定……嗯，总之我们会尽快赶回来的。”

<狮子座 Leo> “谢谢提醒 Hmong。”我笑了笑掏出自己的防寒手套继续摆弄着电脑，“我想也不需要清理地十分干净像是完全没人用过一般，反而有些不自然。”

<掌局者> 电脑音响发出轻微的一声响，Leo 很轻松地就打开了那个内部软件程序：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即时电网情况信息。拉方丹市北区的所有建筑供电情况都在上面了，如果需要确定任意一处地址的电力状况，只要动动手指就好——感谢现代科技。

<赫蒙 Hmong> “肯定是不大会处理成那样，大自然的落灰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只

是不要看起来太明显而已。”

<玄武岩 Basalt> 我拿着车钥匙回到了米尔斯的拖车：“看起来我们有新进展？”

<狮子座 Leo>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朝着两位同事眨了眨眼，又指了指软件程序说道，“喏，请看，拉方丹市北区的所有建筑供电情况。”

<玄武岩 Basalt> 我先看看整体的供电受雪灾影响大不大，再着重看一下厄尔仓储附近的供电情况如何。

<赫蒙 Hmong> “wow，这真是太好了，感谢便利的电子文明与 Leo。”我凑过来一起看，忍不住吹了声口哨。

<狮子座 Leo> “嘿嘿，科技万岁。”我伸出拳头打算和 Hmong 碰一碰，“这样我们也有‘检查供电情况’的工作了吧，虽然警卫队似乎不喜欢文职人员，但有个理由也好活动了。”

<掌局者> 能够很明显地看出，电力公司正在风雪中全力地保障居民区，以及杜鲁门高中体育场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供电——许多大型公共设施在灾难到来时，都作为无家可归的人的安置点使用。至于你们所关注的厄尔仓储：很不幸，系统时间显示，厄尔仓储在1月3日的凌晨1点30分就断电了。

<赫蒙 Hmong> 我伸出手同 Leo 碰了拳：“我们去那边看起来还得再带应急电源，不然或许照明都要成问题了。”

<玄武岩 Basalt> “1月3号凌晨断电……”我默默记下这个信息，露出个微笑，“嗯，做得不错。手电筒这类物品，我想事务局里都会常备的。”

<狮子座 Leo> “断了三天了，这可不是个好现象。那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玄武岩 Basalt> 我拿出车钥匙晃了晃：“早点完成任务，也就能早点逃离这风雪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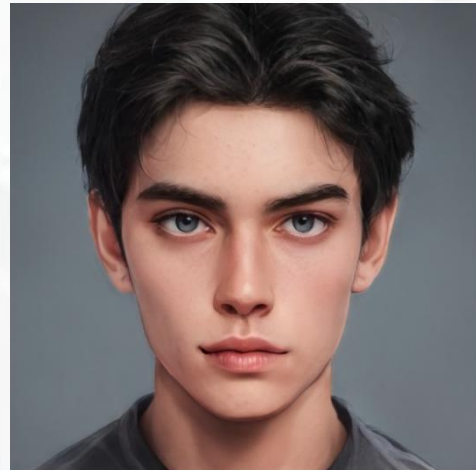
6, Jan, 2018

6:00 A.M.

Earl's Rent-a-Space, Lafontaine

<掌局者> 时间是早晨 6:00，离开那间散发着温暖腥臭味的拖车内部，拉方丹凛冽的风雪就再次环绕住你们。天已经蒙蒙亮了，所见的一切几乎都被冰雪覆盖。雪最深的地方，几乎能抵达 Basalt 的腰部。

停车场里此刻有轻微的喧哗声。你们注意到冲突发生的地方在不远处聚集着休息的电力工人那里，一位穿着深黑色防寒警服的年轻警员正与眼睛里泛着血丝的疲惫工人们争执。



“我会付给你们三倍的工资！”你们听到那个年轻人大声说，他的额头冒着细细的一层汗水，“我只想知道哪些住宅还在供电，这可关系到一场谋杀案。”

<掌局者> “得了吧，在这个天气，杀人犯也能冻死在雪里。”一位工人抽着烟嗤笑，“我们没时间陪你过家家。”

<玄武岩 Basalt> “谋杀案？”我示意了一下另外两人，“在能力范围内，我们或许可以为这位警员提供一些帮助？”

<赫蒙 Hmong> “这还真是惊人的降雪量了，又不是俄罗斯的土地上。”刚留心完降雪情况，听到争执后，我点了点头，“我想可以？我没问题。”

<狮子座 Leo> “听起来很有趣不是吗。”我眨了眨眼表示赞同。

<玄武岩 Basalt> 那我下车朝那位警员走过去：“听起来您要办的事干系重大，我想我能帮上忙。”

<狮子座 Leo> 我也跟着跳下车去，听听看那位警员所说的“谋杀案”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赫蒙 Hmong> 作为最后下车的人我带上了车门并确定没有任何车窗及车锁未被关闭后才跟在了两位队友的身后过去一起听听。

<掌局者> 年轻的警员和电力工人们争论无果后，看向唐突加入话题的你们，他微微皱眉：“你们有办法查询到拉方丹市的供电情况吗？”

<玄武岩 Basalt> “如果您想知道市内的供电情况，我们这里正好有对应的情报，”我朝车内打了个手势，向那位警员伸出手，“国民警卫队督察小组，您可以信任我的身份。”

<掌局者> “噢，你们是 FEMA 的人。”他显得很高兴，戴着厚厚手套的手和 Basalt 握了握：“埃利·菲拉格里，拉方丹市警局，普通巡警。”

<狮子座 Leo> “这么紧张的救援工作里，多谋杀案这个节支可不太好。”我轻笑附和道，顺带随手挥了挥示意工人们换一处休息，“能告诉我们具体情况吗？”

<玄武岩 Basalt> “菲拉格里，好的，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也有要事在身，所以还是不多废话了。上车吧，你想看哪里的供电情况？”我招招手示意他走到米尔斯的拖车这里来，一把拉开了车门，“虽然有点简陋，但这是我们被分配到的办公室。上任主人不太检点，我建议你不要到处乱碰。”

<掌局者> 那群电力工人听了 Leo 的指示，有说有笑地换了一处地方休息。菲拉格里一路走一路说到：“我昨天凌晨的时候在自动取款机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他点头，说话间寒冷的空气里泛起白雾，“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冻伤……只要能查出原委，警长一定无话可说。”他的表情非常坚定，似乎咬定了此事有蹊跷。

Leo 能够从他的表述中听出，这起案件并未正式立案，只是这个年轻警察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疑点中，看样子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干涉，他会采取一些不那么合法的手段收集线索。

<玄武岩 Basalt> “哦，你真是位有干劲的警员，警队里就该多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尸体的身份确认了吗？”我拍拍小伙子的肩膀，“Leo，麻烦你把之前那个程序调出来。”

<掌局者> “谢谢您。”他走进拖车以后拍了拍肩膀上的雪粒，眼神一下就定格在了米尔斯的电脑上。

<赫蒙 Hmong> “我记得如果是致死的四级冻伤是呈现暗灰色，死亡的话或许还能看到身上的水肿和水疱，尸体卷缩，尸斑也会呈现鲜红色。你是还发现到有异于这种情况的异样了吗？还是说这个人的衣着或者其他地方有不该出现冻伤的疑点？”

<狮子座 Leo> “听你的，队长。”我眨了眨右眼，活动了一下手指又再度把手摆上键盘，调出了程序。

<掌局者> “还无法确认，他的身上没有携带证件，连衣服都十分单薄，像是刚刚从室内走出来一样。”菲拉格里微微摇头，听了 Hmong 的话之后，他有些激动起来，“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判断为冻伤的流浪汉，而不是凶杀案受害者。尽管不至于像您说得那么严重，但他的身上有异常的淤伤，而那绝对不是单纯的寒冷所造成的……”

<赫蒙 Hmong> “有淤伤啊，面积很大吗？”我摸了摸软糖，尽管先前还在觉得它化工成分加的太多，但还是习惯有什么可以嚼嚼。

<掌局者> “在伤口附近都有一圈，面积不太大，但显然不是淤青。您想看看证据的话，我可以带您去停尸房检查那具尸体。”菲拉格里看了看亮起的电脑屏幕，又看了看你们几位明显比他头衔更高的“长官”：“请问我可以……？”

<玄武岩 Basalt> “这件事听上去十分诡异，我建议你不要独自冒进。现在雪灾这么大，调查也很困难，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恐怕是不够的，”我摇了摇头，“供电分布我们已经调出来了，请看吧。但我不明白，这和在自动取款亭里的死人有什么关系？”

<赫蒙 Hmong> “我想可以先看看尸体，如果它真如你说的有那么异样的话，毕竟夜晚温度骤降，如果到了-38℃人的大脑机制出现幻觉做出什么也是有可能的。”

<狮子座 Leo> “有干劲是好事哦，不过‘谋杀’这种案件确实可不能张口就来。”我托起下巴，掏出自己带的泡泡糖放进嘴里，“我也很好奇‘供电情况’、‘自动取款亭的死人’如何挂钩？”

<掌局者> “如果不是性命受到威胁，他怎么会这样的天气里从有暖气的地方跑出来？”菲拉格里摘下了手套，冻得有些泛红的手指粗略指了指电脑屏幕上的一处位置，“这是我们发现他的那个电话亭，而这附近……”他画出了一圈更大的范围。

Basalt 看过去，能够注意到距离电话亭最近的，有暖气供应的地方是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如果不是那里，至少也在那附近。

<玄武岩 Basalt> 我看一下那个位置和厄尔仓储相距大概多远。

<掌局者> 在这样的天气里，住宅区距离厄尔仓储所在的区域至少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

<赫蒙 Hmong> “喔，你的意思是他本可以及时到达有暖气的地方避灾，却被冻死在那里了？”我凑近过去看看他画出来的地方，“冻亡到来之前一般是有着从兴奋期到完全麻痹的一整段长时间，这么看确实是不太合理。”

<掌局者> “是的。”他似乎因为自己的猜疑终于得到了认可，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玄武岩 Basalt> “我承认这件案子的确有一些疑点，但还不到立案的程度，尤其在现在这种人力紧缺的情况下。菲拉格里警员，我想你可以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调查，”我弓起指节敲了敲桌面，“Leo，Hmong，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掌局者> “是的……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长官们的帮助。”他激动地朝你们行了一礼。

<狮子座 Leo> “啊——原来是找辅佐性证据吗。”我拍了拍自己的脸远离了屏幕，盯着菲拉格里，“那么供电情况你已经了解了，供电供暖确实在运作，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来侦破这场……凶杀案？”

<赫蒙 Hmong> “嘿，先生，稍微来颗糖果缓冲一下吧。”我将软糖放了一颗到他手上，自己也嚼了一颗，希望他能稍微捋捋自己的情绪，“这确实很有可能是大概率谋杀。”刚想继续讲，我看向了 Basalt，“好吧，确实是还有事要做…呃，如果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外出调查时携带多一点能快速发热的物品，还有必要的在下雪天不容易冻损的手枪型号——如果警局有的话。”

<掌局者> “唔……既然已经缩小了范围，那只要挨家挨户地询问，总能逐一排查到可疑的住户的。”他有些尴尬地清清嗓子，谢过了 Hmong 递来的软糖，顾忌着你们还是他的上级，倒也没有急着把软糖塞进嘴里，“在他们开门的时候找机会多看几眼，或者拿着证件进去逐一搜查一遍。”

<赫蒙 Hmong> “或许有机会你可以把尸体照片及尸检报告发送过来，我们有空闲时间看一眼帮着解决掉的话。”想想多少还是好奇了一下尸体，我将自己的其中一个手机号码给了这个警员，“感谢现代科技的便利。”

<狮子座 Leo> “这样啊——”我拖长了音，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家都

任务繁重，那么我们只能坚持继续做下去咯。”最后朝向 Basalt 点点头表示“我没问题了出发吧”。

<玄武岩 Basalt> “我希望你不要做出什么会让自己丢掉工作的事情。祝你好运，菲拉格里警员，” 看在这是个年轻有为的孩子的份上，我还是多提点了几句。虽然不是很赞成 Hmong 的行为，但如果不影响到工作，我也不介意顺手帮这孩子点小忙，“那么，Leo 和 Hmong，我们也该行动了。”

<掌局者> “谢谢您，不过这样的天气里信号可能时有时无……您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吗？我晚些时候可以当面将报告转交给您。” 他谢过了 Hmong

<赫蒙 Hmong> “当然可以。” 说完也感觉自己做的有些多余了，在听到 Basalt 的话后点了点头。

<玄武岩 Basalt> 我拉开拖车们示意所有人下车，然后再把门关好，和同伴们一起去找谭雅说的那辆老皮卡。

<掌局者> 菲拉格里匆匆谢过你们之后，戴好了手套和帽子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停车场。

<狮子座 Leo> 我很利落地跟上，确实也该回归正题了。

<赫蒙 Hmong> 我收起了软糖，从善如流地跟了上去。做的事太多余了的时候最好一句话也不要说，从斯宾塞长官训斥里学到的。

<掌局者> 旧皮卡车并不难找：毕竟停车场内留下来的车已经不多了。它的确旧得有些厉害，车头和车尾刮蹭掉的涂料都已经无人再为它修补，斑驳的外壳内部是简陋的内部装潢，深蓝色的椅垫上有一些经年累月留下来的污渍，后视镜上挂着一串小小的木头十字架。

<玄武岩 Basalt> “至少这车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脏东西，” 我探头打量了一番，“这里有人车技好吗？”

“冰雪天开车上路，还是很需要技术的。”

<赫蒙 Hmong> 我举高双手，示意自己不会开车，看向了 Leo。

<狮子座 Leo> “我想我的技术可以勉强一下？” 我蹦跶进驾驶座，很迅速地调节了一下座位到适合自己的高度，“这样的雪天，不追尾翻车就是胜利~”

<玄武岩 Basalt> “那就交给你了，出发吧。” 我把钥匙丢给 Leo，打开副驾驶坐了进去。

<狮子座 Leo> 我接过钥匙启动这辆旧皮卡，朝着仓储的方向驶去。

<赫蒙 Hmong> “加油啊，勇敢的大姐姐。” 借用了一下中国那边互联网的互动词汇，我拍了下 Leo 的肩头，随后坐回位置上系好安全带。

6, Jan, 2018

7:00 A.M.

Earl's Rent-a-Space, Lafontaine

<掌局者> 你们驾驶着这辆摇摇晃晃的漏风老皮卡车，穿过了小半个拉方丹市。随着时间推移，路上逐渐有零星的住户走出来清扫自家门前的积雪，它们厚厚地堆叠起来几乎有两人高。

在非居民区，几乎没有救援队在此活动，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聚焦在人们身上了。厄尔仓储是一片大范围的仓库区域，深色的仓库外墙上写着单元的数字，与反光的顶棚缀连起来，漫长地延伸向园区内部。园区的大门仍然紧锁，但另一根树枝已经将部分铁丝网栅栏压倒，从而允许任何人进入。在没有确定的编号情况下要在这里寻找遗失的物品是十分困难的，所幸你们已经知道 GB224 在失去联系前正存储于 0171 单元内部。

此外，在靠近外墙的位置，还设有园区的监控中心与对应单元的档案记录柜。

<玄武岩 Basalt> “先去监控中心还是先进仓库？”我利索地下车，围上卡拉给我的围巾，一边搓手一边询问同伴。

<赫蒙 Hmong>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查看一下园区的监控中心？如果里面还有应急电源可以使用的话，或者设备留存有电。”

<狮子座 Leo> 我仔细地打量起整个园区，把自己调整到专注工作的状态里。“那么监控中心两票。”我举手附和道。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搜寻检定：D100=86/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玄武岩 Basalt> 我忍俊不禁道：“好，那么服从大多数的意见，先去监控中心。”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警觉检定：D100=78/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殷文进行搜寻检定：D100=51/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正如你们所料，Basalt 发现周边的监控摄像头尽管因停电而失去作用，但似乎没有损坏。风暴中的一些记录可能还完好无损。

<渡边> 殷文进行信号情报检定：D100=40/25 失败。不利的战况。

<玄武岩 Basalt> “我们运气不错，这些摄像头没有损坏，应该还保留着一些记录。”我招了招手示意同伴们跟上，往监控中心的方向走去。

<狮子座 Leo> 白花花的雪天确实视野不太好啊，我无奈收回打量的目光，跟上 Basalt 前往监控中心。希望能有所发现吧。

<赫蒙 Hmong> “那真希望可以借着这个开头有个幸运大满贯。”这么说着，我也收回了目光，跟了上去。

<掌局者> 这是一处无人监管式的监控中心，看起来厄尔仓储的工作人员只是隔一段时间会来这里检查一次。由于园区的大门已经上了锁，这扇门仅仅只是合上了，而并未用其他复杂的手段进行加密。

<掌局者> 房间里有些闷热，自供电中断起，用于通风换气的排气扇就停止了工作。借着天色，你们能看到这里的屏幕一片漆黑，如果能接上小型蓄电池之类的东西，或许能让它们中的一部分重新开始工作。

<渡边> 殷文进行幸运检定：D100=8/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幸运检定：D100=83/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幸运检定：D100=48/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Hmong 和 Leo 下车的速度稍慢，但你们注意到在皮卡车的后座下方放着一块用布遮起来的小型蓄电池，它似乎被遗忘在这里很久了，没人注意到这里竟然还有一些可用的物资。

<赫蒙 Hmong> “看来没准真的可以大满贯，芜湖。”注意到后我立刻将小型蓄电池取下来，提在手上。

<狮子座 Leo> “那么看看监控中心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惊喜吧。”我捣腾起设备来，试图给它接上电源。

<掌局者> 你们将蓄电池与监控室的主机连接。在轻微的滴声过后，巨大的机箱开始嗡嗡地响起来。而监控屏幕也一个接一个地被点亮，一瞬间，蓝色的光芒映亮了昏暗的监控室。

蓄电池的电量还不足以让对应的监控摄像头恢复运行，但已经能够让你们从剩余的存储资料中找到你们需要的影像资料：0171 单元附近的监控断电前，

大约凌晨一点，一个黑乎乎的蒙面身影从围墙的缺口处进入园区。他一边行走，一边在抬头看。随后走出了监控范围，停留了半个小时，然后好像喝醉一般，又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玄武岩 Basalt> 我确认一下断电前的具体日期是几号：“我保守地猜测这个人是米尔斯。”

<赫蒙 Hmong> 我将自己的微型摄像机接续在设备上，然后将这份影像资料拷入了进去：“*May mắn luôn ở bên chúng ta.* 我觉得应该是，不过为什么看起来像是醉酒了一样，在这种天气醉酒可不是好事。”

<掌局者> 日期是 1 月 3 日

<玄武岩 Basalt> “之前的程序显示，厄尔仓储是在 1 月 3 日的凌晨 1 点 30 分断电的，监控看起来和我们查到的记录相符。”

<狮子座 Leo> “总不会是来这里找个能喝到大醉的地方吧。”我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两位的发言，“不是意外断电而已的话，事情就麻烦咯。”

<玄武岩 Basalt> “从围墙的缺口处进来，想必不是要做什么光明正大的勾当，他做的事或许和 GB224 失联有关。具体怎么回事，我们还得去仓库里查看了。”看到 Hmong 拷贝好了资料，我赞许地点点头。

<狮子座 Leo> “那再多找找线索，我们最好还是赶着白天回到公用事业局才行。”我点了点头说道，“夜里环境只会更严酷。”

<赫蒙 Hmong> “进去查看的确是最好的方式，不过既然能让人就这样失去联系了或许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好防备，以免出现意外。”我将资料拷贝好后飞快地又拍摄了两张这里的现状，随后点了点头，环视了一下这里还有没有其它的可用信息内容。

<掌局者> 看起来在监控室内并没有其他能探查到的内容了，这里留下来的只有密密麻麻的屏幕而已。

<玄武岩 Basalt> 那么等 Hmong 处理完毕，我率先拎起蓄电池，朝仓库走去。

<赫蒙 Hmong> 拷贝和照片都确认无误后，我将微型摄像机收了起来，提前做防备将轻型手枪与电击器都放在最容易取出的位置，随后也跟了上去。

<狮子座 Leo> 我跟在 Basalt 后面，揣好我携带着的热兵器。

<掌局者> 来到 0171 单元，你们看到一根茂盛地长到上方的巨大树枝在冰雪的

重压下断裂，压塌了墙壁和天花板。地面因此而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积雪里面的一切都散落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箱子、塑料证据袋和冰冷的木头中：那是一团完全无法看出头绪的杂物，包括黑色的垃圾袋、黄色的文件盒和标签不清的证据牌等。其内的安全系统——一个插进电源的运动传感器，外接了一条电话线——如今已是一团被砸碎的残骸。

比破损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单元内一角的雪地里发现的脚印。脚印看上去来自不久以前，且旁边还有一堆冻僵的血腥呕吐物。

<玄武岩 Basalt> 我皱起眉，戴着手套的手小心地摸索起那堆杂物：“小心一些。先找找有没有什么证物吧。如果有必要，这堆呕吐物也得提取一点儿找人分析。”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4

<掌局者> Basalt 在杂物中翻找，于一堆冻得有些发硬的积雪下发现了一个木盒。这个巨大九面体盒子是一个用某种不知名的硬木雕刻而成的拼图盒。他摸索到了其上的一个隐藏的锁扣，而当锁扣被勾动后，其中一个面板“咔”地一声打开，露出里面一个较小的九面体。

这也是一个拼图盒。一共有八个嵌套的拼图盒。第八个勉强只有三厘米宽，似乎就无法像外壳一样轻易地解开了。

<玄武岩 Basalt> “呃……这是什么智力玩具吗？”我挠了挠头，“放在这里，又设计得这么精巧，应该和任务有点关系吧。或许你们谁想试试？”

<狮子座 Leo> 我谨慎地接近单元内的一切，目光移到了运动传感器的残骸上：

“这就是那个警报器吧……”我能尝试辨认一下是什么样的打击破坏了它吗。

<掌局者> Leo 检查了一下那个传感器：外壳显示出它是被外来的压力在一瞬间打破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这个捅穿了仓库顶棚的巨大树枝。

<赫蒙 Hmong> “我看看，这种东西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我凑过来看看这个木盒究竟是怎么回事，出于担忧我不太敢直接接触，干脆拿自己的匕首把柄去碰。

<掌局者> 它被 Hmong 的匕首柄戳了一下，翻了个个儿：就像所有的普通装饰盒那样，但不知为何……在持续摆弄这个有着异样结构的木盒时，让人隐约觉得不适感无力感涌上心头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7/75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5。光学显示器故

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殷文进行神秘学-20 检定：D100=11/10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狮子座 Leo> “砸坏啊……”我抬头看了眼歪倒的树枝，“那么警报器 1 月 2 日报告的入侵对象是这位树先生了。这样的话，1 月 3 号断电和那位来访者又是怎么回事？”

<掌局者> 木盒上的纹路绞拧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令人目眩神迷的漩涡……它搅得人大脑一阵阵地发晕。

打开它。

打开它。

open it

ooooo

opennnnn——

打开它！

Hmong 竭尽全力才摆脱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渴望。

<渡边> 殷文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6=2（毅力-2）

<玄武岩 Basalt> “Hmong，你没事吧？”我注意到他的不对劲，关心地问道，“这盒子是不是有什么古怪？要不还是给我拿着吧。”

<赫蒙 Hmong> “不能打开它，收起来！”摆脱这个情况后我飞快将之前被打开的扣锁扣好，将匕首收了起来，随后摸了摸身上的软糖扔了一颗咀嚼试图让自己缓慢平静下来，“这不是好东西，扣锁得扣好。”

<玄武岩 Basalt> “好吧，看来是个危险的玩意儿，也不能就把它放在这里，之后带回去上交吧。”我拿过盒子放在一旁，继续搜寻。

<狮子座 Leo> “哇哦哇哦怎么了？小心点。”我这才把注意力转向同伴们，“不过确实，我觉得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要谨慎对待才行，收起来吧。”

<掌局者> Basalt 在一个用塑封袋包好的资料里看到了一沓档案。这些是一个名叫阿伯纳·莱博维兹的人留下的档案，大部分是地图。这些地图似乎是 1910 年到 1924 年芝加哥斯托克菲尔德区的年度调查。

要详细阅读它们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玄武岩 Basalt> 我粗略地查看一下，看看这些资料和这次任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放回去。

<狮子座 Leo> 我试探性地地上前，也尝试在这堆我认定的危险品里找些存在可能性微弱的线索。

<渡边> 狮子座 Leo 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1

<赫蒙 Hmong> 尽管刚刚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不对头，好吧，正如赛特老师的那种情况，要是他在这没准真就开开了，自己可没这么大胆。剩下应该不会再有奇怪的东西了吧，Nào.

我这么想着，也尝试着翻翻。

<渡边> 殷文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7

<掌局者> 阿伯纳·莱博维兹似乎是一名制图师，资料里大部分都是地图之类的东西，Basalt 看不出这和你们这次任务的目标有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或许也很难查明。

<玄武岩 Basalt> 那我把这些放下，去研究一边的脚印，再拿根树枝扒拉一下那堆呕吐物试试。

<掌局者> Leo 在一堆乱七八糟弯曲的铁丝中找到了一个被遮挡住的木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体模型的头部，它的头盖骨上插着一把斧头，底座周围有烧焦的痕迹，而它的表面还有诸如劈砍和刀刻留下的划痕。可以看出，除了明显的试图破坏这东西的痕迹外，唯一的使用过工具的痕迹就是用油漆画得很粗糙的眼睛和歪斜的笑容……好像这颗头颅并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长成了现在的形状。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4/90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9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Hmong 在四散的杂物中，找到了一系列真空密封的玻璃纸包装着奇怪的肉块，加起来足足有整整一盒之多。这些东西，哪怕曾经是活物，现在也早已因年岁的久远而死去了，颜色灰暗。每一个都有拳头大小，看起来都是肿瘤。

<掌局者> Basalt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去翻找那堆呕吐物：里面的东西倒是正常不少，有一些残留下来的黄色硬块，看起来像是冻僵了的，没来得及消化的速食通心粉

<赫蒙 Hmong> 我简单检查一下这个真空袋有没有出现破损情况，看看它们的大小需要什么才能放置好存放起来。

<掌局者> 真空袋仍然处于密封完好的状态，只要随手在这里找一个空箱子就能把它们一股脑地扔进去。

<赫蒙 Hmong> “有谁能看看这个吗？”我稍微招呼了一下 Basalt 和 Leo，对自己贫瘠的知识不抱希望，寄托在伙伴的身上了。

<渡边> 殷文进行人类学检定：D100=58/4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殷文进行神秘学检定：D100=56/3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狮子座 Leo> “……多么前沿的艺术。”我吐了吐舌头把木雕随手放在一边，“还好我们的任务是查明情况而不是回收。总感觉这样的意外事故会导致一些很不好的事件，你们知道我在暗示哪部电影吧。”

<玄武岩 Basalt> “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才会吐成这样……”我站起身四处巡视，“呃……我不懂这些，你们都还好吗？这里看上去放着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什么关于 GB224 的线索。”

<狮子座 Leo> “嗯？让我瞧瞧。”我凑过来观察观察 Hmong 发现的藏品。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法证学检定：D100=25/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赫蒙 Hmong> 看 Leo 已经在看了，我继续在一旁巴拉巴拉，好奇心就是这么的该死。

<掌局者> Leo 接过了袋子，看到血腥而毫无道理的细胞组合：牙齿和头发位于血管的尽头，血管又被肌肉组织从中穿过；每一个肉块都被一个骨骼结构固定在了一个僵硬的形状上。它甚至没有关节，是一堆怪异的，对人体结构进行拙劣模仿的肉块。

<掌局者> Hmong 在明黄色的塑料袋中找到了一个用于旋转式手摇油印机的金属滚筒，上面有一些反着印的法语文字，还有一些图片。

<赫蒙 Hmong> 我简单地看看图片，法语，法语刚刚好不在我的学习范围内，真遗憾，有机会下次一定学学传说中分了雌雄的浪漫语言。

<狮子座 Leo> “……组织的东西果然我们还是不深思比较好。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意识到这堆肉块多么地反人体构造后我低声说道，“看样子再深

人下去也只是了解 GB224 过去的珍藏，对于调查目前发生的事件没有帮助，我同意进入下一个环节。”

<掌局者> 此刻是早晨 8:15，天色大亮，天空中又洋洋洒洒地落下了细雪。你们面对着这一堆或古怪或猎奇的东西，一时间思绪纷乱……或许那个最初来检查 GB224 的人能为你们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斯基普·米尔斯，他的住址应当很容易就能从谭雅的口中得知。

<玄武岩 Basalt> “嗯……感觉收获不大啊……”我拿个证物袋，敲一点呕吐物的样本下来保存好，“要回事务局吗，说不定还能拜托那个小警员找人帮我们分析一下样本。”

总之我先掏出电话来看看有没有信号。

<赫蒙 Hmong> “我赞成，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看一眼这堆东西究竟都有什么，而且放在这似乎也不太好，尤其是最开始您找到的那个盒子。”说着我一边翻找，一边拿出手机也看看信号。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幸运检定：D100=96/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殷文进行幸运检定：D100=97/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狮子座 Leo> “诶，不错的想法。仓库找完了，接下来也该问问负责人了，虽然他的状况估计堪忧吧。以及，还可以找个高点的地方试试信号。”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单元外，掏出手机再次看看信号。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幸运检定：D100=69/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空白，空白，空白。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手机能拨出电话，听筒里面连忙音都没有。在空旷的仓储园区，你们感到自己如同与世隔绝那样无力。

<玄武岩 Basalt> “哎，这大雪天的，还真是麻烦，看来只能费劲开车跑一趟了……”我看了看同伴们，“大家的手机都没信号吗？”

<狮子座 Leo> “抱歉啊，让队长失望了。”我靠着门边耸了耸肩

<赫蒙 Hmong> 该死的暴雪和穿透力极差的信号覆盖！我收起了手机，同样摇了摇头。

<玄武岩 Basalt> “嗨，说什么呢，都是这破天气惹的祸，”我摆摆手，呃，不过什么时候开始 Leo 也管我叫队长了？算了，好像他们都默认了，我也不好再反对，“那我们回一趟事务局吧，得辛苦 Leo 开车了。”

<狮子座 Leo> 我晃了晃脑袋回应 Basalt 道：“说得也是，那么就返程吧。这冷天可真是难待。”

<玄武岩 Basalt> 我点点头，把那袋恶心的样本多裹了几层后就回到了那辆破皮卡上。

<赫蒙 Hmong> 算了，知道的越多催生自己的求知欲并不是好事，如果哪天求知欲大到压过了想保护和抗争的，那就出事了。说着看向了之前被自己扣锁上的那个盒子，这个东西那么轻易就被 Basalt 打开了，如果有其他人进入打开那就真的大事不妙了，我将盒子和那个奇怪的滚筒一起放好，装入夹层，有人看管后上交总比都在这等着危险发送好，当然太危险的例如那包可疑的肉块还是交给上头自己解决吧。

“队长和 Leo 都这么说了，走吧。”

6, Jan, 2018

9:15 A.M.

City Utilities, Lafontaine

<掌局者> 在再度纷纷扬扬的雪下起来的时候，你们再次蜷缩在旧皮卡车上，颠簸着返回公共事业局中心。厄尔仓储似乎并没有带给你们太多可用的信息，一股沮丧和茫然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但好在作为 FEMA 的督查组，还是有人需要你们的。当你们的车驶回停车场时，谭雅正站在拖车外等待你们，她手里拿着一叠待签字的文件：“你们回来得真快，”她说，“这些是物资调用的许可，我们需要更高级别的人在文件上签名才能正当地分发今天抵达拉方丹的物资……米尔斯先生不在，这里只能由各位担起这个责任了。”

<玄武岩 Basalt> 呃，我倒是不知道组织有没有给我们这个权限啦……总之直接盖章应该没问题的吧，谭雅看上去挺靠谱的。

我爬进拖车翻找出米尔斯的公章，快准狠地给这叠文件上都敲了章：“这样可以吗，谭雅？”

<赫蒙 Hmong> 盖章签字这种问题就一律交给长官就好，队长同理，我后退一步跟 Leo 站到一起。

<掌局者> 谭雅略微挑眉：毕竟签名是最快的办法。但用米尔斯的公章这一举动显然也无懈可击，她点头谢过你们，转身欲离去。

<狮子座 Leo> “小姐稍等，”我微笑着拍了拍谭雅的肩膀，“谭雅小姐应该知道米尔斯先生的住址？实不相瞒，虽然我们现在明面上级别可能够，但是对于城市的实际情况还是了解甚少，非常希望米尔斯先生能稍微为我们说明一下工作情况。”

<掌局者> “我以为防冻救灾的工作大体上区别不大？”谭雅疑惑，但她还是很爽快地将斯基普·米尔斯的家庭住址告诉了你们，你们意识到这个地址距市公用事业局有几英里，但好在此时逐渐上升的温度使得冰雪融化了不少，因此驾车只需要大约 40 分钟左右。

“希望他的身体恢复得还好，”谭雅有些忧虑，“这里的工作还是少不

了米尔斯先生……啊，不是说各位不好的意思，只是，我们毕竟一起工作的时间更久一些。”

<玄武岩 Basalt> “当然，当然，我们不会介意的。米尔斯先生平时想必是个工作挺勤恳的人吧？”我爽朗地挥了挥手。

<掌局者> “是的，通常来说，他并不会缺席这么久。”

<赫蒙 Hmong> “毕竟人年岁上来身体免疫力就大不如前了，可以理解。没准好好休息过后回来状态会更好。”

<狮子座 Leo> “那还真糟。”我用安慰的语气开口，“我们会把慰问带到的，相信米尔斯先生也是心系城市的总管。”

<玄武岩 Basalt> “希望他没事。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想来你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朝谭雅点了点头。

<掌局者> 谭雅拘谨地对你们道了声谢谢，随后就又急匆匆地返回了事业局大厅。

<玄武岩 Basalt> 我把样本丢到拖车里的办公桌上，再试试看手机有没有信号。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幸运检定：D100=1/5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掌局者> 或许是因为温度上升了一些，手机的信号也缓缓复苏了。Basalt 回到拖车内再度查看时，发现信号不仅有，甚至此刻还是满格！

<赫蒙 Hmong> 但愿是真的没事，在去过仓储后对于没有上班的米尔斯有了一点同情，没准这个倒霉鬼那天去了打开了什么呢？我耸了耸肩，在拖车里吃起了饼干，顺手还给 Leo 扔了一块过去。

<玄武岩 Basalt> “哦哦，有信号了！”我赶紧招呼其他几个人过来，“Leo，你之前说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现在可以打了。”

<狮子座 Leo> “有信号了？真是好消息。”我晃了晃胳膊尝试放松，顺带接住了 Hmong 丢过来的饼干。将饼干丢进嘴里后拿出笔记本报上数字：“691-4562。”

<赫蒙 Hmong> “三府保佑，幸运的队长！”听到 Basalt 的话我也凑了过来，顺手摸了摸嘴巴边上的饼干屑。

<玄武岩 Basalt> “很好。”我稍微有些激动地输入了号码——谁能想到在 2018 年手机信号还会成为奢侈品呢？总之，输入完毕，按下拨号键。

<狮子座 Leo> 接着我收起笔记本，把谭雅说的地址在地图圈出，构想好行车路

线后等待队长能不能在电话里获得点线索。

<掌局者> 电话没过多久就被对面的人接通了。你们听出来这是个中年男性的声音：“‘原始森林’欢迎您的致电，天啊在这个天气里居然还有人能打通电话（小声嘀咕），不巧的是我们这儿没什么货了，如果您愿意等的话，可以留下需要的商品类型，以及您的姓名和住址，我们在暴风雪停止后会为您送上门。”

<赫蒙 Hmong> ？这是什么情况，我茫然地看向 Basalt 的手机。

<玄武岩 Basalt> “呃……斯基普·米尔斯……”我犹豫了一下，报出了谭雅之前告诉过我们的地址，试探地等待电话对面的反应。

<掌局者> “噢，米尔斯先生，您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是生病了吗？”那个男人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几度，听起来有些兴奋，“还是说您上次买的那些东西您都试过了？听听您这声音都哑了，想必肯定是和我说的一样刺激吧。新款震动棒开发屁股的感觉绝对不容错过。您还想订购新的？只是我们这儿的库存前几天都被您买光了，等到暴风雪稍微好一些，我们再送一批给您。”

<玄武岩 Basalt> “呃，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我一时间被这刺激的内容惊得有些不知道说什么，直接呛了起来，顺着他的话假装自己是纵欲过度虚弱不堪的米尔斯……不得不说这么做真的挺尴尬的，我实在是不懂这个状态下的男人是什么样，幸好隔着电话对方应该听不太清……而且对面似乎也挺会自己脑补的……“是，是啊。这个，确实，确实挺刺激的，所以，所以我才打电话来嘛。哈哈，哈哈，你这儿，有什么新品，我还想，还想等身体恢复之后，再试试看啊……”

<赫蒙 Hmong> 我抽着嘴角远离了一下话筒，虽然知道了这个拖车主人基本就是老色批一个，但是开发屁股这种就算了，为了出任务学会直肠藏物已经是极限了，普通人还真是毫不吝啬对自己身体的秘密研究啊，这么想赛特老师会不会已经尝试过了？思绪一下子发散出去了，差点还往奇怪的方向去了。很快我就被 Basalt 的话又震了回来，牺牲巨大啊，队长……

<掌局者> “噢噢！断网前我看到现在最流行的还有电击跳蛋啊，保证把您三个点都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当然还有全身皮衣以及拘束服，还有手铐和肛塞一类的玩意儿，我听说现在都发明出了尾巴能动的肛塞啦，如果您感兴趣，我过阵子给您搞一条去。”店主滔滔不绝

<狮子座 Leo> 我还在一旁嚼着我的饼干，在知道电脑里的那些浏览记录后我对

电话内容也有了个大致的猜想，现在看队长反应那么大估计是中了。但是 Basalt 接下来的话属实是让我没有绷住笑意，只得捂着嘴强忍着看好戏了。

<赫蒙 Hmong> 跳蛋，振动尾巴，妈妈啊，这是我可以在任务时听到的东西吗？原本还想找 Leo 小小吐槽结果看到人在那边捂着嘴憋笑，及时刹车住了倾诉欲望，女人某种意义上也挺恐怖的…

<玄武岩 Basalt> 虽然不应该过多打探别人的隐私，不过米尔斯染上奇怪的性癖好像是最近的事情，说不定和任务有关，只能……忍辱负重地调查一下了……究竟是什么事，会把人突然变成重口味色情狂啊？希尔这次还真是给我们找了个好差事……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迎着两个队友揶揄的眼神回复道：“好，好啊，听上去都挺不错的，等雪灾过去之后我再联系你吧。说起来，我第一次找你买的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呃，保修是几天？现在还能保修不？”

<掌局者> “一年内都可以保修的。您看看发票，您 1 月 3 日中午来买的东西，保修期还长着呢，只是这些用品，一经售出恕不退换……您应该也不想用着别人可能用过的指套摸自己后门吧。”店主笑呵呵地说。

<狮子座 Leo> 我看 Hmong 似乎要过来却半路刹住后，没忍住站起来用手肘顶了顶他，开玩笑地咬耳朵道：“Basalt 队长的表情这么精彩，你不来拍一张吗？”

<赫蒙 Hmong> “哈哈，你说得，说得对啊。”我几乎是下意识听了 Leo 的话用微型摄像机拍了一张下来。

<玄武岩 Basalt> “行……行，我知道了。那就……雪灾之后再联系。祝您，祝您生意兴隆哈……哈哈。”看到 Leo 的表情，我横了一个凶狠的眼神过去。

<掌局者> 老板回了一句祝您探索自己的身体愉快，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玄武岩 Basalt> 挂掉电话后我走过去无奈地敲了两下桌子：“干什么呢，别动这些歪脑筋，赶紧干活。”

<狮子座 Leo> “噗哈哈哈哈哈哈！”我被这么一瞪更加忍不住了，还好电话也及时挂掉了。“没有没有，不敢不敢。谢谢 Basalt 为任务作出的……重大牺牲！来，让我们去看看米尔斯先生有没有在自己家里玩坏掉。”说着我就跳下了拖车往皮卡快步走去。

<赫蒙 Hmong> 拍下来后才回神，像是在斯宾塞长官面前犯了错那样光速收起了摄像机，可能神经也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就像对着长官偶尔犯贱了那样脱口而出

一句：“当然没有长官，关于这种独特的性爱对话我们一定会努力删除脑内记忆，就是，您辛苦了，您了解可真多。”

<玄武岩 Basalt> “……”这种俏皮话，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回应比较好。希尔这找的都是什么人啊。我叹了口气，弓起指节敲了敲自己的手心，“1月3号还真是发生了不少事儿。米尔斯是遭遇了什么才……突然，突然开发了那种癖好呢……我可不想拜访他的时候看见他做出什么不雅的举止……”

<赫蒙 Hmong> “Leo 你了解的可也真多，你看起来对这种话题怎么这么兴奋……”犯贱完不敢看 Basalt 的表情，我转而小声吐槽 Leo。

<玄武岩 Basalt> 我是真没想到出组织的任务还能受到这种惊吓，希尔是不是没有考虑过一个老兵还能在这方面遭受到精神摧残？倒不是说陆战队的那帮老油条就不开黄腔了，但也不是这种……我摇了摇头，看见 Leo 已经去发动车子，就跟在后面也朝皮卡走去。

<狮子座 Leo> “啊？这怎么能叫兴奋。”我反而一脸疑惑地转头看向了 Hmong，歪头，“人生不能避免的只有生死和性爱。只是把相对‘隐蔽’一点的话题摆到大家的台面上来，总能收获非常非常有趣的反应。”我咯咯笑道，坐进了驾驶座。

<掌局者> 在这段短短的休整后，你们依次跳上那辆破旧的皮卡车，向着米尔斯的家驶去。

6, Jan, 2018

10:05 A.M.

Skip Mills' House, Lafontaine

<掌局者> 斯基普·米尔斯的房子位于一个破旧的灰色街区，距市公用事业局几英里。街区的住户稀少，许多屋子沿街标示上都贴着：“因前任屋主欠款而待售”的字样。而其他没有此标示的住宅，也都正忙于从风暴中恢复。

来到米尔斯的家门前，没有人应门。窗户从内侧贴上了旧报纸。里面大声地播放着悠扬的爵士乐。周围有一种奇怪的臭味，即使在寒冷的空气中也能闻到。

<玄武岩 Basalt> 我仔细辨认一下是和拖车内一样的精液味道还是尸体类的腐烂味道。

<赫蒙 Hmong> “好吧，你说得对。”我耸了耸肩，“唯有性爱和死亡，或许还可以加上求知欲，这些东西基本都绕不开好奇心，该死的好奇心总能让人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

<掌局者> Basalt 察觉，空气中似乎不只是这两种臭味，还有别的异样的臭味混杂在一起。

<玄武岩 Basalt> “那就容我提醒一下，干这行最不需要的就是好奇心，”我皱起眉，“屋内情况似乎有点复杂，你们小心一点。”

然后抬手大力地敲了敲门，并且高声询问：“米尔斯先生，您在家吗？”

<赫蒙 Hmong> 我不敢说话，从赛特老师手里出来的自己最不缺的也就是好奇心，也就是现在还被压制着，吞了吞口水稍微躲到 Leo 身后，Basalt 给人的压力实在是太像上级了。

<狮子座 Leo>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真不详的臭味，还有音乐。我估计无论屋里的状况多么糟糕我都不会太意外了。

<掌局者> 门没有锁，Basalt 很轻易地就能将门推开：

无论是谁，见了眼前这令人作呕的肉体祭，再坚强的心志也会不由得动摇一瞬：墙上贴满了各种风格的色情图片，有些是从网上打印的，有些是从购买的杂志上剪下的。大张着腿，毫不掩饰展露着隐私部位的女性、男性，有老有少。

沙发上，地毯上，以及窗帘上，任何能够被人摩擦，将人包裹的东西，其上都黏着一层已经干涸了的白色体液。

电视机和电脑屏幕都在显示着污秽的信息，在爵士乐的掩盖下，电脑里正播放着一个纤弱的少女被一只大狗按压着强奸的场景。家里弥漫着浓烈的有机物腐烂气味，暖气被调到了最高。

<玄武岩 Basalt> “操，”我下意识地骂了一句，然后二度提高了音量，“米尔斯——”

<赫蒙 Hmong> “这还真是虎狼到了一个极致了，我是说，他不会肾虚吗？”

<狮子座 Leo> “我得说，他能做到这个地步也已经是超越希腊神话的级别了。”

<赫蒙 Hmong> “究竟是得吃多少万艾可和勃金，老天，没射到出血而亡我相信一定是奇迹。”听到 Leo 的话，我正色到，“希腊神话的神可不会肾虚，他们那是永动机。”

<掌局者> 听到你们的谈话，一阵虚浮的脚步声从两间卧室的其中一间咚咚地传出来。门被猛地一下撞开，你们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中年男人，他的脸上浮现着一层青白色的阴翳，表情痛苦不堪。他的阳具以毫不掩饰的姿态怒挺着，其上甚至还捆绑了一圈细细的绳子，将那个可怜的器官勒成了紫红色，末端渗出乳白色的体液，一丝一缕地滴落下来。

他看见你们，惊恐痛苦地睁大双眼，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随后，一根滴着橙色黏液的灰色长管，伴随着模糊的一声惊叫，从他的喉咙里冒了出来，顶端是四方形的，如同虫一样大张着的口器，四根锯齿状的骨针环绕着那根长管。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1/75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4。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2/80 失败，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1D4=1 点，当前剩余 7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2/90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9。光学显

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敏捷检定：D100=55/6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敏捷检定：D100=4/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Basalt 的回合，请宣言行动

<玄武岩 Basalt> 我掏出枪瞄准那个口器射击，顺便大吼：“戒备！”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D100=75/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10

<掌局者> Basalt 的子弹击中了这具散发着臭味的赤裸身躯，米尔斯的喉咙里发出几声模糊的尖叫，他身体多处中弹，瘫倒在了地上，无力地抽搐着，血液汩汩地从伤口处流淌出来……他还有一口气。那个从他嘴里伸出来的长长器官在血泊中挣扎。

<玄武岩 Basalt> “没事了。”我跟身后的二人打了个手势，走过去对准那个血泊中的诡异器官连开几枪，确保它不再动弹。

<狮子座 Leo> “好枪法。”我刚架好的枪似乎没有开火的必要了，我警戒着进入室内，提防着那诡异的器官。

<赫蒙 Hmong> 看 Basalt 果断开枪，暗自感叹不愧是队长，经验丰富，只是对于来路不明的器官尚且心有余悸，果然下次事先组装好霰弹枪吧。这么想着，我握紧了手枪谨慎过去

<掌局者> 枪响过后，那根器官似乎也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安静地躺在这一地狼藉中不再动弹了。而米尔斯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失去了意识，倒在一滩猩红色与橙色粘液的混合物当中。

<玄武岩 Basalt> 踩在精液上的感觉可不算好。我强忍着恶心，确认了那器官已经彻底死亡，开始检查起米尔斯的家里。本来还想问问话，看米尔斯这副样子最好还是先接受治疗吧，身心双重的。

<掌局者> 在最初的枪响声过后，屋里的爵士乐重新与电脑里的色情片声音混合起来，缓缓地飘扬在屋子中。屋外，雪已经再次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尽管这片

街区上，邻居们并不太关心彼此的生活，但开枪的动静或许还是能引起不少好事者的注意的。

这栋充斥着肉欲与凌虐图片的屋子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一层小屋，米尔斯先前是从自己的卧室中冲出来的，而在他隔壁，还另有一间卧室。让人几乎要窒息的腐臭味从那扇虚掩的门中飘出。

<赫蒙 Hmong> 我握紧了自己的枪，谨慎地顺着腐臭味去打开另一扇门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

<掌局者> Leo 环顾四周，能够意识到米尔斯并不完全地耽溺在这些可怕如同地狱般的色情场景里，更像是在通过这些图片和影像竭力地压制着什么扭曲的冲动：但显然结果并不是很有效。

<玄武岩 Basalt> 我在屋内小心地检查一圈，看有没有其他人或者生物，以及可疑物品的存在。

<狮子座 Leo> “我不是没有和性犯罪者打过交道。”我在房间里打量着，和同事分享起看法，“把欲望倾泻到如此病态的地步还是不多见的。我是指……不把这些倾泻到实在的人身上，或许已经费了不少力气吧，我猜测。毕竟交配繁衍，是两个对象的事情。如果更多的强奸犯和变态学学米尔斯的话，世界会美好不少……大概。”

<赫蒙 Hmong> “这么看他的意志力也算是男人中的战斗机了，只是房间还有怪味，我想这学学米尔斯这个我暂时持保留态度？”

<掌局者> 跨过斯基普·米尔斯狼藉而扭曲的尸体，Basalt 与 Leo 注意到壁炉上摆放着一张不那么变态的照片：甚至能算得上是温馨。米尔斯和一位看上去像是他母亲的年迈女性的合影，两个人都笑得很温馨。

Hmong 推开那扇虚掩的门……看到了几乎喷满了四壁的橙色黏液与血液，而这些液体的来源正是床上那具被掏空了躯壳的女性尸体：她有一头上了年纪老人独有的白发，浅色的家居服被染成了肮脏乌黑的一团。肚腹被剖开，黑红色凝固的内脏和血块散落各处，她的双腿大张着，在下体部位仍然有可疑的精液痕迹与明显在死后受到凌虐的迹象，肛门和子宫完全地从内部被掏出后脱垂在身体外侧，像是鼓起的两个沉重袋子。

血淋淋的手印——看起来隐约是灵长类动物，但不是人类——以及爪

痕，从她的床延伸到墙壁上，最后到达天花板上撕开的一个洞，冰冷的空气从那里倒灌进来，很明显有什么东西从这里逃往了室外……躲藏进了冰天雪地的拉方丹市

<玄武岩 Basalt> “那个东西……留下手印的东西……”我面色凝重，“它逃走了，这可不妙。”

<赫蒙 Hmong> “你看，我就说持保留态度，如果强奸犯真的都向米尔斯学习这个世界还真是够有西班牙色彩的。”我皱着眉，对中老年都下得去手这已经超越百分之八十的性犯罪变态了，何况还有什么逃了，“往拉方丹市去了，接下来怎么办，队长？”

<掌局者> Leo 能看出这具遗体上的伤口绝非正常。米尔斯太太身上的撕裂伤，似乎是来自她的体内。她的真皮层呈现像鸡蛋一样的硬壳，这也非常不自然，就好像她在被掏空前就已经完全被火化了一样。

<狮子座 Leo> 随着 Hmong 开门的动作往屋内看的时候我心生后悔：“当我没说。看样子米尔斯先生的意志没那么强韧，高估他了。”

<赫蒙 Hmong> “对自己的老妈还能到这种非人类境界，逃出去的这个东西如果能刺激人类的交配欲望那我想，哦，我是说，它是不是在传播自己的种子？”

<玄武岩 Basalt> “先试着把米尔斯弄醒吧，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获得什么线索。如果不行，再查查附近的监控赌赌运气，”我收起枪叹了口气，“这也不知道是那个生物还是米尔斯自己做的，又或者是它操纵了米尔斯……不论如何，这都太变态了。那个生物很危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

<狮子座 Leo> 我打量着尸体的同时发言：“……这可是太过超常了。我的意思是，看起来是什么东西从这位可怜的婆婆体内钻出来了一样。我相信飞出去的不可能是什么童话小仙女，确实要早点找到那个危险的东西。”

<赫蒙 Hmong> “逃出去的只怕是‘狼外婆’吧，如果这种东西播种速度足够快那真的是大麻烦了。”

<玄武岩 Basalt> “出了这种情况，救护车和警车也不知道叫哪辆好……或许都得打个电话。前提是暴露那个诡异生物的信息……”组织的活实在有够麻烦，我头疼地翻找起米尔斯家里的急救包。

<狮子座 Leo> “是啊，更大的问题是怎么瞒过去，推脱到某个变态杀人犯也解

释不了房间里发生的一切。”我扫视完整个房间后谨慎地上前查看米尔斯太太的尸体。

<掌局者> Basalt 在屋子内四处翻找，终于在跨过米尔斯房间里那堆乱七八糟的塑料外壳情趣玩具之后，在卫生间的镜子后找到了一小包用于个人急救的酒精与药棉，还有止痛药、抗生素等家用的药品。

<玄武岩 Basalt> “好吧，希望这些玩意能派上点用场。”我拿着酒精和棉花，简单清理了一下米尔斯身上的脏污，再聊胜于无地替他堵上了我刚刚打出的那几个枪眼儿，最后把各种药片和水往他嘴里灌进去。

<赫蒙 Hmong> “我觉得麻烦的是枪声过后如果附近有人报警，被警局的人看到我们麻烦会更大，毕竟如果没有证人甩锅到暴虐杀人犯也可以，然而不幸的是谭雅也知道我们来了，试着伪装现场当做我们到来后驱赶了占据在米尔斯先生家的严重性监禁犯罪者我觉得没准也可行。”

<掌局者> 距离拉近之后，那股腐败的味道和未知的橙色黏液混杂在一起散发出的阵阵恶臭让人几欲呕吐。一个人究竟要如何才能被从内而外地被撕成碎片？

Leo 感到有些晕眩，但她确在残留下来的肉块上看到了一些似乎是被米尔斯嘴里那个东西所刺伤留下的四尖刺状伤口，以及一些离奇的大片淤青——现在它们在皮下呈现出橙色与暗红色混杂起来的诡异状态。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4/89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急救+20 检定：D100=64/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2

<掌局者> Basalt 的处理聊胜于无，但或许是因为枪眼暂且被堵上了，米尔斯的状态看上去勉强还算不错：至少不会因为全身多处中弹而导致截肢。

<玄武岩 Basalt> “呃，行吧，虽然看上去问不了话，但至少也算做了点好事，”我拍拍手把急救用品放到一边，走到卧室和另外两人汇合，“一步一步来吧，先调查，再考虑扫尾的事宜。怎么样，有发现吗？”

<狮子座 Leo>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压制住翻腾的胃部，迅速地走到卧室外找一点相对温和的空气：“那个寄宿在米尔斯嘴里的东西可能是……传染器官？米尔斯

太太的嘴里也有类似勾刺到的伤痕。要我猜可能那是某种‘播种工具’。”

<赫蒙 Hmong> “果然是播种吗…我觉得走前有个大问题，有人来看看到米尔斯身上的怪东西怎么办，走前我们要扯出来吗？还是像剪断脐带一样减掉，但剪掉残存在体内的或许比扯走更容易被发现。”我摆了摆手，“而且我们得快，还不知道它的移动速度有多快。”

<玄武岩 Basalt> “我已经把那个东西打烂了，安全性上应该没有什么威胁，但还是斩草除根比较好……试着拔一下吧，这也是为了避免后来人不明状况，接触后受伤。”我找找米尔斯家里有没有什么能钩进他喉咙把那玩意儿的根部扯出来的工具。

<狮子座 Leo> “米尔斯太太的……躯体残片还有一些淤青伤痕。我不好说那是击打还是什么别的造成的。”我思考了一下说道，“嗯，我赞成除根。那个怪东西是必须处理的，这个场面已经很难圆谎了，不能留下一点异常。”

<掌局者> 你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到了壁炉的位置：里面有一根细长的深黑色火钩。

<赫蒙 Hmong> “淤青，说起来那个警员提到过的流浪汉尸体也有异常淤青…如果就是这个东西，并且之前就已经扩散出去了？”似乎是联想有些不太妙，我的脸色变的不大好看。

<玄武岩 Basalt> “倒也不用太为怎么圆这个场面而焦虑，”我走到壁炉边拿起火钩，哼笑了一声，走到米尔斯身边蹲下，小心地把火钩伸进他嘴里摸索，“从之前那个小警员说的话就能看出来，警局碰上这种案子，只会想草草结案了事。只要我们不留下太异常的线索逼他们立案调查，那边的老油条们自有办法蒙混过关。”

<狮子座 Leo> “可真是够巧的……淤伤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伤势但这个情况，不能错过一点可能性。”我点点头表示赞同，“反正卖了小警员一个人情，再乘机深入了解一下情况好了。”

<玄武岩 Basalt>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追踪这个生物的下落，尽快把它消灭。还有那个小警员，他独自调查这些太危险了。不过年轻人脾气总是很倔，要让他把案子交到我们手上，还不能让他起疑，这是得花点心思。”我把那个器官的根部从米尔斯喉咙里勾出来，然后用火钩敲烂。

<赫蒙 Hmong> “我记得他说过有时间会将尸检报告和照片带到拖车那给我们看看。”我摸出软糖嚼了嚼，“找个小借口来支开就好了，我想他应该会很乐意交给他有一定信任度的长官。”

<掌局者> 火钩的末端深入昏迷着的米尔斯的喉管……它似乎扎根得比你们想象得要深，Basalt 并没有如期那样顺利地将它扯出来并砸碎，相反，火钩的末端似乎勾住了某种硬物，无法轻易地将它取出。如果需要就此将这个器官从对方的喉管里扯出，需要略微施加一些力度。

<玄武岩 Basalt> “唔嗯……这个器官似乎扎得有点深啊，不知道弄出来会不会对米尔斯的身体造成什么损伤，”我看了眼米尔斯半死不活的样子，摇了摇头，试探地继续用力往外扯，“不过这对他来说应该没什么差别了吧。让这种东西待在身体里也不是好事。”

<赫蒙 Hmong> “想要面对过这种东西平安无事哪有这种可能，Thừa nhận vận xui đi.”我同情的看了眼米尔斯，摇了摇头。

<狮子座 Leo> 我略表遗憾地摇了摇头，在室内再度检查起来有无其他不适合出现在“变态犯罪者的老巢”里的东西。

<赫蒙 Hmong> 我打开手机看看现在的时间，然后开始清理我们遗留下来的过量痕迹，努力保留对我们有利的部分。

<掌局者> 伴随着令人牙酸的，肉体 and 器官撕裂的声音，一条足足有一英尺长的，蠕动着灰色管子被火钩取了出来。米尔斯发出模糊的惨叫。

你们看到火钩的末端勾住了这根管子所延伸出来扎入内脏的骨针，骨针末端一路被强硬地勾出来，明显撕裂了对方的口腔。刺伤了其余的内脏，取出时针尖沾着血沫和碎肉。他尖叫着，抽搐着，明显因为剧烈的疼痛而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濒死的痛苦唤起了更加强烈的性冲动：他在你们脚下痉挛着，下体射出带着血丝的稀薄精液。

最终，当那根黏连着脊髓末梢神经的长长管子被取出时，斯基普·米尔斯的身体也彻底地僵硬。管子根部的球状脓包瘪下来，持续不断地滴着橙色的黏液，细细的卷须在空气中抽动了几下，随后就死去了。

斯基普·米尔斯死在了一团精液、黏液和血液混合的污物里，毫无尊严，

全身赤裸。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1/74 成功, 殷文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74。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2/79 成功,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79。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6/89 成功, 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89。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玄武岩 Basalt> “哎……可怜的米尔斯,” 虽然我杀的人也不少了, 但大都是以枪毙命的恐怖分子。这么凄惨的死法, 米尔斯算是头一个。我大力地用火钩把骨针全都敲碎, 尽量销毁非自然生物存在的迹象, “但愿你获得了解脱吧。”

<狮子座 Leo> “呼, RIP?” 我简短地评价了一下, “既然报警, 我们统一一下措辞? 开枪的痕迹肯定会被发现的, 虽然击中的是这根诡异的玩意, 但怎么说明合适?”

<赫蒙 Hmong> “看吧, 我就说, 他这是要自认倒霉。”看到这个人彻底失去生气了, 我头疼地敲了敲额头, “不过死了也有好事, 至少不会出现痊愈后被后遗症折磨的痛苦和乱说话给我们带来其他不必要的麻烦。三府在上, 阴府柳杏公主保佑, 往生顺利。”

<赫蒙 Hmong>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也不是自己杀害的无辜者, 姑且不能算违背了和长官的约定吧…? 我心虚地想着。

<掌局者> 你们在这件破旧的屋子里四下探查了一番, 尽可能地抹去了你们曾经来过的痕迹。但愿没有人将主管的死亡与你们联系在一起。

<玄武岩 Basalt> 处理完那根管子后我站起身, 掏出手机看看信号如何: “我很怀疑在现在的情况下, 警局有没有足够的警力来处理米尔斯的案子。只要他们不会认真到去找谭雅询问, 暂时就查不到我们头上。”

<赫蒙 Hmong> “下次该带上消音器的, 这是好东西不是么?” 我摇了摇头, “就说击中的是胁迫他的性犯罪者吧, 刚刚好文职的刻板印象——战斗力实用性不

高。”

“不小心擦过了被胁迫的人质，最多写写报告吧。哦对，没准可以提高屋内的温度来改改对他尸体的死亡时间判断。”

<掌局者> 此处的信号尚且足够你们拨打一通电话：它在一格至两格之间闪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再次消失。

<玄武岩 Basalt> 我掏出手机拨打 911：“喂？”

<掌局者> “911，请说明您的情况。”

<玄武岩 Basalt> 我按住喉咙尽量压低音调伪装声音，然后报出了米尔斯家的地址：“这里有两具尸体，请尽快派人来处理。派你们心理素质最好的警员。”然

“好了，在警车来之前，我们最好赶紧消失。去追查那个怪物的下落吧。”我环视了一圈屋内，确认没什么遗漏的事项后率先往外走去。

<赫蒙 Hmong> 我在一旁帮 Basalt 掐着时间，这应该不至于被捕捉到通讯信号进而知道手机是属于谁的吧。

<掌局者> 接警员没来得及回复就挂断了电话。此时的时间是 11:05，距你们踏入这间臭气熏天的屋子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狮子座 Leo> “……好吧，听队长你的。”

<赫蒙 Hmong> “当然，听队长的。或许那个小警员已经在拖车那边了呢？”

<玄武岩 Basalt> “那我们最好赶紧回去，别让人家等太久了。”我笑着回答，钻进皮卡的副驾里。

<掌局者> 你们一溜烟回到了皮卡车上。借着后视镜，你们注意到不远处正有国民警卫队的物资派发卡车往这片街区开来。它们将包装好的纸箱一个一个地放在人们家门口，但似乎并不直接敲开居民的家门：但愿他们不要接近这扇掩藏着秘密的门。

当想起那个急匆匆赶往他所谓案发现场的埃利·菲拉格里时，Basalt 不难意识到米尔斯的家所在的这片街区，距离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不太远。

<玄武岩 Basalt> “之前那个小警员来我们这儿查的，死在取款亭的流浪汉，死亡地点离这里不远。既然那个流浪汉看上去和我们的任务有关，我们顺道去查一查吧，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Leo，我给你指路。”

<狮子座 Leo> “收到 Basalt。”我一脚油门加速，往指示的目的地开去。

<赫蒙 Hmong> 走前我计算一下警察局到这里的可能时间，找寻遥控器打开房间暖气最低温度的定时，扰乱法医对尸体死亡时间判断也是一种方式。随后看到国民警卫队过去，我默默祈祷希望不要被发现了。

“但愿可以顺利找到那个小伙子。”

<玄武岩 Basalt> “那里是离他死亡的取款亭最近的有暖气供应的地方，可能是他家。两个地点，不知道够不够推导出怪物的活动轨迹……”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冰雪，若有所思地用指节敲了敲手心。在这冰天雪地里追怪物，真是苦差啊。

6, Jan, 2018

11:35 A.M.

1824, West Ambrosia Street, Lafontaine

<掌局者> 半个小时后，你们驱车来到了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

这座看上去有百年历史的老屋已被改造成拉方丹大学学生的出租房，这一点从门口的金属铭牌上就能读出来。它的外墙和门廊与街区的其他地方相比，显得很宏伟大气。而后院也足够宽敞，可以让住户把车停在那里。

大门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半掩状态，你们将车停在后院时，也能够看出房屋外侧通往地下室的门已经碎裂得看不出原样，至于里面等待着你们的，只有一片昏沉的黑暗。

<赫蒙 Hmong> “似乎不太妙啊，‘狼外婆’该不会已经进去找小红帽了吧…”想到自己之前的猜测，再看看这扇门，现在似乎只有祈祷屋子里的人足够好运了，虽然这大概是没戏了。

<玄武岩 Basalt> “好了伙计们，下车吧，”我拍了拍手给同伴们鼓劲，掏出战术手电打开，同时握紧枪柄，小心地往屋内走去，“先正屋，再地下室？”

<狮子座 Leo> “……真冷。”我抿了抿嘴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也感觉不太妙。这里可是学校的出租房啊。”

<狮子座 Leo> “正屋，走吧。先礼貌性地和人打打招呼，如果还有的话。”

<赫蒙 Hmong> “那能怎么办，遇上这种事只能说和天灾一样，要么按照本土习惯祷告上帝，要么就希望死前可以痛快一点吧。”我下了车，将自己的霰弹枪提前组装好，轻型手枪放在最好拿的位置，霰弹枪放到包中（斜放），尽量不被看出携带了这种家伙。

<玄武岩 Basalt> “没问题。”我轻轻用脚踢开半掩的房门，警惕地走了进去。

<狮子座 Leo> 我跟上 Basalt，在衣物内袋里握好我的手枪。

<掌局者> 你们进入了这栋二层小屋的一楼：在大门左侧的是通往二楼的阶梯，而右侧则是卫生间。一进门，能够看出这栋房子装修精致，有着年轻人独有的生活气息，温馨而简单。但有一张床单奇怪地贴在正对着大门的走廊墙上。

<掌局者> 走廊左侧是连通的厨房与餐厅，放着三个装满狗粮的大碗，但奇怪的

是，并没有狗热情地跑出来迎接你们。此外，厨房有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

而走廊右侧则是连通的书房与客厅。在一楼，有一间卧室布局于临近书房的角落。门关闭着，上面贴了一张彩色贴纸，印着“乔纳”的名字。

从楼上，隐隐传来重金属乐队演奏的，穿透力极强的乐曲声。

<玄武岩 Basalt> 怎么好像感受到了和米尔斯的房子一样的气息。我暗自腹诽，小心地把床单揭开看一看。

<赫蒙 Hmong> “上去看一眼吗？他们大概在上面，呃，如果他们没事的话，有事那或许在性爱派对了。”我指了指二楼，又看向两个伙伴。

<掌局者> 床单下，墙纸上，是纵横交错的血迹，它们像是为了完成某种行为艺术一般在墙上涂抹出凌乱交错的花纹。

<玄武岩 Basalt> “不论是狗血还是人血，都不是什么好迹象，”我摇摇头放下床单，回应 Hmong 的话，“上去吧。”

<狮子座 Leo> “……去看看。”瞥了眼床单后的东西后我收回目光看向二楼，点了点头。

<赫蒙 Hmong> “希望他们的脑子不会被无休止的交配欲望变成只知道发泄的野生动物。但愿。”我遗憾地将背包调整位置到方便直接抽出霰弹枪的地方。

<赫蒙 Hmong> “不然我们只能遗憾地当一次扫黄警察了。”

<掌局者> 走上二楼，走廊的左右两侧分别有一个房间。重金属乐的声音来自于右侧，房间门上以同样的字条写着“梅洛迪”，而左侧的则是“蒂尔达”——这看起来是女孩们居住的地方。

因为暖气上升，二楼比起一楼来说要暖和不少，也要闷热不少。走廊上的浴室门敞开着，可以看出里面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玄武岩 Basalt> 我把枪收到身后，走上去敲了敲门：“你好，这里有人吗？”

<掌局者> 没有人应门，重金属乐持续不断地响着，让你们不禁有些烦躁：如果不是里面没人，就是他们太专注于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周围的一切。

<玄武岩 Basalt> 我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怎么样，踹门？

<赫蒙 Hmong> 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但也没直接踹门，而是先尝试着直接开门看看这群小伙子们究竟在干什么，当然也做好心理准备开场就是簧片现场：“警察扫黄来了！”

<狮子座 Leo> 我露出赞同的表情点了点头。不应门可不是好迹象。

<玄武岩 Basalt> 好吧，这也是个不错的借口。随着 Hmong 的呼喊，我又用力砰砰砸了几下门：“开门！我们要进来了！”

<掌局者> 门被踹开的时候，一股你们才逃离了不久的腥臭味从房间里涌出。这间装点得相当有艺术气息：到处都是水彩，颜料，以及画册。看样子房间的主人是一名艺术类的大学生。只是床上仍然有你们熟悉的，混杂着橙色黏液的血迹，而一个衣着破旧，头发与胡须皆不修边幅，看起来与这温馨房间格格不入的男人躺在地上，他的腹腔高高地鼓起，在崩得薄薄的，青白色表皮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汨汨地运动。

右侧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巨型的，未完成的画作：它用颜料与鲜血，还有那些黏腻的橙色液体绘制而成。隐约能够看出是两名年轻貌美的少女正在互相爱抚着彼此的身体，而从她们的口中，一根长着骨刺的灰色管子如同蛇一样爬出来，缠绕在一起。

重金属……持续不断的噪音和嘶吼骚扰着你们的耳朵，让你们几乎听不到队友在说些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5/89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7/74 失败，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4/79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3/73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0/79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9。光

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3/89 成功, 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 当前剩余 89。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赫蒙 Hmong> O—M—G, 这种画作可就不在我的欣赏范围内了, 嘴里伸出来的这个口器隐隐想起了赛特老师一些不合时宜的黄腔和描述, 我不做声后退了一步, 希望自己的眼睛可以得到空气里其他东西的净化, 按照中文社交网络这大概叫, 重金求一双没看过这种东西的眼睛。

<狮子座 Leo> 我在噪音和视觉的双重冲击下不满地咂舌, 尝试在屋里找到那该死的播放器。

<玄武岩 Basalt> 我把背到身后的枪又拿了出来, 小心地走近那具尸体, 观察他的腹腔部分: “嗯……我有强烈的意愿想要把他的腹部打烂, 但血肉和汁液并溅的场景恐怕也不是很好处理……要是溅了一身, 对我们自己大概也没什么好处。”

<赫蒙 Hmong> “倒霉的一个问题, 我不建议队长您过分靠近, 如果它肚子里的东西要逃走的话。”

<掌局者> Leo 很轻易地就找到了连接音响的笔记本电脑……并且, 关闭了它。

在音乐声静止的一瞬间, 那具男性尸体的腹腔膨胀到了极限, 里面的东西破体而出: 喷溅而出的血肉和汁液, 很不幸, 如同 Basalt 所想, 沾了你们满头满脸。

从那团腐败的尸体中, 爬出一只浑身没有毛发, 外壳覆盖着灰白的硬皮的, 如同猩猩一样的生物。它的面部的主要空间都被一个巨大的圆形孔洞占据, 里面有数排排列成同心圆的牙齿。

它的上身与典型的灵长类动物的类似, 但没有腿。它能靠大猩猩大小的手臂在地面上蹒跚而行, 它咀嚼着尸体的碎块, 从湿漉漉的橙色羊水以及血液的洗礼中爬出, 下半身是一根长长的, 下弯的尾巴。



它很饥饿，它很冷，它迫切地寻找着温暖的庇护所……亦或者，一个能够生产后代的容器。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3/79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5/89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4/73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2。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玄武岩 Basalt> 好吧，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恶心了，我赶紧举枪瞄准那个怪物射击。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D100=97/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被那些恶心的衍生物覆盖住了视线和面部，Basalt 没能及时地扣动扳机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请宣言

<狮子座 Leo> 我迅速拔枪朝着怪物连开两枪。

<渡边> 狮子座 Leo 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0=36

Leo 连续点射，你们看到其中两枚子弹击穿了怪物坚硬的厚甲壳，而另外一枚则射进了它的口器中，它痛苦地挣扎起来，橙红色的血液从伤口里溢出

<掌局者> Hmong 的行动轮，请宣言

<赫蒙 Hmong> 这是什么长毛猿大猩猩，是山顶洞人要尝试着在现代交配复原远古时期吗？我直接抽出包里的霰弹枪，对自己的枪法只能抱以一句美利坚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了：阿门。

随后朝着怪物开枪。

<渡边> 殷文进行射击检定：D100=61/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Hmong 的霰弹枪子弹悉数倾撒到了怪物身侧的墙壁上，打碎了好几罐水彩颜料

<掌局者> 怪物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2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3

它灵活的双臂足以支撑自己的身体高高地跃起，带着长长指甲的双臂牢牢地扣住了 Hmong 的肩膀，腐烂的味道一瞬间充斥着 Hmong 的鼻腔，那根长长的尾巴……带着腥臭味，它靠近了 Hmong 的嘴唇，末端滴着透明的黏液，比起其他部位更浅的颜色预示着它的功能，这是某种器官……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5/72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71。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在如此近距离的威胁下，Hmong 忍住了尖叫的冲动，紧咬着牙关

<掌局者> 第二回合，Basalt 的行动轮，请宣言

<玄武岩 Basalt> 看到那个怪物靠近了 Hmong，我赶紧接着朝它开枪。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 D100=11/8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2D10=10+4=14

Basalt 看准了机会，子弹穿过怪物，撕裂了它原本被 Leo 打穿了甲壳的躯体。Hmong 意识到那双长长的爪子松开了，肩膀剧烈的疼痛感缓解。这个沉重的丑陋生物缓慢地坠落到地上，橙红色的血液汩汩地流淌。

<狮子座 Leo> “好枪法……”感叹完见那怪物倒下去后我迅速上前扶起 Hmong，拉着他远离那不详的玩意。

<玄武岩 Basalt> “呼……幸好没出什么大事，”我抹了把脸，过去查看，“Hmong 没事吧？”

<赫蒙 Hmong> “我觉得可能，大概，也许没有，就是差点和异形来一场现场性爱了，呃。”被 Leo 扶起来后我后退了两步，眼神微妙地看着怪物的尾巴。

<掌局者> 水彩颜料被打翻的味道与枪弹的硝烟味混合在一起……这场面足够凌乱，也足够刺激的，现在，你们或许应该考虑要如何收拾这一片狼藉了。

“LPD！”你们听到一楼处传来大吼：“我听到枪声！”随后是咚咚咚上楼的脚步声——你们认出这是埃利·菲拉格里的声音。

<玄武岩 Basalt> “别想太多了，没事就好，”我拍拍 Hmong 的肩，“这怪物已经被打死了，现在只剩下轻松的善后工作了。”

嗯，轻松，大概吧。

<掌局者> 很快地，他就循着声音来到了房间门口。年轻的警员手握着枪，气喘吁吁，他瞪着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很明显，那具怪物的尸体已经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赫蒙 Hmong> 嗯，轻松，指要先应付警员先生了。我心虚地将霰弹枪往包里藏了藏。

<玄武岩 Basalt> “好吧，既然你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只好把你也做掉，”我举起枪口，然后很快又放下了，“——开玩笑的。这就是你追查的杀人凶手，只不过被我们先一步处理了。”

<掌局者> “杀人凶手？这是……这是什么东西！”菲拉格里一脸见鬼的表情，他手里的枪仍然握得很紧，“你们……我听见了霰弹枪的动静，你们不是 FEMA 的人吗？！怎么会随身携带这种杀伤级别的武器。”

<玄武岩 Basalt> “很显然，我们不是。但我们也不是坏人，所以放轻松点，”我把枪收起来，“我们是专门处理这种……嗯，超自然生物，如果你想这么叫的话，我们是专门处理这些玩意儿的人，并且保证它们远离大众视线。你应该看过不少阴谋论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你最好忘记你今天看见的一切，把你的嘴封上，封死。否则……”我冲菲拉格里耸了耸肩，“要么变成我们中的一员，要么变成我们的任务。”

<赫蒙 Hmong> 想起保密条例，我吞了吞口水，没有敢出任何声音，看向了 Leo。

<玄武岩 Basalt> “现在，菲拉格里，你是要继续惊慌失措大喊大叫，还是帮我们想办法把这玩意的尸体处理掉？”

<狮子座 Leo> 我还在脑海里飞转如何编造合适的话题绕开这一点，听到队长这么个发言把我吓住了。我无声地把求助目光投向 Hmong。

<掌局者> “超自然生物？该死的……我不是三岁小孩……”他咬了咬牙，很明显地从 Basalt 的语气中听出了威胁的意味。菲拉格里依次看了看你们三人，最终默不作声地把手枪收了起来。

<赫蒙 Hmong> 看到 Leo 的求助目光就知道她也没办法了，我难得露出了出现重大纰漏才会有的苦脸，勉强自己笑了笑。

<玄武岩 Basalt> “很好，我也不想对你这样前途光明又有冲劲的年轻人出手，”我赞许地点点头，“那就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临时的。”

<狮子座 Leo> 我撤回目光后僵硬地拍了拍自己的脸，一时间不知道是笑还是哭笑。

<玄武岩 Basalt> 然后转头看了看 Leo 和 Hmong 两人：“愣着干什么，来帮忙。菲拉格里都说了，他不是三岁小孩，你们是指望用什么辐射变异生物这种骗白痴的借口哄骗他吗？”

<赫蒙 Hmong> 现在这种情况要怎么办斯宾塞长官可没教过我，还是微笑吧，微笑…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干脆走在了 Leo 身后。

<赫蒙 Hmong> 即使是这么想也还是有几分绝望，老天，这么泄露出去被事后清算了怎么办啊天啊…无比怀念自己那些嘴巴牢靠的同事和斯宾塞长官了，平时不该大鹏展翅胡乱折腾人的，现在想想应该心常怀感恩…

<狮子座 Leo> “没有没有……我只是在脑海里背保密条例……”我深鞠躬两下连带着 Hmong 往后退了两步，自暴自弃地开口，“不过我担心的是这种寄生……如果不止一个的话，我们寻找其他可能宿主的优先级是否高一点？”

<掌局者> “所以，这是超自然生物，这团……这团玩意儿。”菲拉格里的表情仍然有些僵硬，残留着些许的怀疑。他走到房间里，审视这一团狼藉，轻微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们隶属于哪个部门……这种情况，应当需要上报给警方请求支援才对。”

<玄武岩 Basalt> “你说的很对，打死这玩意还不是一劳永逸，得找找它有没有寄生别的人，”我苦恼地挠了挠头，听见菲拉格里的话，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帮小年轻的倔劲儿最麻烦了。要是能正大光明地处理，我们至于用督查组这种不上台面的幌子跑过来吗？”

<狮子座 Leo> “只能说是内部部门了，不好意思小哥，官僚保密主义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是没临时招聘任务的，但现在我只问你一件事，你真的想看着更多人变成那个样子，还是让本就被暴风雪折腾得够呛的拉方丹更加恐慌，嗯？”我指着地上的尸体说道。

<玄武岩 Basalt> “总之呢，我们是不会让你把这件事抖落出去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直接把菲拉格里揽过来，也不管自己身上还沾着什么恶心的东西，“所以你也乖乖配合我们工作，早点解决这件事，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地回家，嗯？现在说说你查到了什么，有没有关于这只怪物的行迹的线索？”

<赫蒙 Hmong> 我就老老实实躲在 Leo 身后，现在的我属实是一句话也不敢说，也不敢动了，有点过于超出自己的思考范围了。

<掌局者> “我……我只是按着我原定的计划在四周挨家挨户询问，然后听到了枪声……”菲拉格里谨慎地回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只是听说住在这里的大学生已经有好几个小时没回来了。”

<狮子座 Leo> “那先把学校内检查一遍吧。”我叹气，“至少我们知道它繁衍肯定用不上十个月，得在事态扩散前解决。”

<赫蒙 Hmong> “…除了这里的大学生吗？”这么说好像还有另一间屋子，我勉强往另一间门口先听听声音。

<玄武岩 Basalt> “现在一来要处理掉这怪物的尸体，这点菲拉格里作为本地人应该能帮得上忙。二来我们得把这里搜索一遍。既然这个怪物把这里当成了老巢，那就希望它能留下一些线索。至于其它的……”我瞥了一眼菲拉格里，“回去之后我来汇报吧。先行动。”

<掌局者> “不，好像就是住在这里的，梅洛迪·法辛和蒂尔达·哈斯汀，还有一个乔纳·华盛顿。”菲拉格里吞了吞口水说到。

而写着蒂尔达姓名的那扇门并没有被关紧，你们很轻易地就打开了它：

与隔壁的房间不同，这个房间的主人显然钟情于雕塑，到处都是零碎的木屑。房间里的床和桌子尚且还算是完好，桌上放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谢天谢地，不再有血或是黏液等不明的物质残留在这里。只是，在角落的位置摆放着一尊未完成的木雕，外观与你们先前所看到的那个怪物如出一辙。

<玄武岩 Basalt> 我检查一下她的手机和电脑：“这是崇拜起那玩意儿来了吗？”

<赫蒙 Hmong> 看起来即使是还没出事也只可能是因为事发地不在这里。我轻微摇了摇头，已经忍不住开始思考这个怪物的繁殖速度了。

<狮子座 Leo> “……多少有点超过了。”我也凑过去看看电脑上会不会有可用信息。

<掌局者> Basalt 检查了一下手机，里面有两条语音留言。一条是备注为：房东-帕梅拉·迪卡图尔发来的，她说她会过来维修水管。日期是1月5日早晨8点半。

另一条是备注为：“牛仔男孩”-查德·伯格曼发来的，他告诉女孩们，“麦克菲利楼的聚会准备好了！” 日期是1月5日晚上23点。

<玄武岩 Basalt> “这个房东，她可能被感染了，”我把留言给其他人看，“如果我们不快点，这个今晚的聚会大概就变成怪物的狂欢了。”

<赫蒙 Hmong> 这真是一环扣一环的大麻烦，我摸出手机看看现在的时间，顺便问了一嘴：“好吧，警员先生，麦克菲利楼在哪，距离这里有多远？”

<掌局者> Leo 翻动这台薄薄的笔记本电脑，与米尔斯的电脑情况一样，浏览器的历史记录中充斥暴力色情内容。其中，在蒂尔达的 YUTUBE 账号上，她投稿了一段视频：

该视频由笔记本摄像头拍摄，浏览量已经超过 200，下方的留言充斥着惊叹和赞美：“这是特效吗？天啊，也太逼真了”“什么时候我能在 YUTUBE 上看到这样限制级的内容了？我差点以为自己在逛 PORNHUB”

而视频中，其中一名架好了摄像头，另一名则带着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进入旁边的卧室，她们先是挑逗流浪汉的身体，尽心尽地点燃他的情欲，随后，她们的口中就涌出了那段灰色的播种器官，将流浪汉刺击至死……她们在对方的尸体上继续取悦彼此，表情放荡不堪，年轻的肉体 and 尸体青白色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

整段视频的恐怖程度远远不是简单的“不忍直视”可以形容。

<狮子座 Leo> “这可真糟透了。”我有点焦虑地咬了咬指甲。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3/88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麦克菲利楼是拉方丹大学新建的宿舍，在南区大桥的对面。”菲拉格里只瞥了一眼屏幕上的画面就几欲作呕地移开了视线，他回答 Hmong，“从这里去大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得赶快。”

<玄武岩 Basalt> 我看看手机有没有信号，试图打电话联系一下那位房东。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幸运检定：D100=96/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早些时候还有好转的信号在此刻又彻底地宕机了。

<玄武岩 Basalt> 我再翻一下手机和电脑里备忘录之类的地方，有没有记下房东的地址的。也试试能不能通过网络查到这栋公寓的房东信息。

<狮子座 Leo> 我几乎是不带犹豫地删除了那个投稿视频，接着合上了电脑：“主动传播怪物的种子，还似乎乐在其中，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把这里剩余的地方翻干净就去麦克菲利楼吧。”

<掌局者> 你们通过蒂尔达的学生账号，在相关的校园信息网站上查到了这栋房屋所有者的信息：它的房东是帕梅拉·迪卡图尔，而其后除了跟有房东家中的固定电话之外，还有邀请租房者登门相谈的信息。

地址显示迪卡图尔的家在靠近北区的位置，方位与麦克菲利大楼南辕北辙，几乎横跨了整个北部拉方丹市

<赫蒙 Hmong> “甚至还视频传播了，果然在这个时候人类一旦接触到这种事物就会变得无比不正常。”看到两个位置相距甚远，我咬了咬下唇，“或许我们应该尝试分头行动，或者，优先消灭最大的威胁源头。我是指，那两个姑娘没准是源头。”

<狮子座 Leo> “真是不能更糟糕了。威胁源头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两个女孩确实太异常了……但是效率和安全我们确实只能选一个。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本来就脆如薄纸。”我开口道。

<玄武岩 Basalt> “房东和麦克菲利楼都是可能的传播途径，我们必须都排查一遍。时间不多了，先去麦克菲利楼吧，那边看上去危险性更大一些，”我点点头同意 Hmong 的话，“风雪天不便联系，还是不要分头行动了。”

“还剩地下室，确认完我们就出发吧。”把怪物的尸体就这样留在这里还真是让人不安，但我们人少势单，只能回头再来处理了。

<狮子座 Leo> 我耸肩瘪嘴，连着轻轻抬手的动作一气呵成：“听你的，队长。”

<赫蒙 Hmong> “虽然我的个人选择是希望两边分头走一趟，毕竟这种东西的危害力远比我们的生命更恐怖，散播出去有害无益。”我看 Leo 这么说，努力思考着，这种时候脑子不够灵光真是可恨啊。

<玄武岩 Basalt> “我也很想快点解决事件，但没法互通消息这点太致命了，”我捏了捏眉心，“菲拉格里，你是开车来的吗？”

<掌局者> “我的车停在附近的街上。”他点头。

<赫蒙 Hmong> “呃，要不，还是分头吧。不管是哪一处出现纰漏我们的首要目的都是完成任务而不是保命。”思考到最后我叹了口气。

<玄武岩 Basalt> “很好，那你一会儿开车跟我们一起走。”我走向地下室，打开战术手电。

“既然 Hmong 坚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吧，”我低头看了看表，“解决后在事业局碰面。”

<掌局者> 菲拉格里自然对你们所面临的情况半知半解，不明所以。但由于目前他和你们在同一条船上，因此也没有对自己的去留发表太多的意见，只是谨慎地表示自己会履行作为警察的职责见机行事。

<狮子座 Leo> 我看看 Hmong 又看看 Basalt，脚步也往地下室的方向赶：“两种选择各有利弊咯。”

<掌局者> 你们离开了这栋房子乌烟瘴气的二楼，期待着地下室的情况或许会比楼上要好那么一些：只是事与愿违，在这处堆放着诸如扫帚等杂物的房间里，你们一眼就能看见被扔在最中央的，腹部只是微微鼓胀的尸体。

能够辨认出这是一名中年女性，臃肿的尸体如同一个充满水的气球一样蠕动着。脸部定格在了极其惊恐的表情上，从伤口中，渗出了同样的橙色液体，从她的鼻子和眼睛中滴落。

……尸体，太多的尸体了，这种离奇而诡谲的橙色黏液与你们如影随形。她的钱包中有驾照，写明了她的身份：帕梅拉·迪卡图尔。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0/71 成功，殷文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1。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6/78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8/87 成功，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8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至于地下室的水管，你们抬头看去。它当然是完好无损的。女孩们欺骗了房东，显而易见。

<玄武岩 Basalt> “看来我们不用为分头不分头的问题困扰了。”我用手电照射迪卡图尔的腹部，观察那里是否有东西蠕动的迹象。

<狮子座 Leo> 我拔出枪来警惕地看着尸体。

<赫蒙 Hmong> “好吧，确实不用困扰了。”我将霰弹枪再次拿在自己的手上戒备。

<掌局者> 她的腹部确在微微蠕动，里面似乎有大量的黏液和水，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看上去隐约有些透明。她的腹部远不如先前那具流浪汉的遗体那般鼓胀得如此巨大。

“天啊……”菲拉格里低声感叹，轻微地干呕。

<玄武岩 Basalt> “以防万一，还是处理一下吧，免得孵化出什么东西来。”我朝着迪卡图尔的腹部开了两枪。

<掌局者> 有什么幼小的生物发出细微的嘶鸣。随后，迪卡图尔的腹部就慢慢地瘪了下去，从里面流出橙色的黏液，流淌了一地。无论里面装的是什麼，现在它也已经胎死腹中。

<玄武岩 Basalt> “幸好……”我收起枪，“地下室应该没有问题了，一楼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狮子座 Leo> “我们看了床单就上二楼了，再返回去看看吧。”我点点头说道。

<赫蒙 Hmong> “可以，谨慎检查总是没错的。”

<玄武岩 Basalt> “好，把一楼也排查一遍吧。”我走回一楼查看之前遗漏的卧室。

<掌局者> 打开那扇写着乔纳的门，地毯和墙壁均布满了血迹。里面有一个翻倒的梳妆台，衣服凌乱地散落在地板上。这明显是一名男性的房间，墙上有一些球星海报与摇滚乐队宣传画。在他的床头柜上，摆放着与另一名男性的亲密合影。

“咦，这是……”菲拉格里快步走上前去，拿起那个相框，似乎对相片主人的性取向毫不在意：“这是，死在电话亭里的那个人。”

<赫蒙 Hmong> “他现在在哪里？”听到小警员的话我脸色更差了，我连忙问道。

<狮子座 Leo>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拍了拍菲拉格里的肩膀说道：“那个尸

体是不是还在停尸间，你检查过吗，有异样吗？”

<掌局者> “停尸房，停尸房，我告诉过你们。”他面对你们的追问显得很紧张，“他肚子里没有那种鼓起来的橙色玩意儿，只是有一些古怪的刺伤而已。”

<赫蒙 Hmong> “大问题了，他有刺伤，老天，我的老天啊，Chết tiệt!”我抓了抓头发，“或许我们还应该解决这具尸体。”

<玄武岩 Basalt> “我们不能确定那个死者有没有被寄生，你看到可能只是早期症状，”我严肃地盯着照片，“或许分头还是必要的，停尸房也得去一趟才行。”

<掌局者> “呃……好吧，好吧，你们想去停尸房，我会带你们去的，就像我们之前约定的那样。”菲拉格里寡不敌众，他很干脆地听之任之。

<玄武岩 Basalt> “菲拉格里，”我退开几步上下打量他，“你接触过尸体吗？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接触，我指的是，触碰它的体液之类的。”

<掌局者> 他被 Basalt 的眼神盯得毛骨悚然，几乎要跳起来：“没有！尸体的身上连那种橙色体液都没有，他只是死于出血过多而已！”

<玄武岩 Basalt> “总之还是得走一趟。停尸房离得远吗，顺不顺路？”

<狮子座 Leo> “……我不是专业的，但我有个猜想。”我挠了挠脖子，“这些怪物，是不是也怕冷？我们能发现踪迹的地方，都是很温暖的地方。至少是温暖的地方，它们才好孵化？”

“我觉得我们得留意一下其他供暖的地方才行，尤其是供暖足的……”我喃喃道。

<赫蒙 Hmong> “确实是，到目前为止暖气都暖的过头了，也就是说他那样跑出去也是现在还没出事的原因？胎生哺乳动物怕冷这种事发生在类猿身上似乎也不意外，如果我们暂停供电并且迅速突击……”

我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掌局者> “停尸房和市警局挨得很近。”菲拉格里缩了缩脖子，“从这里过去的话就是往北，和南部的麦克菲利楼是两个方向，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玄武岩 Basalt> “我也不是专家，但这猜想听上去挺符合生物习性的。菲拉格里发现的那个死者，大概就是乔纳吧，可能也是因为这点才会往冰天雪地里逃，”我点点头，“具体计划可以在路上再完善。停尸房似乎不是很远，Hmong 坚持分

头的话，我先和菲拉格里去一趟，再来麦克菲利楼跟你们汇合。”

<赫蒙 Hmong> “虽然房东并没有机会回去了，但我想，我们，或许，可能，要不，还是应该彻查一下…？”

<赫蒙 Hmong> 我看向了 Leo，诚恳地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玄武岩 Basalt> “那就由我和菲拉格里查北边，你们去南边吧，”我点了点头，“晚上在事业局汇合。”

<狮子座 Leo> 我朝着 Hmong 点点头：“那我们去麦克菲利楼。不过比起汇合，我觉得无论哪边任务完成都回一趟公共事业局吧。一是身份问题，二是我们要排查还有哪些供电供暖的地方可能还有危险。”

<赫蒙 Hmong> “必要情况下我觉得停止供电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现在先分头探查。”

<玄武岩 Basalt> 我看了看表：“晚上十点，这个时间应该足够充分了。如果到点没有出现，就说明那队人已经遭遇不测，另一队应该立刻前去支援，没问题吧？”

<狮子座 Leo> “我赞同。”我恢复笑容朝着 Basalt 眨眼 wink 了一下，“当然，如果哪边能争取到一些……研究手段也不错。畏寒还是我的猜测，如果能知道更多弱点就好了。那么出发吧。”

<玄武岩 Basalt> “紧急情况下……最好祈祷手机能有信号，”我叹了口气，“菲拉格里，我坐你的车。”

<赫蒙 Hmong> “我也没问题。接下来就拜托了，Leo。”看分组已经决定后，比了个三府独有的祈祷手势，“希望一切顺利。cầu nguyện。”

<狮子座 Leo> “来吧 Hmong，接下来是双人时间了。”我活动了一下胳膊朝着室外停靠皮卡的位置走去，“希望一切顺利。”

<掌局者> “好的，我明白了。”菲拉格里点头答应。尽管他对你们究竟在做什么这件事还留有些许疑惑，但显然此刻他聪明地选择了闭嘴不去多问。

<赫蒙 Hmong> 我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另一组人，最终只是扔了水果软糖进喉，跟上了 Leo。

6, Jan, 2018

14:05 P.M.

Mortuary, Lafontaine

Alpha Squad

<玄武岩 Basalt> 我去卫生间拿了几块毛巾丢给其他人，自己也拿了一块一边擦一边跟着菲拉格里上了车。

<掌局者> 现在是下午 1 点 35 分。Alpha 小队（临时的），在和 Leo 以及 Hmong 道别过后，由菲拉格里开着他的越野车，你们穿过拉方丹市愈演愈烈的冰风暴，往城市停尸房的方向去。

下午 14:05 左右，你们到达了这栋灰白色的水泥建筑外部。门口的雪尽管已经被铲去并清理了大半，但仍然让车辆的进出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菲拉格里费了很大力气才停好了车。没有多少人在这里继续着工作了，居民们大都回家缩在温暖的壁炉边等待新一轮暴风雪的离开。

菲拉格里带着你穿过走廊，推开冰冷的铁门，来到一具被裹尸袋装好的尸体前：“这应该就是他，乔纳·华盛顿。”他用随身的写字笔在标签上写好了乔纳的名字，“长官，您现在就要检查了，对吧？”他例行确认了你的下一步动作。

<玄武岩 Basalt> “对，”我一手紧握刚在车上换过弹匣的枪，一手试探地拉开裹尸袋的拉链，“你站远点，戒备。”

<掌局者> 菲拉格里点头退到了一边，见你如此紧张，他也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你缓缓地打开拉链，看见一具外观上仿佛被冻伤的男性尸体，他戴着手套，但没有外套，还穿着不适合寒冷天气的运动衫和牛仔裤。一只鞋子不见了。似乎是在脱衣服的中途跑到了寒冷的夜里。

对比你们先前在照片中看到的那张脸，能够确认这就是乔纳·华盛顿。

<玄武岩 Basalt> 我靠近一些检查，观察他的腹部有没有肿胀的痕迹。

<掌局者> 你掀开他已经快要冻成硬块的衣服，在衣服下只有一些四尖刺状的伤口。里面的确有橙色的液体流出，但腹部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是鼓起的，一切看起来还算是正常。

<掌局者> 你注意到他胸前有一处的纹身，纹样看起来与国民警卫队有关，这似乎是一位在救灾途中返回住处休息的警卫队士兵。

<玄武岩 Basalt> “国民警卫队的人啊……这下处理起来更麻烦了。没有寄生迹象倒是一件好事……”我有点苦恼地挠了挠头，犹豫着要不要开枪。

我用枪口轻轻按了按他伤口附近的皮肤，再搜寻一下他的随身物品，看能不能找到他和别人的往来消息。

<掌局者> 似乎是因为匆忙间离开住处的缘故，他的身上并没有携带什么可识别的身份证件。连手机都没有，你无法看出他死前同什么人联络过。

<玄武岩 Basalt> “哎，可怜的小伙子，”我收起枪，拿出匕首，沿着他的伤口处划开，开始进行更细致的检查。顺便回头瞟一眼菲拉格里，“别松懈，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我得靠你救命。”

<掌局者> “呃……我不知道您还会尸检？”菲拉格里谨慎地点了点头，看样子对解剖尸体的过程有些抗拒，但还是紧张地盯着你这边。

<掌局者> 你剖开乔纳的肚子：里边是脏器，脏器，以及凝固的血液……里面没有异物，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玄武岩 Basalt> “不算太会，”也就是能把人划开的程度。我小心地用刀尖沿着伤口挑开皮肉和脏器检查，没有看到和米尔斯体内那玩意类似的器官（或者器官幼体），这才松了口气，“行了，他应该没被感染。这天气也不怕腐烂，估计很快就冻上了，就先这样吧。现在去迪卡图尔那边。”

我找了点餐巾纸把刀擦干净收起来，拉上裹尸袋：“你记得之后找人来给他缝合。”

<掌局者> 菲拉格里显然也松了一口气，听到你说感染，他的眼神看上去就好像觉得你已经疯了那样，但只是欲言又止。警员点了点头，打算和你驱车去往迪卡图尔的家中查探情况。

<玄武岩 Basalt> 这小子，觉得我疯了？那也挺好，至少他还没把这件事当真。

6, Jan, 2018

14:25 P.M.

Decature's house, Lafontaine

Alpha Squad

<掌局者> 14:25 时，你们离开城市停尸房。在大雪中行驶了大约 70 分钟左右，你们循着地址来到了北部的居民区。雨刮器困难地清理着车窗上凝固的雪块，你们找到了迪卡图尔的家。一张洒满血迹、匆忙打印的传单躺在门口。这栋廉价的一层两卧的房屋是典型的北区风格。

<玄武岩 Basalt> 看到血迹我瞬间紧张起来，掏出枪戒备，给菲拉格里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做好准备，然后走上去敲了敲门：“有人吗？”

<掌局者> 门虚掩着，从内部散发出一股熟悉而不安的腐烂气味：今天之内，你闻得太多了。大团的热气从门内向外逸散，房间里的暖气被调高到了几乎让你难以忍受的程度。你注意到那张沾满血的传单声称，杜鲁门纪念高中能提供食物、住所和床，距离此地只有几个街区远。

菲拉格里将枪上了膛，谨慎地跟在你的身侧。

<玄武岩 Basalt> 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轻轻踢开门，放轻脚步往里走去。

<掌局者>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两具在客厅里腐烂的尸体，一大一小，均为男性。他们的残骸呈现出与乔纳·华盛顿的遗体相似的状态。在客厅的茶几上，吃了一一半的东西被打翻后散落一地，混杂着血腥味，让人太阳穴胀痛。

过高的温度让尸体腐烂的速度非同寻常，就好像此处是被精心营造的温室一样。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1/78 成功，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8。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警觉检定: D100=80/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从房屋的阁楼位置传来沉闷的拖拽声，在呼呼的暖气吹拂下，显得不甚清晰。

“呕……”菲拉格里还在一边盯着尸体一边发出毫不掩饰的犯恶心的声音。

<玄武岩 Basalt> 我捂住菲拉格里的嘴，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指了指上方，无声地做了个嘴型“阁楼”。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30

<掌局者> 菲拉格里吓了一跳，但显然也迅速地从毫不设防的状态中回神：他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音。

<玄武岩 Basalt> 看他回过神来，我点点头比了个手势示意他跟我一起往楼上走。我压低脚步，往阁楼的方向移动，尽量使用楼梯和墙壁隐蔽身形。

<掌局者> 当你们踏上楼梯，看见二楼走廊的那一刻，阁楼的下拉式进出口在一片寂静中缓缓地由内而外打开了。

“咕……”你听到某种生物从喉咙里发出的呻吟，低沉的拖拽声突然在这一刻消失了。

<玄武岩 Basalt> 我警惕地盯着那个进出口，准备一旦出现什么东西就立刻射击。

<掌局者> 菲拉格里也随之屏住了呼吸。在轰隆一声木板门被踩碎的巨响中，你再次近距离地与先前你们接触过的那个有着灰白色硬皮的怪物面对面。它的体型比你们先前看到的那个刚诞生的怪物要更庞大，手臂要更有力。

“老天爷！”菲拉格里惊叫一声，他扣动扳机

<掌局者> 怪物的行动轮

它沉重得像是小山一样的身躯朝你扑过来，手掌在木板地面敲出闷闷的回响，指甲开裂而泛黄，它故技重施，试图一跃而起扣住你的肩膀。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69

但它扑了个空，目标在你和菲拉格里之间摇摆。

<掌局者> Basalt 的行动轮，请宣言

<玄武岩 Basalt> 我瞄准怪物开枪！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 D100=69/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10

你的子弹结结实实地落在了怪物的身上，它发出一声嘶鸣，伤口处溢出

橙色的黏液，看上去痛苦不堪。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6

它拍动着尾巴，不再与惊慌失措的菲拉格里纠缠，而是冲向了楼梯下方，身后拖拽着一层长长的橙色粘稠血液……它要逃跑了？它想去哪里？

<掌局者> 转入追逐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4

菲拉格里慢了一步，没能跟上怪物飞快逃离的深色身影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运动检定: D100=22/8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尽管冲入了风雪中，但你还是成功地在一条小巷的尽头堵截住了这头流淌着橙色不详体液的怪物，它发出一声嘶鸣，这叫声很快被淹没在呼啸的风里……

<掌局者> 转入战斗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100

或许是因为疼痛，怪物的精神不支，明显注意力涣散起来，它朝你拍过来的爪子只是胡乱挥舞了一下。

<掌局者> Basalt 的行动轮

<玄武岩 Basalt> “菲拉格里！过来帮忙！”我朝身后的警员大吼了一声，继续瞄准怪物开枪。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 D100=9/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3

警员落后你们至少两轮，他显然还需要一会儿才能追上来和你一起处理这个非人的生物。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5

怪物试图利用自己的手臂攀爬上居民楼的墙沿，刺耳的刮擦声回荡在小巷里，但你的子弹击落了它，它不得不再度寻找出路。

<掌局者> Basalt 的回合

<玄武岩 Basalt> 眼看菲拉格里还在慢悠悠地往这边跑，我也只得集中精神先面

对眼前的怪物，坚决不能让它逃了。我继续射击。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检定：D100=86/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92

在雪地里连续开枪使得你的手指僵硬，在击落了怪物之后你没来得及作出进一步的反应，而它似乎也被你射来的子弹所震慑，再度扑空落在了柔软的雪地上。

菲拉格里在此时气喘吁吁地我手枪跑过来：“长官！”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53

菲拉格里在急匆匆赶来的路上摔了一跤，所幸他的手枪还没有走火

<掌局者> 怪物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2

怪物转而扑向你，它似乎认为自己很难在前后夹击的状况下逃跑，而是打算先把你这个最大的麻烦解决了再说。而这一次它成功了，冰冷弯曲的爪子牢牢地钳制着你的肩膀

<掌局者> Basalt 的行动轮

<玄武岩 Basalt> 至少这玩意还没想着逃跑，那我就得在这里把它干掉。我咬咬牙，扭动身体试图从它的爪子里挣脱出来。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力量检定：D100=68/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玄武岩 Basalt> “我……操……”我艰难地反抗着怪物的利爪，“菲拉格里！你是想看我死在这里吗！开枪！”

<掌局者> 菲拉格里在此时终于追到了小巷的入口处，他急促地喘着气，握着枪的手发抖，显然是担心自己不知道会击中谁。但无论如何，枪支的扳机都是需要被扣动的，否则你们没人能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22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2D10=4+1=5

幸运的是子弹并没有误伤到你，而是打中了靠近你的脸扭动着的那个怪物。它尖叫，更多的橙色血液汩汩地流淌。但它的爪子如同钢铁一样嵌入你的肩膀，让你感到一阵刺痛。它的尾巴缓慢地抬起，冰冷而柔软的海绵体组织拍击你的脸部……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0/78 成功, 费德里克·沃伦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77。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 您看见了什么?

你忍住了尖叫的冲动, 你知道此刻绝不能屈服于恐惧而任由冰冷的空气和这根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一并灌入你的口腔。

<掌局者> Basalt 的行动轮

<玄武岩 Basalt> 我咬紧了牙闭上嘴, 在心里连骂了几句脏话, 接着蓄力试图挣脱这怪物的钳制。他妈的, 就差一点……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力量检定: D100=91/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寒冷和疼痛让你逐渐失去了挣扎的力气。菲拉格里——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34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3

菲拉格里的枪再度击中这个皮厚肉糙得惊人的怪物, 而它显然也已经奄奄一息, 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口器中尖锐的牙齿收缩着, 一股橙红色的液体再度涌出来落在你的脸上。

<掌局者> 怪物的回合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75

它踉跄着松开你, 往雪地的尽头蹒跚地挪动而去, 似乎是打算离开, 停下这种让自己成为活靶的行为, 寻找一处新的隐匿地点。

<掌局者> Basalt 的回合

<玄武岩 Basalt> 又想逃? 我活络了两下被捏痛的肩关节, 瞄准它的背影开枪。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射击+20 检定: D100=58/10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3

显然它已经无力再支撑自己失血过多的庞大身躯, 在你的子弹紧跟其后, 几种它身上各处的要害部位后, 这个有着长臂的恶心怪物终于倒下, 死在了一滩逐渐扩散的橙红色黏液里。

<掌局者> 战斗轮结束

<掌局者> 菲拉格里仍然惊魂未定地保持着架枪的姿势, 他亦步亦趋, 大声问你:

“长官！您还好吗！”

<玄武岩 Basalt> “呼，呼……”我走到怪物身边，确认附近无人后又往它身上补了几枪，“我没事。”

“你车上，有没有什么塑料布之类的，好歹先把这玩意盖上，别给人看见了。”

<掌局者> 它被你补了几枪，身体无力地抽搐几下：现在，它是一团死去的烂肉。菲拉格里匆匆应下来，他去车后备箱扯了一张聊胜于无的锡箔反光垫，盖在怪物的尸体上，用雪压了压。

这起到的作用聊胜于无：毕竟还有一条漫长的橙色血迹从迪卡图尔家的门口直直地蔓延到这里。

<玄武岩 Basalt> “啧，麻烦，”我皱紧眉，幸好大部分人都因为雪灾躲在家里，暂时应该不会看到这些。现在更重要的是……“阁楼里可能还有受害者，跟我过来。”

<掌局者> “阁楼？我刚刚来得迟了一些，没有注意到上面还有什么东西……”菲拉格里听你这么一说，显然就后知后觉地感到害怕。你们重新回到迪卡图尔家，这间充斥着暖气的，在尸体上滋养腐败菌群的温室。从已经被踩踏得毁损了一半的阁楼顶来看，这里没有其他受害者存在的迹象。

<玄武岩 Basalt> “查探一下没有坏处，这怪物总不会是凭空出现在这里的，”我用战术手电晃了晃塌了一半的阁楼内部，确认没有生物的活动迹象后才放心，“我们把这栋房子排查一遍，你跟在我后面。”

沿着二楼往下，我小心地把每间房的房门都打开检查一遍。

<渡边> 费德里克·沃伦进行搜寻+20 检定：D100=43/4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除了一些温馨的装饰，以及尚未来得及收拾的杯碗茶碟之外，并没有什么异常状况。看起来袭击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在屋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危险就从冰雪天大敞的门外闯进。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57

<玄武岩 Basalt>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房东明明已经去了宿舍并且在那里被杀死，这里还遭遇了怪物袭击，但没有看到更多被寄生的人和诡异的怪物，我就暂且放下心，继续去一楼搜索。

<掌局者> 菲拉格里跟在你身后小心翼翼地检查过每一处房间。在房屋主人的卧室里，他找到了一部电量剩余不多的手机。你打开语音信箱里，可以听到蒂尔达·哈斯汀和梅洛迪·法辛告知接电话的人，她们想把他妻子留在她们住处的“工具”还给他。手机的记录显示，他在1月5日晚上八点左右，回拨了45秒的对话，这一时间足够告知女孩们他的地址。

“呃，长官，我认为，或许那两具尸体的其中之一就是她的丈夫？我是说，至少那个小孩的脸看上去和他们两人都有相似之处，或许是他们的孩子。”菲拉格里小心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玄武岩 Basalt> “做得好，菲拉格里，”我听完了电话里的留言，感叹道，“这两个女孩儿可真是手段百出，害人不浅。那怪物挑了两个聪明的帮手。”

把一楼也检查完后，我拿起之前那张沾满血的传单：“这里，杜鲁门高中，看着像是它们会心仪的传播场所。我们去确认一下，最好能速战速决，然后回来把巷子里那个怪物的尸体给处理了。就这么放着还是太危险。”

<掌局者> “好吧，谢谢……您的夸奖？”菲拉格里把自己心爱的枪擦拭了一下，将其上的雪粒抹去，“高中的体育馆里聚集了不少难民，人数大约在50左右，如果被这种……这种东西入侵了，那的确后果十分严重。”

<玄武岩 Basalt> 哎，事情太多人手又不足是这样的。在接触到组织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像是存在于阴谋论里的组织会更……更正规一点，没想到能这么穷酸，简直不像个官方的机构。它究竟是怎么运转下去的？

我摇摇头，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危险迫在眉睫：“很好，那么出发吧。”

6, Jan, 2018

16:35 P.M.

Truman Memorial High School, Lafontaine

Alpha Squad

<掌局者> 下午 16:35, 你和菲拉格里仓促地遮掩了迪卡图尔家附近的一片狼藉。在驶往杜鲁门高中的途中, 你们都沉默不语。

半小时后, 你们来到了杜鲁门纪念高中。你们穿过无人看守的大门直直奔向人群聚集最多的体育馆。这里并没有多余的电量供给照明, 而是全部都集中在了暖气上, 偌大的体育场里, 只能看见黑暗中影影绰绰的人群轮廓, 手机和提灯微弱的光, 照亮难民们疲惫的脸庞。

人群熙熙攘攘, 这里听上去一切正常。

<玄武岩 Basalt> 我跟菲拉格里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跟上我, 然后把枪藏在外套下, 朝暖气的方向走过去。这里的人太多了, 如果真的发现或者发生了什么都不好动手。

<掌局者> 你检查了一下遍布周围的暖气片, 它们是烫的, 运行良好, 滚滚的热气朝你们席卷而来。菲拉格里为了防止误触, 索性重新上了保险, 把枪塞进枪套里

<玄武岩 Basalt> 我观察一下, 这些难民里有没有类似组织者之类的领头人物。

<掌局者> 难民们大都是自发地聚集在这里的, 无人看管, 他们自会因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而蜷缩在这个黑暗的角落, 你只在靠近体育馆仓库的位置看到了几个进进出出的国民警卫队士兵, 他们正往这里搬运一箱箱物资, 其中甚至还有几个熟面孔。

一切仍然处在能够被称之为正常的范围内。

<玄武岩 Basalt> “看起来倒是没有异常……”我在手心敲了敲指节, “菲拉格里, 你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吗? 如果没有, 就去打探一下这两天新来的人。”

<掌局者> “至少就我看到的来说,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长官。”我觉得您多虑了。他看上去把这后半句话乖乖咽回喉咙里。手电筒光扫视了一圈这附近挤挨着的难民, “很难查出来哪些人是新来的, 但我会努力试试的。”

<玄武岩 Basalt> “嗯，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引起注意。随意地问几句话就行了，如果问不出什么，也不要着急。低调是最重要的。”我叮嘱了一番，朝那几个国民警卫队的士兵走过去。

“辛苦了，各位，”我朝他们敬了个礼，把制作粗糙的督查组证件在他们眼前晃了晃就收起来，“我是督查组的，你们看上去很忙碌，我简单问几句话，赶紧把流程走完，不耽误你们办正事。”

<掌局者> 菲拉格里接了命令后就急匆匆地离去。而你来到那几个累得气喘吁吁的士兵面前，他们显然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接受督查组的“挑刺”而心怀不满，一些人只是瞟了一眼你就继续闷头搬着东西，只有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对你点了点头，还算是好声好气：“您说吧。”

<玄武岩 Basalt> “你们这几天都负责往这里和附近的难民收容处搬运物资吗？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殊的事情，或者被一些人影响了工作的？”

看到他们的态度，我也没有介意，就和那个愿意跟我说话的人随意地闲聊。

<掌局者> “没什么特殊的……”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直起腰喘气，“这些流浪汉们还算听话，发放来的物资也都有序地领完，没有别的事端：事实上，他们在这里过得比平时还要好一些，不会有人抱怨太多。”

<玄武岩 Basalt> “嗯，没有什么举止奇怪的家伙吧，像是瘾君子啊，流氓犯这种会骚扰别人或者给其他人造成困扰的。”

<掌局者> “瘾君子和流氓会被单独送去管制中心隔离的，这里都是平民，当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您真的了解过拉方丹市的防灾政策吗？”那个人反而有些狐疑地看向你，“我还以为您和朋友们都在办公室里阅读那些让人头疼的文字材料呢。”

<玄武岩 Basalt> “你也知道文字材料让人头疼，谁会真的认认真真看那些废纸啊？”我镇定地摆出轻松的态度笑了笑，“行了兄弟，我不给你找麻烦，你也别给我找麻烦，这大雪天的还要在外跑都不容易，能混过去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灾民都得到了救助，是不是？”

“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你们要工作要休息都随意。”说完我朝其他人点了点头，转身回去找菲拉格里。这里看来没什么问题，还是早点回去处理那怪

物的尸体吧。

<掌局者> 他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几个国民警卫队的年轻人一脸莫名其妙地目送着你离开。而恰好此时菲拉格里也拔腿从难民堆里走了出来赶到你身边：“报告长官，我把看上去可疑的人都检查了一遍，暂且没有发现异常。”

<玄武岩 Basalt> “嗯，幸好这里没什么问题，我们赶紧回去吧。”我一脸坦然，理直气壮地带着菲拉格里走出了杜鲁门高中。

6, Jan, 2018

15:55 P.M.

McFillion Hall, Lafontaine

Beta Squad

<掌局者> 和 Basalt 以及菲拉格里告别后，Beta 小队，你们于下午 14:25 从西安布罗斯亚街出发，坐在摇晃破旧的皮卡车里，行驶在逐渐白茫茫的天气中约莫有一个半小时，在 15:55 分左右抵达了麦克菲利楼。

和静谧洁白的街道不同，由于课程已被天气取消，提前从圣诞假期回来的无聊学生们试图把这里变成一个卡里古拉式的豪华欢宴。到处都张贴着派对的彩色贴画，音响和笔记本电脑被放到距离窗口极近的地方，使得广场上回荡着欢快的舞曲。在大楼的进出口位置，有一位打扮像是派对发起人的年轻男学生，正在一个个地和走进来的人闲聊，击掌。

<赫蒙 Hmong> “还真是，真是人多啊，这看起来要出大问题了，Leo。”我藏好自己的霰弹枪后，在车内看着进去的学生感到了巨大的头疼，“少聚会啊少聚会，聚会多了最容易出意外了。”

“我的大学就从不聚会，多好，年轻人该多向我们学校学习。”虽然这个的前提是因为赛特老师实在是太神经导致没人选造成的。

<狮子座 Leo> “呼……不是很妙诶。那两个女孩我们必须处理掉，得稍微精明一点了。希望她们还没有混入派对里，人群里下手可不太能行。”我点了点头附和道，往大门的进出口走去。

<赫蒙 Hmong> “当然，现在该到了告诉小朋友们每一种传染病都要扼杀源头并且少聚会和不三不四的人玩了。”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头疼却一分也不少。

我开始边走边看有没有可能那两个姑娘还没进去，或者刚到这边。

<掌局者> “嗨！你们是生面孔啊！哪个系的？”在门口迎接宾客的学生热情地和你们打招呼，他看上去并不是很在意问题的答案，说完后吹了声口哨，“酷~你们走过来的这个气场，简直跟凯撒本人似的！”

你们听到有人叫他“伯格曼”，随后飞吻着和他道别。

这里进进出出的学生很多，暂且无法分辨出你们在影像中看到的那两个

面孔。

<狮子座 Leo> 我温柔地笑了笑，走上前朝着那位发起者打扮的男同学招了招手：

“嘿同学，下午好啊。能占用你一点时间聊一下吗？一会儿就好，不会打扰你们的派对。”

<赫蒙 Hmong> “哈哈，谢谢你的夸赞，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评价了凯撒，你也很不错，就像牛仔一样，西部片，最酷了不是么？”我朝着伯格曼眨了眨眼。

<掌局者> “当然，当然，乐意为您效劳，凯撒女士，还有凯撒先生。”他说着俏皮话，朝你们行了一礼，走到了门边一处稍稍僻静的角落里，等待着你们的提问。

<赫蒙 Hmong> “旁边这位女士气质更像是凯撒吧，我最多只是庞培~”我继续维持着那副表情，“实不相瞒我们想知道两位大美女到这里没有。”

<掌局者> “噢，你说蒂尔达和梅洛迪？她们早就到啦，只是看上去因为这大冷天而累坏了。”伯格曼幽默地一拍脑门，这个动作让他注意到了手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咦，这就快下午四点了，她们俩说让我下午四点去休息室找她们，说是有些惊喜要准备。这两个人，一向很擅长给我们制造快乐。”他摆了个夸张的表情。

“你们找她们有事？我们可以一起去，刚好看看她们回复得如何。在这大冷天里，病着的时候有朋友探望当然是最贴心的。”

<赫蒙 Hmong> “当然，谢谢你~确实如此，毕竟最近的天气真是太糟糕了。麻烦你了，事后没准我们能一起狂欢，聚会总是让人开心不是么？”

<狮子座 Leo> “嚯，两位女士的脚程真快，”我摊了摊手，“那麻烦你带我们一程了。谁会不喜欢派对呢，是吧。”

话是说得轻松，我承认我心里是打鼓的。无论支开这位受害者预备役还是一同踏进“准备好的惊喜”里都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我在后面咬了咬唇，摸了摸内袋的枪械。地狱在前，我们都没什么选择。

<赫蒙 Hmong> 没什么好害怕的，无非只有两个结局：完成任务，还有死亡。人总是要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再不行，在死前自己也要想办法满足了好奇心，我轻轻晃了下肩上的背包。

<掌局者> 伯格曼按动了电梯的按钮。在电梯厢从三楼降下来时，里面涌出了一

批手里拿着彩色带子的年轻学生。他们笑着一拥而上把伯格曼塞进了电梯里，而后者身上悬挂着许多乱七八糟的小装饰。

“哈哈，大家都挺热情的。”伯格曼大喇喇地笑，满脸高兴，丝毫不在意你们两个陌生人因为被冷落而安静地站在电梯一侧。

电梯升上五楼，你们来到一条温暖的走廊里。伯格曼抖落了身上的彩带，将一些小垃圾塞进了垃圾篓。这条长长的走廊似乎被用作了教室，每一个房间里都隐约传来欢声笑语，可以想象到这里有多少无辜的学生聚集。

“休息室。”他笑着指了指走廊尽头一扇半透明的磨砂玻璃门

<赫蒙 Hmong> 走过去时我扫一眼，看看这里的供暖设备有没有在走廊。

<掌局者> 教学楼似乎是由中央温控系统进行供暖，在可见范围内并没有能够操纵的面板。

<赫蒙 Hmong> 那还真是，真是够糟糕了。这种教学楼居然比我们学校还先一步换上这种先进设备，都不知道该说是学校有钱还是学生倒霉了。我做足了准备，和伯格曼说：“哎呀，能先给我们一小会儿吗？等下我们看望好了喊你一声，你知道的，朋友总会有些小秘密嘀嘀咕咕，而且也可以算是惊喜的一部分，提前泄密可不好~”

至于惊喜变惊吓在不在接受范围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掌局者> “哦，还有小秘密，那我一会儿一定要从她们嘴里撬出来。”伯格曼露出一个“我懂的”眼神，他竖起一根手指摇晃了两下像是得知了什么惊天秘密，笑得心照不宣，随后就开门走进了一间已经聚集着不少人的教室里。在他进去后，你们听到门内传来一阵欢呼：伯格曼！伯格曼！

<赫蒙 Hmong> “当然，比劲爆大象还劲爆的‘惊喜’。”我看他走了，小声补了一句，看了Leo一眼，去敲那扇磨砂玻璃门。

<狮子座 Leo> “真是受欢迎。”我的嘴实在是笑不动了，伸手揉了揉面颊凑上前才再开口，“我的好庞培，剩下的选项似乎只有走进去拆开惊喜了。”

<赫蒙 Hmong> “哈哈，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您，我的‘凯撒大帝’。”我努力朝着Leo笑了笑，坐着无声的回答。

<狮子座 Leo> 我眼神在廊道里扫视，稍稍留意教学楼里的监控装置。

<掌局者> Leo 注意到走廊的上方悬挂着两台监控摄像头，一台朝着另一侧，一台

朝着你们这边。但所有的电力似乎都被用作照明和供暖——以及供学生们寻欢作乐了。摄像头的红光并没有亮起：它正处于关闭的状态。

磨砂玻璃门后没有回应，女孩们或许睡熟了：亦或者睡得太熟。

<赫蒙 Hmong> 至少我记得的是，庞培最后死了，如果自己真成庞培，意思是被寄生，没准就一语成谶了。没听到回声，我小心地尝试开门。

<狮子座 Leo> 谁都想伺机而动那狩猎可不会开始，我跟在 Hmong 后往门内看。

<掌局者> 你们打开门。

在这间昏暗的，摆放着毛毯和沙发的温暖小休息室内，你们看到两个浑身赤裸的女孩紧密地拥抱着彼此，如同呈现给皇帝的宠姬那样……她们修长的腿紧贴着，下半身流出的淫液打湿了身下的垫子。她们的手指不停地动作着，室内飘散着荷尔蒙气息强烈的不知名香味与血液的腥气。女孩们的指甲划破了彼此的器官，但似乎只是卷起新一轮的狂热。

被冷空气所惊动，这对沉浸在欢愉和无休止欲望中的年轻人才猛然抬起头，你们看到两张绯红而惊恐的脸。

她们发出尖叫，但显然声音被其他的响动所吞没：那根带着尖刺的长长灰管冒出来，如同斯基普·米尔斯那样，她们从自己的体液和其他污物中爬起，朝你们袭来。

如果不是这根管子，或许，你们会欣然接受她们的投怀送抱？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00/87$ 大失败！，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1D4$ 最大值=4 点,当前剩余 8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5/71$ 失败，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D4=3$ 点,当前剩余 6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请宣言

<狮子座 Leo> 我忍耐那股恶心反胃的感觉，冲上前去尝试钳制住蒂尔达的行动。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徒手搏斗检定: $D100=59/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Leo 从身后固定住了蒂尔达的四肢，她徒劳地挣扎着，但 Leo 的力量显然比她更胜一筹

<掌局者> Hmong 的行动轮，请宣言

<赫蒙 Hmong> 老天呐这种东西是在这种时候可以看到的吗？西班牙色情片还是输了，这种异形性交果然是不行的啊！看 Leo 已经在钳制蒂尔达，一想到那个东西有偷袭的可能，我飞速顺出了我的霰弹枪，，顺便打开之前藏着盒子的夹层卡扣，然后对准梅洛迪开枪。

<渡边> 殷文进行射击检定：D100=25/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殷文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2D8=2+5=7

梅洛迪无处可躲，你们能看到她身上冒出几个血洞，她的喉咙里溢出模糊的尖叫，但仍然有力气活动。

<掌局者> 蒂尔达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73

她拼命地想要踢中将她固定起来的 Leo，但无补于事，那根灰色的管子随着她的动作而摇晃着，末端的尖刺一张一合。

<掌局者> 梅洛迪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96

受到霰弹枪弹丸冲击的梅洛迪连维持站立的姿势都很困难，她歪斜着倒向一边。

<掌局者> 伴随着霰弹枪的声音，你们听到走廊外有人叫了一声：“嘿！什么动静！看枪战片的能不能把声音调低一点！”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请宣言

<狮子座 Leo> 我咬牙，用力地将蒂尔达的头往地面上掼。争取让她失去意识和行动能力。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徒手搏斗+20 检定：D100=91/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Leo 将蒂尔达的头往地面上砸去，但显然不小心将她的头搥到了一团湿润的分泌物以及软垫上，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掌局者> Hmong 的行动轮，请宣言

<赫蒙 Hmong> 那我该怎么办，靠近肯定是不行了，我可不认为徒手能跟生殖器对抗，但既然提到了谍战，我开了手机外放音乐，然后继续开枪打梅洛迪。

<渡边> 殷文进行射击检定：D100=81/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或许是因为分心去处理了音乐用作遮掩，Hmong 这一枪并没有命中目标，只是将文件柜打出了好几个窟窿眼。

<掌局者> 蒂尔达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76

她的四肢挣扎着抓挠 Leo 的手臂和脸颊，但由于被摔了一下，即使没有受伤也眼冒金星，她并没能成功地反击 Leo

<掌局者> 梅洛迪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24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2=2

<渡边> 殷文进行闪避检定：D100=26/4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梅洛迪口中的尖锐长管飞速地朝 Hmong 刺来，但 Hmong 端着霰弹枪进行了一个利落的翻滚后躲开了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请宣言

<狮子座 Leo> 我咂舌，不能再犹豫了。我迅速地将枪掏出握紧，枪口朝着蒂尔达的躯干扣下扳机。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射击检定：D100=29/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狮子座 Leo 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0=7

Leo 的子弹击中了蒂尔达的后腰部位，枪声响起的时候她发出一声闷闷的尖叫，可以感受到骨骼和肉体被撕裂的动静，一股鲜血从伤口涌出。

<掌局者> 蒂尔达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66

蒂尔达回身，她口里的尖刺器官贴着 Leo 的手臂划了过去，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有些刺痛，但并不致命。

<掌局者> 梅洛迪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2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2=2

<渡边> 殷文进行闪避检定: D100=39/4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这一次的刺击来得既快又狠, 甚至在空中划出隐约的破空之声, 好在 Hmong 的反应更快一步, 他灵活地闪过了。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 请宣言

<狮子座 Leo> 我继续趁着局势占上风, 朝着蒂尔达开枪。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射击检定: D100=100/70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蒂尔达迅速地爬起, 在离开这一团毛毯和杂物交叠着的角落时, 由于脚下不稳, 导致同样站在毛毯上的 Leo 不慎摔了一跤, 但好在枪并未走火

<掌局者> 蒂尔达的回合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100

蒂尔达起身的动作太急……她紧跟在 Leo 的动作后也摔了一跤, 头不慎撞在了坚硬的茶几桌角。女孩发出一声闷哼, 随后就没了动静, 大概是晕过去了。

<掌局者> 梅洛迪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8

梅洛迪试着紧咬在 Hmong 身后不断地攻击, 但蒂尔达的情况分了她的心, 她的动作犹豫了一瞬, 动作落了空。

<掌局者> Leo 的行动轮

<狮子座 Leo> 我见蒂尔达突然没了动静, 立刻调整姿势朝着另一个还能活动的梅洛迪射击。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射击检定: D100=73/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Leo 爬起来的动作比梅洛迪慢了一些, 子弹贴着梅洛迪的发梢穿过

<掌局者> Hmong 的行动轮, 请宣言

<赫蒙 Hmong> 妈的, 下次一定要拜托斯宾塞长官给自己进行加训, 枪法烂的和赛特老师一样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继续朝着梅洛迪开枪。

<渡边> 殷文进行射击检定: D100=31/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

也很不错了。

<渡边> 殷文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2D8=5+3=8$

在近距离的射击下，霰弹枪显然发挥出了最大的威力：Hmong 的一枪将这具轻飘飘的女性躯体整个掀翻，随后对方的身体里涌出大量的鲜血：梅洛迪显然已经被击毙。

<掌局者> 蒂尔达的行动轮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8$

蒂尔达一时间还没能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特工们，现在她任你们处置。

<掌局者> 战斗轮结束

<赫蒙 Hmong> “老天，老天…这是长官保佑了…阿门。”看到梅洛迪被击毙了我才松了口气，擦了擦因为暖气或者紧张而烘出来的汗，“我终于深刻理解了，*Lòng tốt đối với kẻ thù là tàn ác đối với chính mình.*”

<狮子座 Leo> 我迅速地动手拆下了床单，上前牢牢捆住住了蒂尔达的手脚才腾出空再喘气。

<赫蒙 Hmong> “还好没有真的变成庞培，哈哈。”缓过气来我给 Leo 扔了颗水果软糖，然后自己也嚼了一颗，“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活着的这个姑娘？扯出来那个东西，还是枪毙她以绝后患？”

<掌局者> 你们在这片混合着体液与血液的肮脏狭小空间里，庆幸着劫后余生……结束了吗？在门外的走廊里，似乎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隔着一道磨砂玻璃门，你们能够听到他们嘀嘀咕咕的讨论：枪声似乎不是从音响里传来的，难道有人在这里开枪？

<赫蒙 Hmong> 我将音乐声开到了最大，然后暂时死死抵着玻璃门。



“THE AFTERMATH”

Alpha Squad

<掌局者> 在大约 17:25 时，你们离开杜鲁门纪念高中。此时雪势有了些许好转，从天边隐约渗出一捧橘红色，看样子晚间时分还会有一场大雪。你和菲拉格里驾车于 17:55 返回了迪卡图尔家。

北部的住宅区此刻在外活动的人并不多，他们大都埋头清扫着家门口厚厚的积雪，迪卡图尔家附近静悄悄的，那条橙色黏液的痕迹已经有些许晕开，渗入了雪中，看上去仿佛一串打翻的颜料。被菲拉格里盖住的怪物尸体仍然在原处，其上覆压的雪块融化了一些，风把锡箔反光垫掀起一角。

<玄武岩 Basalt> 我示意菲拉格里在尸体附近看守，去迪卡图尔家里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包裹住那个怪物尸体的东西，比如大型的垃圾袋或者塑料布。

<掌局者> 得益于这一家人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你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到了用于包装大型垃圾所需的黑色不透光塑料袋。

<玄武岩 Basalt> 我拿着垃圾袋走出来，分了一半给菲拉格里：“好了，把这玩意裹上，先放到你后备箱里。我们去把学生宿舍那具尸体拉上，找个地方一起烧了。你也不想把自己车里搞脏吧，那就裹得仔细点。”

然后我开始用塑料袋包装那具怪物尸体。

<掌局者> 他拿着垃圾袋，犹豫了一会儿，帮你那个明显看上去像怪物的尸体装好。在听你提到学生宿舍的那具尸体也要烧掉时，他显得犹豫：“真的要把他也处理掉吗，我是说，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如果他的朋友想找到他怎么办？不用做死亡登记吗……”

<玄武岩 Basalt> “你说的是谁？我说的是那里的怪物尸体，”我感到有些好笑，“那个流浪汉你按正常流程处理就行，当然，也得等我先把其它痕迹扫干净。”

把怪物的尸首搬进菲拉格里的后备箱后，我又从迪卡图尔家找了把铲子和一个塑料桶，把沾了血和橘色液体的雪都铲到桶里，倒进他家的浴室用热水冲化再冲进下水道。

<掌局者> “哦哦……”菲拉格里抓抓头发，“我以为您想彻底毁尸灭迹。”他跟着你忙前忙后，手里也抄着一把大除雪铲，“就是您那个什么组织，电影里不都这么演吗？黑衣人，按一下按钮就能记忆消除。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

<玄武岩 Basalt> “外星人？那我可不知道，”我摇了摇头，“要是真有那么容易就能消除别人记忆的东西就好了，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很多。你看到的这些怪物就是唯一的科幻元素了，现实生活可没那么炫酷，只有致命的危险和死人留下的烂摊子。”

幸好因为天气冷，出来时都带着手套，不用担心留下指纹的问题。但我还是把迪卡图尔家检查了一遍，确保不留下什么毛发痕迹或者足迹，又从他家里找了桶汽油，拎着回到菲拉格里的车边：“这家的男主人和小儿子的尸体，到时候也交给你去登记，没问题吧？”

<掌局者> “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镭射枪和高科技，也没有什么隐藏总部和能飞的车。”不知道为什么，你从菲拉格里的话里听出了一些失望。他把除雪铲往已经清理得差不多的雪堆上一杵，点了点头，语气中多有犹豫，“我会登记的，就说……是入室抢劫，对吧？”

<玄武岩 Basalt> “随便你编什么，能蒙混过关就行，”要求这种热血的年轻警员放弃真相，像那些混日子的家伙一样撒谎糊弄，还是挺遗憾的一件事。但没办法，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感觉这个小伙子思想很不正确，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肃性，之后得给他好好上一课才行，“你觉得这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好莱坞科幻大片？要是你稀里糊涂地撞上那些怪物，现在要被登记的人就是你了。”

<掌局者> “那倒是。”他也没否认，显然是想起了之前你被那个怪物的爪子抓得够呛的场景，菲拉格里老实地点了点头，“所以你们是国家秘密机关？你们的薪酬怎么样？”他一边收拾完了雪堆，一边把塑料袋堆放在后备箱，自己则坐进驾驶座，“虽然挺危险的，但是如果是高薪的话，没准我也想试着应聘看看。”

<玄武岩 Basalt> “薪酬？”我笑了一声，“这活儿啊，没钱拿，纯靠一些自我牺牲精神。你要是嫌命太长，倒是可以来这儿快速燃烧一下自己。菲拉格里，我欣赏你的干劲，但你的能量应该发挥到更实在的地方，做出一些实际的贡献。像现在一样，当个警员，挺好的。”

我一边说一边催促着菲拉格里上车：“行了，快点，先去学生宿舍，我们要处理的事情还有很多。”

<掌局者> “没钱拿，那您靠什么吃饭？”菲拉格里很意外，但还是不敢和你多

耽搁。他麻溜地发动了车子，你们在昏黄的天色中回到了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

<玄武岩 Basalt> 我没有回答。没必要让他了解这些细节。回到学生宿舍，我如法炮制地把怪物的尸体裹起来丢进后备箱，然后从洗手间拿了毛巾清除血迹和橘色液体，把搏斗和枪击留下的痕迹全部破坏，再尽量把射出去的子弹也都收集回来。最后清除完自己的痕迹后，我把回收的子弹和清理的毛巾也一并丢进垃圾袋装进车里，准备之后一起烧掉。

至于那个流浪汉画的诡异画作，我也塞进了垃圾袋。这种邪道玩意儿还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确认把和那个怪物有关的一切痕迹都抹除后，我回到了车里：“老规矩，尸体你之后去登记。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烟稀少又空旷的地方，纵火时间到了。”<掌局者> 菲拉格里在你收拾怪物尸体的过程中显得有点无所事事，他戳了戳流浪汉的尸体，把他的手抬起又放下。等你处理完一切你想要处理的事务之后，他吸了吸鼻子点头：“这附近都是住宅区域，没什么人少的地方，如果您要烧东西的话，黑烟会挺明显，不过再往西边开一点，靠近河边的位置应该没什么人，那里都冻上了。”

<玄武岩 Basalt> “行，就去那里。别忘了迪卡图尔的尸体还在地下室，一共四个人，别记漏了，”我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冬天的天黑得真够早的。对我们来说这可能算是好事，不容易被人注意行迹，“开车吧。”

<掌局者> 菲拉格里拍拍手上和膝盖上的灰站起来。他似乎对自己成为了你的司机这件事没什么太大异议。你们沿着马路小心地开到了已经被封起来的南部大桥附近。长长的黄色警戒线将这里围绕起来，走道上能看到明显一层厚厚的冰。

河道上漂浮着许多大块的碎冰，淅淅沥沥的水流声从停运的大桥下流淌而过，而远处是拉方丹市的南部区域，那里受冰风暴的影响不太深，此时正是餐点，灯光摇曳在高楼大厦之间，在昏黄的天色下显得无比温馨。

这里的风很大，菲拉格里将警服的帽子戴了起来。

<玄武岩 Basalt> “来帮忙吧。”风这么大，得注意看着防止火灾。我冲菲拉格里招招手，把两具怪物的尸体和装着杂七杂八的物品的塑料袋都搬到空地上，然后小心地浇上汽油，注意不要让汽油流得太远。

做完这一切后，我把空了的汽油桶也放在那堆鼓鼓囊囊的黑塑料袋中间，示意菲拉格里：“站远点。”我自己也后退几步，站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掏出打火机点燃后扔了过去。

<掌局者> 你们选了一处相对向下凹陷的洼地，汽油并没有流出去太远。所有能够被称之为证物的东西都被集中在了这里。怪物苍白的肢体在搬动的过程中滑出了一截，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在火苗猛地吞噬了一切过后，能够在橘红色的焰光中看见的不过只是逐渐皱缩的黑乎乎残渣。

菲拉格里沉默地看着这场火在暮蓝色的天空下燃烧，直至熄灭。被融化了一半的冰层上只剩下一些塑料袋的残渣，和一些看上去像是动物骸骨的白色颗粒。

<玄武岩 Basalt> “好了，最后一步，”我把烧剩下的残渣全都收拢到一处后洒进河里，然后拍干净手上的灰。破坏环境应该是我这趟任务里犯的最轻的罪名了，“回事业局吧，希望 Leo 和 Hmong 那边也顺利结束了。”

我拍了拍菲拉格里的肩膀，没有再说话，只是无声地坐进了车里。

<掌局者> 此刻，电话铃在一片寂静中响了起来。它竟然还有信号，或许是因为此刻你们正处于靠近南部信号正常的区域。

Beta Squad

<赫蒙 Hmong> 在抵着门的时候脑内疯狂思考着对策，我朝着 Leo 做口型：先把她们俩挪到开门看不到的视觉盲区。

<掌局者> Hmong 可以从手机的时钟上确认此时是下午 17:25，你们此刻位于麦克菲利楼的五楼休息室，与一具尸体和一个随时可能醒来的怪物女孩待在一起。透过休息室狭窄的窗户，能够看到远处有昏黄的云朵晕染开来：早些时候还会有一场暴风雪。

<狮子座 Leo> 我读懂了 Hmong 的意思点了点头，捞起床单将尸体和蒂尔达脱到角落盖上。

<赫蒙 Hmong> 那可真是，真是帮大忙了，暴风雪，这个时刻能来真不错。看 Leo 已经盖好，我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血迹，然后将枪和背包往旁边踢了踢。

<掌局者> 由于和女孩们近距离地接触过，你们的外套上都沾了不少血迹，但如果将外套脱下，似乎还能勉强掩盖。

<狮子座 Leo> 我把外套迅速拖下，把房间里最显眼的血迹也简单掩盖一下。

<掌局者> 你们手忙脚乱间整理了片刻，由于休息室的毯子和杂物本身就较多，一眼望过去，这里暂时看不出什么异样。

<赫蒙 Hmong> 我毫不犹豫脱下了外套，剩下的将水果软糖嚼了嚼抹在还有血点的位置，然后飞快的钻了出去，顺带拉上了磨砂玻璃门，冷静，冷静，就像和赛特老师去酒吧的时候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抬头我调整好了表情，笑着对学生们说：

“嘿伙计们，看来你们已经听到声音了啊，怎么样，足够真实吗？我们搞来数字混响设备和调试好 TrueVerb（真实混响器软件）可是花了不小得功夫了，看起来你们都吓到了～”

<狮子座 Leo> 见 Hmong 已经出去想办法遣散学生了，我便迅速地在屋子里处理起霰弹枪射击喷散的血迹、散落的弹壳等等，为转移尸体做好准备。

<掌局者> 这群对派对狂热过头的学生们没有多加怀疑，人群里有人吹了声口哨：

“伙计，你们怎么弄来的这么一套好东西，晚点能搬去大厅吗？我们的主会场在那里，晚上六点。”

<赫蒙 Hmong> “当然，这种好东西一定要大家一起分享嘛～我们现已经在调试

的最终阶段，派对的超级惊喜总得留到最后，要知道搞到这东西可是让我们绞尽脑汁了，相信大家一定会有相当难忘的晚上～现在，在开始前，给我们再留一个小小的开幕准备时间，可以吗？”

<掌局者> “噢，这不是凯撒和庞贝吗？”伯格曼从人群里挤出来，他笑嘻嘻地跟大家保证：“他们俩是蒂尔达和梅洛迪的朋友，绝对靠谱，绝对刺激。”而学生们得到了派对中心人物的首肯，也都不再停留于此，而是纷纷散去，一些人坐了电梯去楼下，一些人回到教室里继续举办着他们的预热活动。而伯格曼留了下来，他手插着口袋大喇喇地走过来，满脸兴奋：“你们真带了混响设备来？就靠你们随身的那两个背包？难道是最新产品？老实说，学校里教学用的音响还是太旧了些。是梅洛迪和蒂尔达出的主意？”他试图往 Hmong 的肩膀后张望，“这两姑娘真不错。”

<赫蒙 Hmong> “这种主意当然是她们俩想的～要知道作为学生谁不想让派对拥有最好的东西，这个设备要搞到手我们和她们也是花了大钱。”我笑眯眯不动声色地带着他的视线注意力别在身后的玻璃门，而是给他塞了颗水果软糖，“姑娘们是相当不错，而且是为你设计了专场。现在，你去帮帮忙，先去把其他人的热情调动到最高，以保证有最棒的震慑力和欢呼，成为今晚的最佳牛仔，你觉得如何～”

<掌局者> 他手里握着那颗软糖眨巴了一下眼睛：“所以……她们在正式开始前又不想搭理我了？又没事了？”随后将软糖扔进嘴里嚼了嚼，略微耸肩，“好吧，那我就期待两位陛下能给我准备什么惊喜。”

伯格曼顺利地被打发走了，现在走廊里暂且空无一人，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打闹着的学生从教室里冲出来。

<赫蒙 Hmong> 打发走学生后我飞快的进了屋子，看看 Leo 处理的怎么样，再看看房间里都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包括女士的背包和可能会放在这里的化妆品。

<掌局者> Hmong 在一堆杂物里发现了女孩们随身带着的手挎包，看起来尽管她们被磨人的欲望所吞噬，但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化妆品

<赫蒙 Hmong> 我简单的看看有没有美白和洁面相关产品，简单看过后看看屋

子没有没有水可以兑开。

<掌局者> Hmong 在角落里翻找到了几箱过期很久的饮用矿泉水

<赫蒙 Hmong> Luck ~ 我摸出矿泉水瓶，利落的开始将这些美白和洁面产品兑入水中，然后开始晃动，混的差不多后我开始倒在喷溅的血迹处，发挥自己作为 CIA 的细致检查，边倒在血迹上边跟 Leo 轻描淡写到：“Leo，记得买化妆品要看成分表，这是好习惯，不要像年轻的学生一样，在这种时候就会变成掩盖死因的助力了。”

<掌局者> 残留在毛毯和地面上的血迹被水和化妆品的混合物稀释了一些，现在它们的颜色看上去没有那么深了，只是留下了一片片晕染开的痕迹

<赫蒙 Hmong> 我将投射式电击器扔给了 Leo：“用这个，可以让剩下那个没那么早醒，如果她还会被电击影响到的话。”

<狮子座 Leo> “谢谢你的好心，那我会及时在遗书里写上我的死因。大概吧。”
我用电击器给蒂尔达来一下后抹了把汗，探头留意走廊来往的人。

<赫蒙 Hmong> 处理完后我看看房间内有没有稍大点的箱子，或者足够长的床单，到窗边看看楼下有没有学生依旧在外晃荡。

<掌局者> 走廊里仍然隐约回荡着学生们的笑闹声。电梯目前正从一楼向上不断地升高着。一旁的消防通道里看上去倒无人经过：或许是因为楼梯间太冷了。

房间内并没有大得能够装下一个人的集装箱，但有不少棕色的毛毯。窗外的雪地上大约有两三个学生正在陆续地往楼内走。现在的时间是 17:45，派对快要开始了，不会有人想要错过这个绝妙的冬夜。

<赫蒙 Hmong> “怎么就写遗书了，老天，可以活着还是要健康活着不是吗？”
确认好情况后我才继续说，“楼梯间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人，是个好机会，帮把手，用毛毯把她们包起来~”

<狮子座 Leo> “呵……消防通道似乎是可以走的。”我用毛毯将人裹起的同时念叨道，“六点的人流量我们应付不来，还是直接抗到车上吧。”

<赫蒙 Hmong> “当然，我们可以尽快，先让我做个小机关。如果他们开门还可以阻拦一会儿。”我找找房间里有没有丝带或者皮筋之类的东西，然后找找有没有可以卡着推拉门边缝的东西，想必卡住就可以了，简易卡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准备好后跟 Leo 说：“走吧，包好我们就出发~”

<狮子座 Leo> 我不做声地点了点头，先行扛起包好的蒂尔达往消防通道小跑去。

<赫蒙 Hmong> 看 Leo 点头我飞快在最后用匕首松了下拉门的滑轮，然后扛着包好的另一具尸体卡好门就飞快跟着润过去。

<掌局者> 你们一前一后，紧张且迅速地抬着沉重的尸体穿过小半个走廊。尸体身上被挤压出的鲜血浸湿了毛毯，不过还没有染上你们的衣服。在 Hmong 踏入消防通道的一瞬间，你们听到身后的电梯发出叮的一声响。

新的一批学生们来到了五楼，但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与他们只有一门之隔的消防通道里是个什么场景了。

<赫蒙 Hmong> 我轻轻带上了消防通道的门，向上掰了门把手，注意不出声，然后继续往下去。

<狮子座 Leo> 我也尽量收声，小心翼翼地向下转移。

<掌局者> 18:00，你们来到了麦克菲利楼的一楼。这里已经不如你们刚来时那么热闹了，所有被邀请的人都集中到了五楼的派对大厅中。

在昏暗幽蓝的天色里你们冒着雪一深一浅地离开教学楼，打开车门的时候，从五楼的窗户里音乐传出激烈且活泼的音乐：“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理查德——伯格曼——”

无论人是否到齐，派对总会如期举办。

<赫蒙 Hmong> “真切希望学生能有不错的夜晚，我是说，活下来的夜晚。当然作为派对那肯定是他们人生中最糟糕的了。”我小声吹了口哨。

<狮子座 Leo> “Hmong，你试一下信号。”说着，我将蒂尔达扔到了皮卡的敞开车厢上，撕下些许布条结成绳子。在保持蒙住蒂尔达的面部的状态下将布条绳子绕在她的脖颈上，另一头则从栏杆上穿过，握紧在手里。

<赫蒙 Hmong> 我将索带式塑料手铐体贴的递给了 Leo，然后摸出手机看看信号：“当然，乐意为您效劳，女王陛下。”

<渡边> 殷文进行幸运检定：D100=53/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掌局者> 天色渐晚，恼人的冰风暴似乎又要再度将拉方丹市的通讯信号屏蔽上好几天，Hmong 的手机没有信号

<赫蒙 Hmong> “好吧，效劳失败了，没有信号。”我耸了耸肩。

<狮子座 Leo> “谢了，省力气了。没信号也没事，多跑一趟而已。”我把接过

Hmong 的手铐给蒂尔达的双手拷上。简单测试了一下绳子的松紧度后我收力，缢死这个方法不算高效还要费一点力，但是相对“安全”了。

<赫蒙 Hmong> “看起来应该能顺利结束了，队长的枪法那么好，遇到什么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嗯嗯~我的休假没准回去可以继续。”我算算顺利回去后我的假期还有多久。

<狮子座 Leo> 确认蒂尔达没有活动迹象后我掏出我的手机，在半空中摇晃一下，不抱期望地看了看信号格。

<掌局者> 在绳索逐渐收紧的过程中蒂尔达醒了过来，她在毛毯的包裹中挣动着，发出濒临窒息的呻吟。但她太虚弱，很快，这团棕色的东西就不动弹了。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幸运检定：D100=17/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幸运的是冰风暴此刻还没来得及完全把信号封锁起来，Leo 拍打了几下手机——或许这对电子产品来说真的有用。信号格冒出了一格。

<狮子座 Leo> 我挑了挑眉，朝向 Hmong 说道：“我也终于被信号眷顾了一次——我想想，仓储那边似乎是无人的，可以在那处理。我和队长说我们去那咯。”

<赫蒙 Hmong> “我没有意见~反正最头疼的转移已经结束了，哦对，我们之前去的那间屋子剩下的尸体，怎么办，我们顺路过去带上一起转移？车子的血也得想办法处理一下。”

<狮子座 Leo> “啊对，那栋宿舍楼……呼，今晚有得忙咯。”我按下通讯录里队长的电话号码，等待接听。

<赫蒙 Hmong> “今晚有的忙咯~哎，饿了，你要来块巧克力饼干吗？哦对，我还得拆了我的霰弹枪藏好。”拿出饼干后，我擦了擦枪，随后将枪拆卸后藏回先前放着它们的东西里。

<玄武岩 Basalt> “喂，Leo？”听到电话铃响起，我立刻接通。没想到这冰天雪地的竟然又有信号了，真是好消息，“你们那边怎么样？”

<狮子座 Leo> “队长，好消息，这边的电力排查做完了——”我抬高音调报告的同时还没忘记这部手机的安全性并不高，稍微整理了一下措辞，“趁着还有时间，我们这边打算去一趟今天的一号目的地，就早上那里再检查一下。把工作的最后一口气做完。可能会晚些再回事业局了。”

<玄武岩 Basalt> “很好，听上去你们的工作很顺利，我这里也进展良好。一号目的地我已经排查过了，你们不用再去，只要把你们手头剩下的部分做完就行。没有问题的话，事业局见。”

<狮子座 Leo> “哦那就方便了，那么事业局见~”说罢我挂掉了电话，从后车厢下来走向了驾驶座。

<赫蒙 Hmong> 我将枪藏好后将巧克力饼干扔给了 Leo，随后调整了位置坐的舒服一些。

<狮子座 Leo> 我坐进驾驶座的时候打了个哈欠，接过巧克力饼干，一边拆包装一边对着 Hmong 说明情况：“学生宿舍那边队长去做了，我们把后车厢的东西处理了就好。”

<赫蒙 Hmong> “了解，麻烦越减越少了，Leo，留心一下路上有没有药店，虽然化妆品兑水好用，但剩下的量暂时不够处理汽车的血渍。”我叼着巧克力饼干，看着车顶说到。

<掌局者> 驾驶座的门关上，旧皮卡车的车门发出一声老旧的闷响。震得后视镜上悬挂的木质小十字架轻轻摇晃几下。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此刻是晚上 18:35。天色暗得需要打开远光灯才能看清路面的状况，大片大片的雪花又开始落下来，被胶皮缺损了一半的雨刮器艰难地擦拭掉。

<狮子座 Leo> 补充好体力后我拉好安全带踩下油门，往仓储的方向驶去。小心风雪天的道路，同时留心附近的街道有没有 Hmong 需要的药店。

<渡边> 殷文进行幸运检定：D100=15/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狮子座 Leo> 我也注意一下还在运转的店铺里有没有合适的便利店和超市，专业工具不抱期待了。不过登山斧匕首精炼煤炭之类的也可以勉强凑合一下，当然，要和着一些其他东西一起买。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幸运检定：D100=40/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在驶往厄尔仓储的途中，你们在一条被大雪掩埋了一半的路边看到了还亮着灯的零星几家店铺：包括药店和一家户外登山装备店——鬼知道在这个天气里为什么还会有户外运动店铺亮着灯

<赫蒙 Hmong> 我脱下了外套，为了防止身上其余的血味被人察觉，从而怀疑自己买双氧水的动机，我在手心画了个口子，随机摸了一些灰在旁边：“药店居然还开着啊，正好买点双氧水和绷带。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的流行用语怎么说来着，超高校级别的幸运？”

<狮子座 Leo> “超高校级别，听起来是挺超级，”我靠着路边停下车，“那么把必要的工具备齐吧。”

<赫蒙 Hmong> “当然，加快脚步，然后解决完回去睡大觉～”

<掌局者> 无论是药店还是户外运动店铺，没有生意人会不欢迎在恶劣天气还要坚持到访的客户。两家店的店主都热情地招待了你们，你们在店内备齐了一些必须的工具。

<狮子座 Leo> 我微笑着谢过店长出了店门后我将东西在车厢安置好，在心里回忆以前的鉴定知识倒推破坏尸体的操作流程，继续开车前往仓储。

<赫蒙 Hmong> 买了两瓶双氧水和纱布后回到车上，给自己的伤口先处理好包扎，然后将衣服上的血迹用双氧水稀释盖味，剩下的等着到达目的地处理完再处理车子。

Alpha Squad

<掌局者> 年轻的警员此刻话倒是很少，他闷头开车，车内的暖气被调得适中。这里距离公共事业局有四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大片大片的雪花被车前灯映亮，雨刮器有节奏地清理着挡风玻璃。由于电台已经停止运营了，你们在一片尴尬的沉默里缓慢地往事业局驶去。

<玄武岩 Basalt> “菲拉格里，把你的钱包给我。”我倒不在意车里的气氛，一边换弹匣一边对菲拉格里说。

<掌局者> “您要做什么？”菲拉格里紧张地瞄了你一眼，并没有立即照做。他大概是在担心你杀人越货，还想把证件抢走。

<玄武岩 Basalt> “你觉得我在乎你那点警员的工资？”我挑了挑眉，“这份活儿虽然没有薪酬，我还没有丧心病狂到要强抢钱财的地步。对你不利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行事风格最怕的就是麻烦了。”

<掌局者> “呃……您不在乎钱财也是我担心的其中一点。”他看你如此坦诚，也紧张地笑了一下，对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警员空出一只手从衣服内衬里取出了自己的证件交给你，上面印着拉方丹市警局的标志。

<玄武岩 Basalt> 我翻了翻他的证件：“嗯，没什么问题。现在钱包。”我冲菲拉格里伸出手摊开。

<掌局者> 菲拉格里张了张口想抗议，但是最终没说什么正当理由来。他仍然保持着一脸自认倒霉的表情，从内衬里又取出一个鼓鼓的钱夹。里面除了放着钞票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证件之类的物品。在透明的夹层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性打扮看上去像是生活在 90 年代，她的外貌轮廓和菲拉格里有相似之处，你意识到这应当是他的母亲。

钱夹的皮质外壳残留着警员温热的体温。

<玄武岩 Basalt> 我翻了翻他的驾照，看到地址之后把钱包丢回了他怀里：“你和你母亲相依为命？”

<掌局者> “我母亲过世得很早。”警员的嘴唇抿得很紧。他打了个方向盘，车子转过又一个弯，已经能看到事业局大楼的轮廓。

<玄武岩 Basalt> “哦，我很抱歉，”我把枪抵到他太阳穴上，“很抱歉，把你

牵扯到这件事里来，菲拉格里。但你现在可以和你母亲团聚了。”

<渡边> 掌局者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5

<掌局者> “操！”菲拉格里没忍住爆出一句脏话，他吓了一跳，似乎没预料到你会突然拔枪。车子猛地在路面上打滑，轮胎摩擦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菲拉格里紧抓着方向盘，好不容易才稳住车身：“你他妈什么毛病？！”

<玄武岩 Basalt> “虽然我说过我不想惹麻烦，但是如果你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麻烦，那我就必须处理掉你，”我神情不变，淡然地举枪按着他太阳穴，“看样子你没被人用枪指过脑袋吧，菲拉格里，记住这种感觉。”

我扣下了扳机——当然，枪里还没装上新的弹匣，是空枪——然后把枪收了起来。

“不要成为我们的麻烦。今天的事情，烂在肚子里。不管是你喝醉了酒，做了噩梦，还是磕了药爽上天，今天见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半个字。”

“否则，我会找到你，找到和你说过话的所有人。然后，你会重新体验到，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是什么感觉。我扣下扳机的那个声音，就会成为你听见的最后的声音。那些被你殃及的人，也一样。”

“那时候将发生的事情，和现在的唯一区别是，你连一个操都不会有机会骂出来。记住了吗？”我语气平稳地叙述着，“你应该不想加入我们了吧？很明智的选择。把我在事业局放下，你就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明天去把那四个死人登记好，然后忘记这一切。”

<掌局者> 在你扣动扳机的那一刻警员紧张地打了个颤，就好像的确已经感受到死亡的气息从太阳穴中穿过。他紧紧捏着方向盘，指节泛白，看起来如果不是正在开车，亦或者如果不是身处劣势，这个年轻气盛的警员会冲过来把你揍一顿。

他咬着牙将白齿磨得咯咯作响，显然被吓得不轻，也气得不轻。菲拉格里的脸色涨红，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我知道了

<玄武岩 Basalt> 哎，吓唬这么个正直的年轻人，我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不过……看上去效果还不错。很好，希望我们后半辈子都不要有交集。

我在心里默默念叨了几句这都是为他好为了所有人好，表面上还是紧绷着脸做出冷酷的神情。经过刚才那番恫吓，我还是直接演坏人算了。

<掌局者> 越野车靠近公用事业局：但你注意到停车场里比起你们早先离开时有些许不同。一辆闪烁着红蓝灯光的轿车停在这里，吸顶灯闪烁着映出雪花的影子。

是警察。

Beta Squad

<掌局者> 19:30，你们趁着夜色来到了厄尔仓储。这里的供电已经完全中断，即便在夜间，仓储区也只是一片在夜色中起伏的黑色海洋，只能隐约看得清仓库顶部彼此相接的轮廓。没有任何动静，除了你们的呼吸声和皮卡车发动机的声响，雪悄然地落下，一切就像是幅不断循环着的电影片段。这里的雪积得有些深，但是个好兆头：意味着除了你们，至少 24 小时内都没有人来清点过此处的状况。

<赫蒙 Hmong> 真不错，足够黑，且无人，处理尸体的最佳地带，虽然也够冷的。我哈了口气，然后下车搬运尸体：“你打算在哪处理，亲爱的 Leo？”

<狮子座 Leo> “任何能处理的地方，我不挑剔，亲爱的 Hmong。”我四下张望，扛起工具的同时从车厢上拖下尸体，先尝试找一个空单元或者足够背风隐蔽的角落。

<掌局者> 由于树干落下来砸垮了 0171 单元的顶棚，以及仓储区大门也被树木压倒，在这些枝干交错的位置，均有不错的避风处。而除了你们已知的 0171 单元之外，一时间并不能在漆黑的夜色里看出还有哪个单元是空的，且可进入的。

<赫蒙 Hmong>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Leo 选了这里当抛尸地点，想到之前翻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自己的求知欲又开始蠢蠢欲动，我下意识舔了舔自己的下唇，甚至开始哼着越南小调。

<狮子座 Leo> 我把尸体拖到门口，将工具放下：“呼，宝贵的第一次实操，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我先给两具尸体放血，准备好煤炭和火堆。

<掌局者> 割开尸体身上的各处大动脉，已经开始缺氧而逐渐转变为深红色的血液就流淌出来，缓缓地浸透了身下的积雪。

<赫蒙 Hmong> “给个建议，可以顺着关节缝隙切，分尸起来会很方便，之前看案件类节目提到过，有些罪犯分尸就是这么做的，省力的同时也能减少浪费的时间。”

<狮子座 Leo> “我好歹也是干法警的啦，不用提醒。不过血就麻烦你咯 Hmong~ 我尝试一下体力活。还是说你想换一下？”我把女孩身上的毛毯系在自己的腰上和胸前，减少身上溅到的血液。然后掏出了匕首先处理四肢关节筋腱，之后再使用斧头拆解各部分躯干……

<掌局者> 金属刀刃分开血肉和骨头的摩擦声在寂静的仓储区听起来有些太过刺耳，它不断地在墙壁与屋檐间折射跳跃最后又回到你们的耳畔。你们在这震颤的回响当中冷酷地将两具尸体拆分，割裂，现在它们是一团团肉块，曾经涂着丹蔻的指甲在残肢堆中露出来。

<赫蒙 Hmong> “这个嘛，我真的是可怜的文职，我想我还是处理血迹吧，分尸就拜托了。”我朝着 Leo 无辜地眨了眨眼，去外面拿外套捧血进来，然后倒上双氧水混合，撒在血上。

<渡边> 殷文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8/68 失败，殷文的 San 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62。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狮子座 Leo 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8/83 大失败！，狮子座 Leo 的 San 值减少 1D6 最大值=6 点,当前剩余 7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赫蒙 Hmong> 说的再简单到了分尸的时候也是多少不适应了，尤其想起斯宾塞长官最开始的那句话。我咬着牙让自己忽视这个事实，在内心一遍又一遍默念：这是两码事，这是两码事，她们并不无辜。

<狮子座 Leo> 我的动作没有迟缓，不可以迟缓，可是意识和注意力确实开始涣散。一些疑问、质疑和道德感追上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在彻底结束前，我不能动摇。坚持一下莎菲尔，只是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体力活而已。

<掌局者> ——你们当然知道，如若不这样处理，那么悄无声息死在法律体系重压下的人只会是你们，而不是这些怪物。她们是怪物，而非“怪物女孩”。你们早应当认清这一点。

在冰冷的寒风中血腥味很快地消散，并没有持续不断地侵扰你们紧绷的神经。现在，解体完毕，无论它们曾是多么鲜活，多么蛊惑人心的塞壬，现在也只是在风雪中逐渐冻硬的青白肉块罢了。

<赫蒙 Hmong> “……总感觉有段时间不想吃排骨了，你说呢？”我拧了自己一下让自己迅速从那种状态出来，看着地上被肢解的肉骨，努力尝试转移注意力。

<狮子座 Leo> 我有些踉跄地站直，一时间都没力气回复 Hmong 的打趣。借着枝

干、箱子，我再随手找些石块堆砌起一个简易的焚化炉。在这个雪天里温度上没法那么精确地控制了，但愿分解成细小的肉块能火化成功，骨片残渣等最后再处理吧。

<赫蒙 Hmong> 看 Leo 没有回答，我也就开始帮着她起石块，一边搬，一边还在说：“犯罪心理学上不是有过这种类型的变化吗？犯罪行为会在一次又一次中逐渐升级进化。人类总是在越过一次底线后，才会发现自己其实还能再往下坠。Leo，你说，一直这样最终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掌局者> “噤”在摁压了几下防风打火机之后，微弱的火苗亮起。恐怕户外运动店的老板这辈子都想不到你们在他那里买的东西都被用来干什么了。点燃固体燃料，简易焚化炉内就冒起青色的火焰，它映得你们的眼睛都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蓝。

<狮子座 Leo> “哈。好问题，我会留着去问我家更专业的莫尔。”我用手背擦了擦脖颈上的汗水，舔了舔嘴唇，“对我来说，只是坠下去，也不会怎么样。毕竟只有落地的瞬间，我们才会砸成肉泥。”

<赫蒙 Hmong> 我很难得的拿出了烟盒，借着这带着烈火灼烧肉类的火点了起来，然后抽了一口，随后又因为不怎么抽而被呛到，咳了两声：“你说的很对，哈哈。毕竟人类某种意义上只是更高级的野兽，在为了某些东西上也会展现出本能的决然与惊人的气息，且不到死亡，一切都不会被画上休止符。或者说…”又或者组织本身就是这样的野兽。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放着烟在风雪中持续燃烧，直到熄灭。

<掌局者> 在约莫一个半小时过后，专业的固体燃料就以极高的效率将肉块炙烤为了深棕红色，表皮泛着暗淡的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这是烤肉的香气，你们都不陌生，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令人几乎要反胃呕吐的腥臭：而这代表着死尸。

<赫蒙 Hmong> “好吧，我想，烤肉短期内我也不会吃了。”我将灭了的烟蒂放回了烟盒，强忍着不适故作轻松。

<狮子座 Leo> 我借着火光看向 Hmong，呼啸的风声和燃烧的噼啪声还未停止。我伸出因为握柄太长时间略带僵硬的手指活动两下，又看向自己身上的血污，最后把目光投向了炉子眨眨眼。我想做更多，是想做这些吗？我不会回答。但是我

能确定，我有段时间不敢以这样的状态面对莫尔了。“温度……不太够啊，可能还是要费点力气把残块丢一下。”我念叨道。

<渡边> 狮子座 Leo 进行警觉检定：D100=37/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掌局者> 在影影绰绰的黑暗中你们听到了破碎的铁丝网和雪块被翻动的声音，那让你们神经紧绷……但是最终循着香味找来的，不过只是几只饥肠辘辘的野狗。它们的皮毛肮脏，上面甚至还凝着一些冰棱，涎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雪地上，发黄的双眼直直地盯着你们围起来的这一堆肉块。

<狮子座 Leo> “hummmm 也算是物尽其用，我想。”我后退一步，把肉块让给那些野狗们。

<掌局者> 当你们后退一步时，野狗们蜂拥而上，尖利的牙齿轻而易举地就刺破嚼碎了已经被炙烤得柔软的血肉。

动物们从来不会介意自己吃下的是否是曾经具有知性的生物。他们只需要咬合，咀嚼，吞咽，仅此而已。

<赫蒙 Hmong> “确实。”我跟着 Leo 稍稍后退了一步，大概是察觉到 Leo 状态不比自己好，尽管自己也不妙，但还是给她递了颗软糖，“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万物消亡后，灵魂会成为新的生命，因为他们相信时间一切都是循环的。躯壳只是承载灵魂的器皿，总会在某个时刻摔碎，然后在遥远的未来再度重逢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所以别太介怀，放轻松？”

<狮子座 Leo> “……噗。你好可爱哦。”我笑着收下了软糖塞进嘴里拍了拍 Hmong 的肩膀，“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不能说不会后悔，但我会承担行为的结果的。比起这个，我真的渴得不行……走啦，下班了。”

<赫蒙 Hmong> “哈哈，当板着脸的长官可不是我的长项，下班下班了，回家休假～”

<掌局者> 趁着夜色你们离开了厄尔仓储，将剩余的那些肉块和残渣都留给了野狗们大快朵颐。

——去他的伦理和道德，现在你们只想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如果可以的话，再来一杯啤酒。

不出所料，风雪在返回的途中越变越大。晚上九点，你们顶着一深一浅

的积雪，驾驶着皮卡车回到了拉方丹事务局。在门口不远处，停着菲拉格里的越野车，应急灯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停车场里，红蓝色相间的警车车灯醒目地彰显着存在感。在菲拉格里的车旁，是等待你们已久的 Basalt

Mission Complete

<赫蒙 Hmong> “晚上好，队长。”或许是因为 Leo 最后那句可爱介怀到了，路上思绪已经变成了【到底是哪里可爱】的思考，也因为即将回去休假语气也轻松了不少。

<玄武岩 Basalt> 看到那辆破旧的皮卡开进停车场，我拉开车门跳下去，然后关上，拍了拍车窗示意菲拉格里他可以回家了。既然他们回来了，工作应该是顺利完成了。我朝 Leo 和 Hmong 点点头：“晚上好。辛苦了。”

<狮子座 Leo> 我把外套外翻，最后清点一下身上的污渍是不好辨识的程度后才走上前去汇合。“呼~好多人啊，这么热闹的吗？”

<掌局者> 越野车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即刻离开停车场。而听到车胎陆续摩擦停车场地面的声音，你们看到谭雅带着一位警官打扮模样的中年人从事务局大厅里走来。她穿着深色的羽绒服，满脸担忧：“黎先生，你们可算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了米尔斯先生的事……”谭雅的话说到一半，就被那名中年警官突兀地打断：“斯基普·米尔斯被匿名人报警死在了家中，我需要调查他的办公室排除谋杀可能性，我听说你们有他办公室的钥匙。”他的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赫蒙 Hmong> 听到谭雅点的是自己时，头皮发麻，这种场合能不能拜托队长啊。随后听到警官打断了话，我内心松了口气，看向了 Basalt。

<玄武岩 Basalt> “噢，是吗？米尔斯先生死了？”我做出惊讶的神色，非常配合地交出了拖车的钥匙，还给他们指了指方向，“他的临时办公室就是那辆拖车。”

<玄武岩 Basalt> “说实话，我的确怀疑他有什么问题……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哎，总之你们调查的时候小心一点，他在那里搞了一些，嗯，挺恶心的东西。”我摆出一个此事一言难尽的意味深长的表情。

<掌局者> “谢谢配合。”警官接过 Basalt 手里的钥匙，略微点头后就走向了拖车。

谭雅的眼眶红红的，明显是哭过：“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

<狮子座 Leo> 我面露难过的神色，虽然更多是因为我的睡眠还要延后。“真是突然的噩耗……抱歉。”

<掌局者> 警察搜索拖车并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在过去约莫十来分钟后，他关上了拖车门走出来，将钥匙交还到 Basalt 手里。

“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古怪，目光转向了你们，“几位是 FEMA 的督查组人员吗？” 他的胡须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珠。

<玄武岩 Basalt> “节哀顺变，谭雅。生活……总是充满了一些不幸的意外的，” 可怜的姑娘，但身为萍水相逢的临时同事也只能进行礼节性的安慰了，“米尔斯先生出了这样的事……我们的工作要如何进行下去呢？事业局看上去似乎腾不出地方了。”

<赫蒙 Hmong> 今天自己说的话已经够多了，我像最开始来的时候那样就在边上，这种时间久交给长官，交给长官。

<玄武岩 Basalt> “对，我们是，” 听到警察的话，我点了点头，“您还有什么想问的？我们尽量配合——但我们也是有工作要做的，这点请您理解一下。”

<掌局者> “我不知道，我……” 谭雅抹了抹眼眶，“如果几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在更衣室里和我们一起睡一晚。有消息说冰风暴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想必你们也不会在这里委屈太久。”

“我明白，那么我简短地问几个问题。” 中年警官点了点头，“我想知道几位今天在外检查供电情况的时候是否途经了斯基普·米尔斯家？或者说，是否在检查途中遭遇了什么异常？”

<玄武岩 Basalt> 我拍了拍谭雅的肩，露出同情的表情，叹了口气：“我们没什么关系，这点小事还谈不上委屈。今天最辛苦的还是你吧。”

<掌局者> “谢谢您，那么，我去给几位准备休息的区域。” 谭雅勉强振作了精神，朝你们点了点头，返回了事业局大厅内部。

<玄武岩 Basalt> 我转向警察，镇定地回答：“我们的确有拜访米尔斯先生的打算，毕竟他之前是这里的主管，我们觉得应该跟他了解一些情况。这点谭雅也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出发后发现雪灾情况太严重，经讨论后决定首要的事项还是先对全城的供电进行确认，所以我们就在外跑了一天，没有去找米尔斯先生——毕竟雪天开车也不方便，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效率。”

“我们应该没有经过米尔斯先生的家，但可能在几个街区外路过了吧。”

也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掌局者> “也就是说，几位中途转道去了别的地方检查。”警官抹了抹自己的胡须，他看上去半信半疑，只是从这番话里暂时找不出破绽，“米尔斯先生的报警电话是在 11 点 05 分左右拨通的，但由于风雪天信号时好时坏，我们查不到这通电话的详细信息。请问您那个时候在哪里？仍然驾车在城市中巡查吗？”

<玄武岩 Basalt> “11 点 05 分？你说得那么详细，但谁会时时刻刻注意时间啊，”我摇摇头，“我们今天都在外面跑，饭还没怎么吃呢。那个时候估计要么在开车要么在检查吧。”

<掌局者> “您不记得了。”他自言自语，点点头表示记下了这个信息。警官将大衣帽子正了正，目光再次依次扫过你们的脸，他不再多说什么：“感谢几位的配合，工作辛苦了，请早点休息吧。”

<玄武岩 Basalt> “你们也辛苦了，顶着风雪还得查案，”我摆摆手表示自己并不在意，然后转向 Leo 和 Hmong，“忙了一天都没吃东西，现在才想起来饿。哎，找个售货机买点三明治吧。”

<掌局者> 他雷厉风行，说完后就回到警车内部，匆匆地离开了事业局。似乎是打算彻夜都扑在工作上。

<赫蒙 Hmong> “我觉得可以，老天，我的肚子急需东西进去抚慰多余的胃酸。”

<狮子座 Leo> “辛苦了——”在警官离开时我才再度开口。接着我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稍作放松，再转向队友们：“我要喝水，喝水睡觉——哎，这份‘救援监督’工作也真不容易呢。”

<玄武岩 Basalt> 等到警察的身影彻底消失，我才哼笑了一声：“组织的活从来不好干。幸好我们只要顶着督查组的名头在这里再混一段时间，很快就能滚蛋回家。找点吃的然后好好休息吧，任务结束了。”



TOP SECRET

CLASSIFIED

1月8日，冰风暴从拉方丹市褪去。

总是会褪去的，无论是暴风雪，还是这场暴风雪中离奇的遭遇，亦或者是费德里克、莎菲尔、殷文作为正常人的生活：当薄如蝉翼的假象被掀开，剩余的只有触目惊心的真相和无休止的否定与怀疑。

没有任何异常新闻从拉方丹市传来，这是绿色三角洲的又一次胜利：有心者如果要去查询2018年1月的拉方丹究竟发生了什么，得到的答案也仅仅只是因入室抢劫、低温冻伤等造成了一定人员伤亡，但一切都在国民警卫队的控制下，在执行部队与督查小组的通力协作中，居民们的正常生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至于那堆在南部大桥附近燃尽的灰烬，那群饥肠辘辘的野狗？没有任何人会留意它们。

卡拉等来了费德里克·沃伦；莫尔·罗杰等来了莎菲尔·菲利；卡西里欧·斯宾塞等来了殷文。绿色三角洲迎来了 Basalt, Leo, 以及 Hmong, 来自陆战队，法警局，以及中情局的助力。那些有着梦魇般阳具的怪物，是否会在你们与爱人亲近时盘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些尸肉，散发着肉类的香味，是否会在你们走进餐厅时莫名地飘进你们的鼻腔？绿色三角洲从不会在任务结束后告诉你们要如何疗愈创伤，它只会在下一个难眠的长夜向你们发出新的邀请：请就位，组织需要你。

特工们，绿色三角洲因你们而存在，但它并不会记住你们。

因为它从未存在
Because it never
exist

Person

~~Person~~